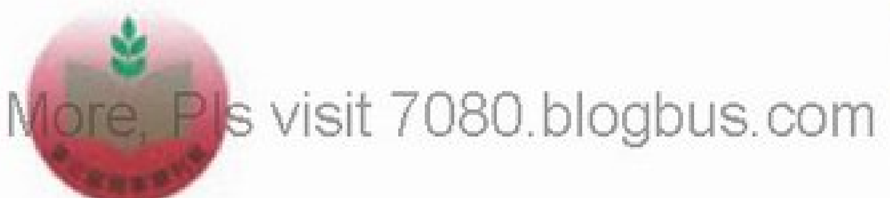


READERS




读者®

琼瑶的泰坦尼克　已凉未寒　遗忘与记忆　金陵的救赎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514期
三月上



故事也要实在

◉明德伦



卷首语

销售葡萄酒的商人与葡萄酒品鉴家在交谈。

商人："外国红酒为什么那么贵？用的不也是那几种葡萄吗？"

品鉴家："一瓶3000元的酒，味道值1000，故事值2000；一瓶10万元的酒，味道值1万，故事值9万。"

商人："这样啊？那我也好好编故事就是了。"

品鉴家："你编的故事，有整有零，值32块5毛4。人家的故事有两个特点：1.有基本的事实依据；2.故事的整理和传播，更多地遵循文化价值而不是商业价值。为了销售而现编故事，是卖不出价钱的。"

确实如此，至少有两点可以佐证：

1.法国人的葡萄园1平方米最多种1棵树，1棵树的葡萄最多酿1瓶酒，品质稍高的酒，单棵树的产量就要更低；我们最大的葡萄酒生产商，25万亩果园酿了20万吨酒。每亩地是666平方米，每吨能装1333瓶，自己算。

2.法国著名酒庄的正牌产品要求树龄至少35年。我们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开始有零星几家酒厂试酿严格意义上的干红，然后才开始引入相关的葡萄品种。我国葡萄酒的酿造历史虽有两千年，但那时是"蒲陶（葡萄）汁一斗，加曲四两"，不是今天这回事。

为了创业，肯定要讲故事，但故事得实在。

（春　意摘自《深圳青年》2012年第1期）



中国标准刊号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主任 彭长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副总编辑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责任编辑 韩维善
编辑 高茂林 王 祎 黎珈禾 李秀娟 刘学成 高翔飞
美术编辑 刘全镛
制版 祁国宏

发行部 (0931)8773310(传真)
姚宏霞 (0931)8773054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燚 (0931)8773039
刘志伟 (0931)8773036
韩学斌 (0931)8773092
卢建洪 (0931)8773095
雷 洋 (0931)8773094

广告部 (0931)8773029(传真)
广告总监 杜孟瑛 (0931)8773309
广告经理
李耀武 (0931)8773073
杨荣波 (0931)8773075
尹 莲 (0931)8773042
新媒体部 欧阳薇 (0931)8773170
李 进 (0931)8773170
行政助理 王 丹 (0931)8773070
稿酬 叶丽琼 (0931)8773352
邮购 白熠峰 (0931)8773350
陈志明 (0931)8773241

2012年第5期（总第514期）





首届
国家期刊奖

中国邮政
发行畅销报刊

《读者》
读者最喜爱的杂志

目 录 三月上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读者》信箱（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官方网站
http://www.duzhe.com
官方微博
http://t.qq.com/duzhe
http://weibo.com/duzhezazhishe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读者》官方电子版
http://www.duzhe.com/periodicals/periodicals.jsp
《读者》苹果客户端
《读者》iPhone版、《读者》iPad版现已进入苹果商城。订阅2期6元，12期25元，24期40元。打开iTunes软件，在iTunes Store里直接搜索“读者”即可找到，下载时请认准该图标。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亲情订阅热线 (0931)96655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定价 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
(0931)877309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赵近元
(0931)8822550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定期出版



琼瑶的泰坦尼克

◉萨　苏

为琼瑶的小说流泪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我上大学时的女同学们常常捏着泪湿的手帕，看着《失火的天堂》或者《心有千千结》而双目迷离。

作为燕赵之地的子孙，我心中更加亲近的是西北高天下的苍莽黄沙，边塞草原上的铁马冰河。因此，于琼瑶书中的恩恩怨怨，多少觉得是“小女子心态”，和我不大相关。

曾想当然地认为，能写出这样作品的琼瑶，无疑是个感情世界坎坷无比又丰富无比的小资。当她在铺了天鹅绒的大床上为了爱情辗转反侧的时候，萨正和兄弟们在风雪漫天的机场跑道上为波音737换轮子。我们的世界，没有交集。

直到看了她的《我的故事》。

这本书我是在大学毕业几年后读的。早晨开始看，直到黄昏，因为我读完一遍之后，又重读了一遍。那一天，琼瑶的世界在我的心中天翻地覆。

《我的故事》是琼瑶的自传。我想，如果没有读过这本书，不可以算作真正了解琼瑶是怎样的一个人。

这本书记录了一段我们早已忘记的历史，也颠覆了我对琼瑶的看法。

琼瑶的确出生于教授之家，书香门第。然而，她记录的童年却和小资没有多少关系，她用大量的篇幅记录的，是逃难。

1944年，6岁的琼瑶随着全家——祖父、父亲和母亲、哥哥、弟弟……开始了逃难的历程。

那一年，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琼瑶家的祖屋所在地衡阳，是两军决战之地。国军第10军在这座城市死守了47天，终因支援不济，力竭城破。

逃亡中，琼瑶第一次目睹了死亡。“山沟外面，忽然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接着，有一个人影从掩护着我们的松柏外面闪过去。我们全吓怔了，忘了哭，也忘了叫，瞬时间，山沟中寂然无声，我从松树的隙缝里望出去，正好看到那奔跑着的人——一个平凡的农人，腿上滴着血，一跛一跛地飞跑着逃走，然后，就是一阵日本人的呼喝声，又一阵枪声，那农人倒了下去。我呆住了，第一次了解死亡是怎样突然就能来临的，第一次看到鲜血从一个活生生的人体里流出来。”

接着，他们又被日军围住搜查，一切财产都被抢去，连琼瑶的母亲都险些被日军掳去。“一向文质彬彬的父亲立即爆发了，他陡然间冲过来，抱住母亲，对那日本兵大吼大叫：‘放手！你这禽兽！放手！’一切发生得好快，我看到那日本兵举起木棒，对父亲拦腰一棒，父亲站立不稳，那山沟又是一个往下倾斜的坡，父亲摔了下去，顺着斜坡一直往下滚。祖父忍无可忍，也冲上前去，日本兵再一棒，把祖父也打落坡下，然后，他继续拉着母亲，往山沟外面拖去。母亲用手抓紧山沟两壁的青草，哭着往地上赖。我眼看父亲和祖父挨打，母亲又将被掳走，恐惧、愤怒和无助的感觉一下子压了下来。我用双手扯住母亲的衣服，放声大哭。同时，麒麟和小弟都扑了过来，分别抱住母亲的腿，也放声大哭，我们3个孩子哭得惊天动地，我们边哭边喊着：‘妈妈不要走！妈妈不要走！’”

只是因为琼瑶的弟弟恰好和带队日本军官的孩子同岁，日本军官产生了恻隐之心，一家人才逃过此难。

写下这样的文字的，是我们自以为熟悉的琼瑶吗？

在这本书中，这样的记录比比皆是，处处都是6岁时那双眼睛亲眼所见——为了避免大家被发现，表叔伸手扼死自己的亲生儿子，悄然将与琼瑶每天抱着睡在一起的小妹丢弃在旅



途中；父母赴水自尽，又被琼瑶的哭声唤回；生死辗转中，祖父却固执地在口袋中留着自己抗日救国的诗歌，宁可被枪毙也不让汉奸侮辱……

弱国子民的血泪，尽在于此。

琼瑶在书中写道：“我的国家观念、民族观念，就是在这枪口下建立起来的。所以我常说，别人童年的教育来自学校，我童年的教育，却来自战争。”

2004年台湾地区大选，琼瑶为反台独，在网站上发表公开信：

“亲爱的朋友啊！从何时开始，长江、黄河、长城、喜马拉雅山……都不再是我们的骄傲了，唐宋元明都不再是我们的历史了？我真的陷进无法自拔的痛楚里。”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心中有一点淡淡的疑问——有着这样经历的琼瑶，成年后的作品中为何却只有温柔婉约，而没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刚强之气呢？

直到看到《泰坦尼克号》中的一段，我忽然若有所悟。

《泰坦尼克号》的结尾，罗丝是怎样对杰克喃喃自语的呢？

她没有说我是多么怀念你、在心底爱你这些话。她说，我结了几次婚，爱过几个人，生了几个孩子，走了世界多少个地方……我的一生怎样快乐和有价值。

杰克的死，是为了罗丝的生。

他让罗丝活下去，假如她从此只是忧伤地怀念杰克，我想那并不是杰克所要的最好的报答。那最好的报答就是罗丝自己所说的——她是那样珍爱杰克换来的生命，所以让自己的一生都快快乐乐，轰轰烈烈，一直到90岁。

她的生命是属于两个人的，她快乐了，他才快乐。

左权，这个刚毅的红色将军，在留下的信中对自己的女儿用了如下所有称呼——小鬼、小家伙、小宝贝、小天使、小东西……

将军用了这样的称呼，我想他是发自内心地希望把一切苦难在自己的手中终结，只给女儿美好的东西，包括美丽、温柔和幸福吧。

我们的先人在艰难时刻能够勇敢地面对苦难，不是为了把我们变成冰冷的钢铁，而是为了让我们按照和平与善良的本性生活。

什么是我们心中的家国呢？那些不朽的诗词歌赋，江南烟雨、漠北秋风，弄堂中孩子们跳猴皮筋时的欢笑，在课堂上为某种莫名的惆怅而走神的瞬间。

对于琼瑶来说，悱恻温婉是她的本性。历尽劫难，痴心终不改。这种南方小女子的情怀，在《我的故事》的苦难衬托下，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离离原上草，用最柔弱的一面让人感受到生命的顽强与灿烂。

一如阿基米德最后的时刻，他对罗马士兵说：“让我画完这个圆。”

读过这本书之后，对琼瑶的感觉真的不一样了。

当一家人经过一次次抢劫、杀戮、搜查之后，琼瑶在第八章“夜半穿越火线”的结尾一段写道：“中午时分，我们见到了第一队国军，看到了第一面国旗。”

那时，我忽然发现自己身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在读琼瑶的书时，我居然落泪了。

从此，也不可以笑话那些读琼瑶落泪的女生了吧。

后记：琼瑶一家遇到的中国军队，是桂军第27团辎重连，他们的连长曾彪成了琼瑶一家人的保护神。他们跟着他的军队走，吃他的军粮，喝他水壶里的水。琼瑶的家人在他的帮助下平安到达广西，随后转往重庆。琼瑶写道：“一天清晨，我们全上了火车，倚着车窗，含泪望着站在月台上的曾连长。车子终于蠕动了，曾连长仍然站在那儿，一身军装，威武挺拔。他不住地对我们挥手，我们也不住地对他挥手，车子越开越快，越开越远，曾连长的影子就越来越小，终于再也看不见了。别矣，曾连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曾连长。”

战后，琼瑶一家人曾多次寻找曾连长，虽然没有找到他，但总期待着和他再次相逢。琼瑶在另一段文字中曾经对曾连长此后的行踪做过一点提示，她说：“曾连长奉命死守桂林。”

桂林战役是抗战后期的一场血战。1944年10月28日，日军进攻桂林，和国民党军队当时进行的很多战役一样，这次战役充满了牺牲、血腥、阴谋、内讧和叛变、出卖。战斗的激烈程度在很多日军文献中依然清晰可见。11月10日，桂林陷落，此战中国军队有3名将军殉难，分别是第31军参谋长吕旃蒙、第131师师长阚维雍和桂林城防副司令官陈济桓。第27团辎重连的下落无从查找，只是从战史中知道，当时桂林守军将大量辎重囤积于七星岩岩洞中，以期与日军长期作战。因为汉奸告密，日军猛攻七星岩。由于守军顽强英勇，日军无法攻入，遂对洞内施放毒气，守军全体殉难。

曾彪连长的忠骨，或许就在七星岩的某个洞穴之中吧。

一如琼瑶的父亲第一次见到曾连长时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他说：“不甘异族迫害，要付出多少代价！”

（青　豆摘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那些中国人》一书，**李　晨**图）

看不见的竞争力

◉蒋　勋

亚洲在市场经济的战场上跟着西方跑了一百年，很急迫地希望能赶快追上去。不是在后面追，而是能超越过去。我多么盼望我站在北京的街头，满眼看到的不是香奈儿、阿玛尼、宝马、奔驰……而是我们自己的品牌。这是我梦想中的北京，这里有过齐白石，有过曹雪芹，有过沈从文，这个城市的文化底蕴是最厚的，它一点都不输给巴黎、纽约。

当年我到北京时，沈从文先生刚过世，我很遗憾，但我的反应没有林怀民那么强烈。他是一下子就在沈先生的灵牌前跪下去了，沈夫人很惊讶。她不了解，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沈先生的书是“禁书”，我们偷偷在底下传，并且觉得，如果有一天能跟沈从文说“你一直是我的老师”，该是一件多么棒的事情。

所以你看，美的力量比什么力量都要大，它可以让你把未曾谋面的人认作老师，禁都禁不住。

这个城市有多少被你遗忘的角落？

大家都知道《清明上河图》，其中有一个场景是：官家的轿子出来，前面有人举着“肃静”“回避”的牌子，一个小孩在路中间玩，他妈妈怕他被马踩到，惊惶地把他抱起。如果你受命拍一部关于北京的纪录片，你能不能拍出这样的画面？

还有一个画面出现在画卷快结束的地方。一个做大官的人进城，前有开道者，后有随扈。城门口有一群叫花子，其中有一个没有腿，做官的人回头看了他一眼。看到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画家真了不起。我的学生问我：你觉得那个做官的人后来给乞丐钱了吗？我说我不知道，我觉得一个画家能画出大官跟乞丐的对视就很了不起了。

好几年前，我路过天安门广场，在长安街上看到一个画面：那一定是一个乡下来的妇人，因为只有下田劳动的人才会有那么粗壮的骨骼。她喂孩子吃奶，毫不遮掩，孩子吃饱了，奶汁还很多，她就让奶水滴到长安街上。我觉得这一幕好动人：她跟脚下的土地是在一起的。我问自己：T形台上的美跟这个妇人的美，哪一个能让我记忆更久？

美不仅仅是华服名模，甚至不仅仅是清风明月和巴赫、贝多芬，要看到美，我们首先要看到生命存活的艰难。

唐朝人喜欢画牡丹。我曾在二月间到日本皇宫里看牡丹，它们全部用草围着，上面还撑着一把伞，因为牡丹有一点风吹雨打就会凋零。宋朝以后人们发现牡丹的美不能体现生命顽强的竞争力，就开始画梅花。元代王冕的《南枝春早图》成了传世名作。如果说唐朝创造了牡丹的美，宋朝发现了梅花的美，那么我们这个时代若用花来象征，可以找到什么？

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使用汉朝斗拱的造型，堆砌出一个倒梯形的飞檐式建筑。我看了很心酸。它的强是撑出来的。可是我看到英国馆轻轻松松就做出一个好漂亮的东西。当时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大国崛起，必须有最笃定的自信，不去做场面上的东西，而是回到最小的事情，慢慢做，不一定要那么快。现在的强有一点用力，并且用得好辛苦，我害怕它变成烟火，那么绚烂华丽，可是一下子就没有了。

唐的文化、宋的文化为什么有厚度？因为它看到大的，也关心小的。杜甫根据自己亲眼所见，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十个字变成千古绝唱，我觉得不是因为诗的技巧，而是诗人心灵上动人的东西：他看到了人。同样是那捧白骨，很多人走过去没有看到。

（**肖成美**摘自《南方周末》2011年11月3日，**王　青**图）



我见山盟

◉范春歌



那年夏天，我跟随一个旅游团来到黄山。同行者中有几对正在热恋的年轻人。导游说，在天都峰那条长达千级的石梯两边的扶链上，系有一串串同心锁，大都是双双来黄山游览的恋人锁上去的，象征着至死不渝的爱情。几对恋人显得异常兴奋，登山前纷纷钻进店铺挑选锁具。

一路上，随着山路的上升，石阶两边渐渐出现了一串串同心锁。它们紧紧相扣于长长的铁制扶链上，因为太多太沉，粗壮的链条被压得坠下来，仿佛难以承载这么多份沉甸甸的感情。细看这些锁，有老有新，新的在太阳的照耀下宛若一块块闪烁的金锭，老的则被多年的黄山烟雨侵蚀得斑驳陆离。

几对恋人气喘吁吁地坐在冰凉的石阶上，顾盼两边的万丈深渊，再眺望仍然升向云端的石梯，不免有点灰心。一个女孩开始和男友商议，是不是中断前行，就将同心锁系在这里。男友坚决不同意，认为只有将同心锁系在天都峰的峰顶，才能见证伟大的爱情。男友毫不犹豫地蹲下去，将女孩背起来，跌跌撞撞地向山顶走去。

那一刻，我目睹了爱情的巨大能量。

大家向着峰顶进发，越接近顶峰，石阶两边挂的锁就越稀落，看来能执著地将同心锁系上峰顶的人确实不太多。我的感叹让一个旅伴笑出了声，那是一个30岁出头的女子。我注意到，当大伙儿都在买锁的时候，她一脸漠然。

“只有傻瓜才相信一把锁能将爱情固守得天长地久。”她说。“你不相信爱情？”我问。她坚决地摇摇头：“我什么都不信！”我没有追问，因为我知道大凡不相信爱情的女人和男人，都有一段受伤害的感情经历。

峰顶终于到了，一对对恋人热泪盈眶地紧紧拥抱在一起，接着纷纷掏出揣了一路的同心锁，庄重地将它们悬挂在黄山之巅。风儿摇晃着扶手链，串串铜锁相互碰撞着，银铃般的声音回荡在云端。

当我不经意地回过头时，忽然发现了同样令我感慨的一幕：那位不相信爱情的女子，正拿着一把钥匙试图打开铁链上锁着的一把沧桑老锁。无论她如何费力，那锁都像一只紧扣的河蚌，怎么也打不开。锁眼已经锈死，无奈的她扑在铁链上失声痛哭……

10年前，她和初恋情人一起来到黄山，也像那些痴情的恋人一样，在天都峰留下了爱情的信物，上面还刻着“海枯石烂”4个字。下山的时候，她酸疼的双腿迈不动步，靠着男友的搀扶才一步步挪下去。他们来的季节是冬天，由于双脚磨得红肿不堪，简陋的旅馆里又没有暖气，那天夜里，男友将她冰砣似的双脚搂在胸口，整整搂了一夜。

几年后，他们冲破双方家长的阻挠结了婚，还没来得及要孩子，感情就已出现裂痕。又过了两年，他们离了婚。她说，是男方背叛了她。从此，这把当年历经艰难锁上去的同心锁成为她心中的一个结。她没有扔掉当年留作纪念的钥匙，而是默默起誓：有朝一日再去黄山，要将那把同心锁打开，然后像扔一块废铜烂铁似的将它扔进深谷。

为了打开这把锁，她参加旅游团来到黄山。她应该想到——但偏偏没有想到——经历了这么长的岁月，锁眼早锈住了。生锈的同心锁仍然牢固地挂在山之巅，仿佛和硕壮的铁链融为一体，仿佛黄山在它就在，甚至黄山不在了，它还会在。

看着身边气喘吁吁的登山者，我不知道有多少是来系同心锁的，又有多少是来开锁的。但我相信，每一把锁挂上去的时候都有着一段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而当初亲手将它挂上去的恋人们都是真诚的。

生活会变化，正如同心锁也会在风雨中变得斑驳，然而黄山始终将它作为一道美景珍藏着。

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

（**邓卉卉**摘自《女士》2011年第10期，**戴晓明**图）

老教授与小王子

◉熊培云



流浪小狗的丧事

2007年7月，成都一位年近八旬的老教授为捡来的小狗办丧事，两天花了10万元，一时舆论哗然。

“人狗情未了”。据称，这位老人有高血压，经常生病住院，老伴5年前去世了，孩子们都有工作，常年不在身边。3个多月前，他从大连来成都定居，在街道上散步时遇到了这只流浪狗。小狗一直跟着他，这让他觉得“爷俩”很有缘分，于是就将它带回家。老人说：“在这3个月时间里，狗狗就一直守在我身边，好像亲人一样在关心我。”

如此惊世骇俗的葬礼注定会招来一些人的反对。有人批评老人斥巨资治狗丧是糟蹋钱，也有人责怪老人为什么不把这些钱捐给山区的孩子。

这些话看似正气凛然，却经不起推敲。一方面，给狗花钱并不能推导出老人没为孩子花钱；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世界，都有自己人生的当务之急，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临死时还有万贯家财是可耻的。这句话通常被人当做慈善劝诫的招牌。不难发现，这句话也间接印证了在有生之年花光自己的钱财是一种权利——只要这些钱是老人的合法所得，怎么花是老人自己的事，旁人着实无权干涉。

夕阳无限好，只是太凄凉。晚年的落寞与孤独在老人身上显而易见。如其所述，儿女不在身边，他不得不将情感寄托在一只偶尔拾得的流浪小狗身上。不幸的是，现在小狗也没有了。为狗举办一个隆重的葬礼，常人虽然难以理解，但对他来说却在情理之中。

我想，那些苛责老人的人或许有必要去翻翻圣·埃克绪佩里的《小王子》。至少，在这部伟大的童话里可以找到有关情感与交往的些许密码：

小王子的星球上有一朵玫瑰花，他一心一意地照料它、爱着它。然而，有一天，当他在地球上的花园里看到整整5000朵跟他的花一模一样的玫瑰花时，小王子才知道那朵他认为举世无双的花原来只是一朵平平常常的花，于是他倒在草地上哭了。

这时，打算和他交朋友的狐狸却对他讲了个关于“驯服”的道理。狐狸说，人的感情建立在“驯服”的基础上，“驯服”就是建立纽带，建立一份默契、一种责任。在“驯服”之前，大家和成千上万的同类并无区别，也不互相需要。但是“驯服”后，就会彼此需要，而且对于各自来说，对方都是整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所以，当小王子再次来到花园里时，他重新意识到自己星球上曾经驯服了他的那朵玫瑰花仍旧是唯一的，它和花园里那些看似一模一样的花并不一样。人与人、人与物的交往，更多的是通过心灵，而不是通过肉眼看到的。

仔细想来，我们津津乐道的所谓“故土情怀”“怀乡病”何尝不是因为这种“驯服”，若非如此，热爱故土就只能是一种“嫁鸡随鸡”的无奈了。“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的爱情同样也是因了这种“驯服”。正因如此，这朵玫瑰对于小王子的意义，旁人是永远也无法体会的。

同样的道理，对这位老教授来说，几个月的“驯养”让那只流浪小狗成为他生命与生活难以割舍的一部分。而小狗的死，就像小王子的玫瑰凋谢于风中或毁于绵羊之口，个中情感与悲痛已非局外人所能体会。当人们纷纷指责老人挥金如土、“爱狗不爱希望工程”时，又有几人看到他抛舍钱财，泪流满面地回到了自己的内心？

（**生如夏花**摘自新星出版社《自由在高处》一书）



《小王子》书影

在中国搭顺风车会如何

◉刘 平



欧美影片里经常有这样的镜头：一个身背行囊的年轻人站在公路边，抬起手臂，举着大拇指，向路过的开车人示意需要搭顺风车。

假如一个年轻人站在中国的公路边，他能搭上免费的顺风车吗？鉴于眼下中国社会治安和社会诚信的现状，绝大多数家长会再三叮嘱子女："千万别停，赶紧开走！"中国人素来奉行"自扫门前雪"的信条，经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和阶级斗争的洗礼，国内基本上不流行搭顺风车。

20岁的天津大学生吴大伟想尝试一下搭免费车横穿中国，于是瞒着父母于2011年9月26日独自上路。在天津，他竖起大拇指等了一个小时，有上百辆车从他身边经过，没有一辆停下。终于，一辆宁夏的货车搭了他，司机是一对亲兄弟，对他说："看你是大学生才敢破例。好人太少了，一百辆车有一辆搭你就不错了。"

而在山西运城时，吴大伟实在搭不上车，只好买飞机票飞到了重庆。

吴大伟发现，普通车更容易拦下，似乎寻常百姓更乐于助人。在重庆，有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停下来，愿意载他到遵义市桐梓县。车上，一对贵州夫妇带着一个婴儿，为他腾出最宽松的座位，还把熟鸡蛋往他手里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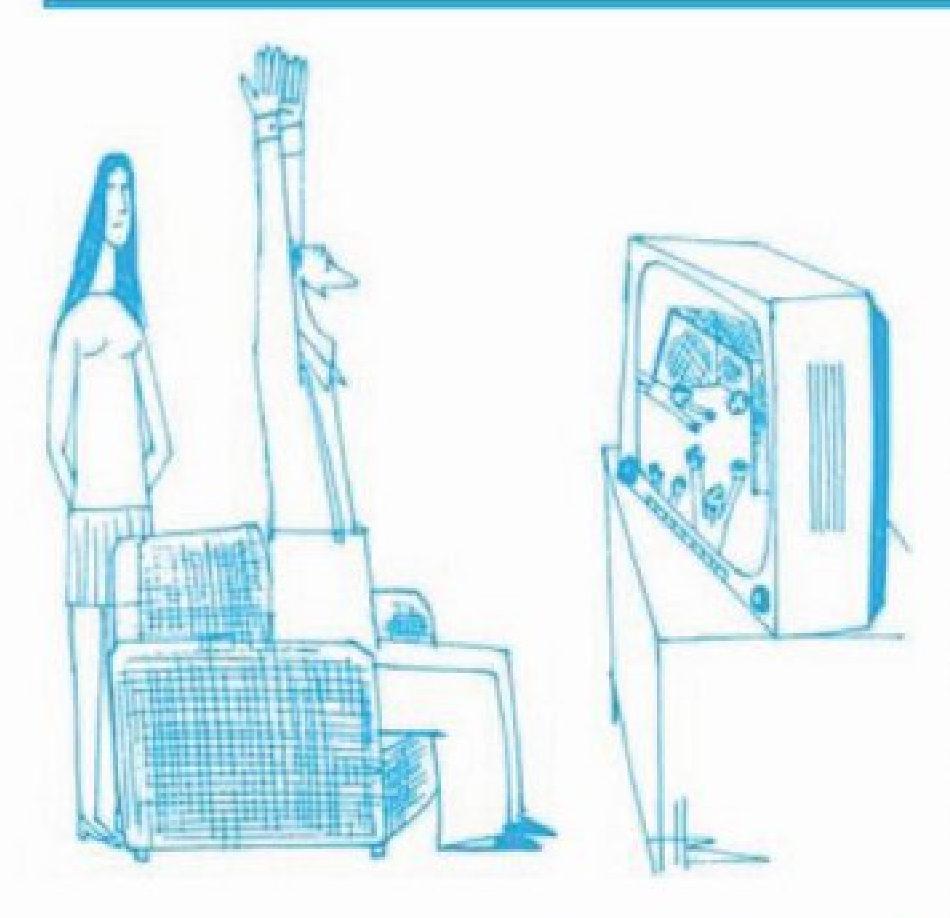
在吴大伟家开的工厂里，有很多从云贵川出来打工的年轻人，父母一直教育他要与这些人保持距离。在贵州遇到的这家人却很快颠覆了父母对他的教育：快到桐梓时，他们邀他一起下高速，找个饭馆吃饭，甚至挽留他在桐梓住一夜。饭后，他们又把他送回高速公路，女人在路上拦了一刻钟，一辆车停下了，男人赶紧给司机递烟，托他照顾这位大学生。他们还翻遍随身的零钱，凑了45元，让他搭不上车就买张车票。他收下钱，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吴大伟的搭车之旅在遵义提前结束了。9月30日，他从遵义坐车到贵阳，在贵阳乘飞机回到山东潍坊老家。回到家，吴大伟把贵州夫妇给的那几张皱巴巴的钞票郑重其事地夹在了记事本里。

（娟 子摘自《世界博览》2011年第24期，王 原图）

狠 招

◉一 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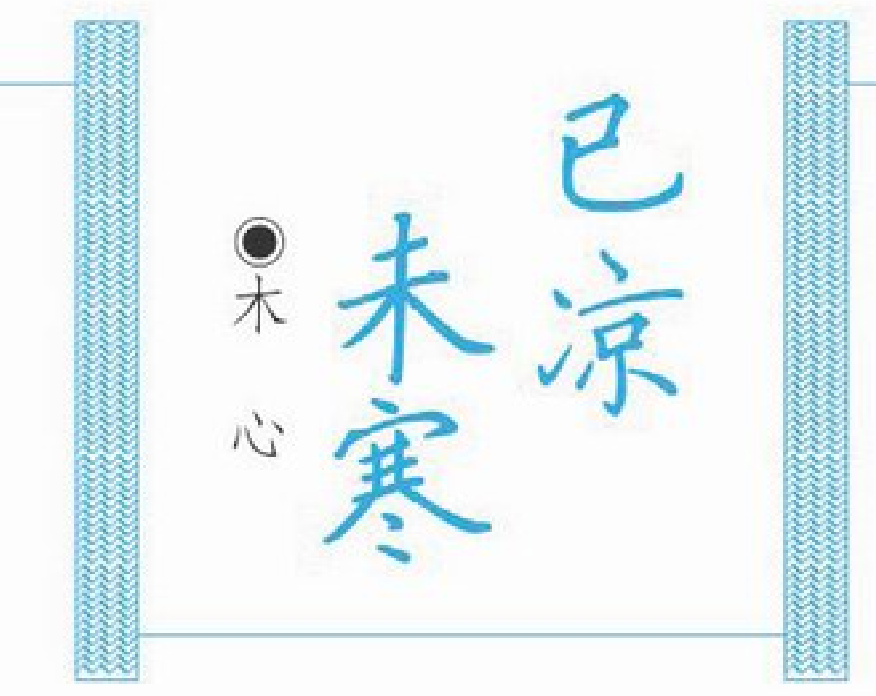
我曾经在一家大型超市担任过收银员，在接触了无数各种各样的人后，就什么样的顾客好交流，什么样的顾客难应付，我还真发现了一个规律。你看一家三口，男的推着满载物品的推车，女的牵着小孩的手，其乐融融，这样的顾客最有耐心排队，就是收银上出了什么小差错，女主人也格外宽容。

但如果是女人一个人来超市购物，那就不一样了。她会把一大堆洗衣粉、清洁剂扔到收银台上，一会儿抱怨价格贵，一会儿嘀咕东西重怎么拎回家。这时我一定要速度快，且万分小心，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这女人就会暴跳如雷，纠缠你半天。

一次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一位少妇来到我的收银台前，打扮光鲜，一看就知道是位白领。不出所料，她哭丧着脸，把商品一样样砸到收银台上。我快速扫完码，告诉她："二百五。"她白了我一眼，问："可不可以用信用卡？"我点点头，她便拿下背着的包，在里面翻找信用卡。好一会儿没找到，她不耐烦了，把包里的东西都倒在台上。唇膏、眼影、镜子……都是些女人的用品，但奇怪的是，我看到其中有一个像电视遥控器的东西。忍不住好奇，我问了一句："是电视遥控器吗？""是的！""你总带着它吗？"我又唐突地问。

她抬头看了看我，然后一字一顿地说："老公不陪我来超市，就知道看电视，我把家里的电视遥控器拿来了！"

（小 菲摘自《小小说月刊》2012年1月上，〔德〕亨利·比特纳图）



已凉未寒

◉木 心

在文学上，越短的刀子越刺得深。

但文学不是武器。

文学家要“过去”，要“现在”，要“未来”。

尤其看重“未来”。

政治家只要“现在”，无视“过去”。对待“未来”像对待“过去”一样，是不在话下的事。

所以政治家为所欲为地摆布文学家。文学家翻“过去”、展“未来”给政治家看，政治家不看，即使看了也等于不看，因为——前面已经说过。

轻轻判断是一种快乐，隐隐预见是一种快乐。如果不能歆享这两种快乐，知识便是愁苦。然而只宜轻轻、隐隐，逾度就滑入武断、流于偏见，不配快乐了。这个“度”，这个不可逾的“度”，文学家知道，因为，不知道就不是文学家。

专制独裁的王国中，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就等于有了两个国王。

点到这里可以为止。而索尔仁尼琴不为止。

点到这里可以为止。

把椅子放在桌子上，把桌子放在床上，把床放在屋脊上——文艺理论家就这样终其一生。

床自己从屋脊上下来，桌子自己从床上下来，椅子自己从桌子上下来，这是聪明的桌和椅。笨椅笨桌笨床就定在那里下不来了。

太阳照着屋脊，不久太阳下山，夜，夜尽，屋脊上又显出床，床上的桌子，桌上的椅子——文艺史家就这样写下来，而且拍了照片。

中国文化精神的最高境界是欲辩已忘言。

欧陆文化精神的整体表现是忘言犹欲辩。

为了显示形，故意无视质，消退质，以立新奇。20世纪末的艺术大抵是这样。偏巧这一时期的艺术家本身先天性乏质，也就少有求质的愿望，于是纷纷顺势投入求形的潮流中。20世纪至此已凋零。

一具锁，用一个与之不配的钥匙去开，开不了，硬用力，钥匙断在锁里。即使找到了与锁相配的钥匙，也插不进去——而且锁已经锈坏，别以为那个与锁相配的钥匙就开得了——在比喻什么？

“当真，为什么我们遇见一个奇形怪状的身体是不激动的，而遇见一个思路不清的头脑就难以忍受，不能不愤慨起来了呢？”

“因为，一个跛脚的人，承认我们走得正常；而一个跛脚的精神，却说我们是跛脚的。若非如此，我们就不致恼恨他们，反而可怜他们了。”

蒙田和帕斯卡尔之所以能这样娓娓清谈，是缘于都未曾见过一个混沌的头脑能把亿万头脑弄混沌，也未尝身受过跛脚的精神纠集起来把健行者的腿骨打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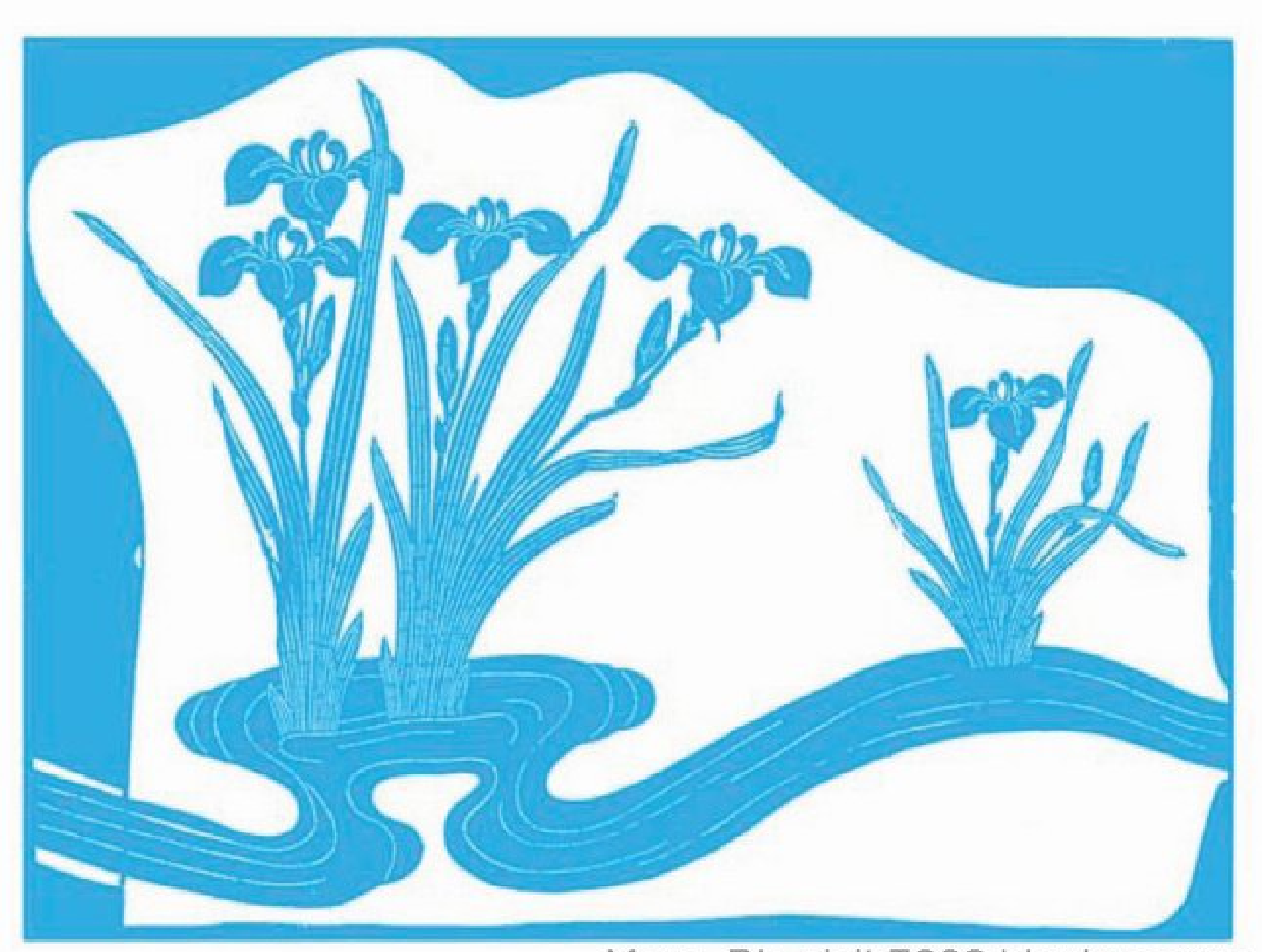
现代艺术是竹花。

到了壮年、中年，想一想，少年、青年时期非常羡慕的那个壮年中年人，是否就是目前的自己——是，那很好；否，那恐怕是来不及了。

到了老年、残年，“否”了者不必想，“是”者再想一想，壮年、中年时期非常羡慕的那个老年人、残年人，是否就是目前的自己——是，那很好；否，那就怎么也来不及了。

而对于两度“是”者，还得谨防死前的一刻丧失节操。

（**夏　花**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兴判断》一书）



活着就是为了玩

◉〔德〕阿克塞尔·哈克　◎张荣昌　译



有时候我的儿子路易斯会出其不意地问我问题，譬如最近就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爸爸，你究竟为什么活着？"

我煞费苦心地搜寻着恰当的回答，后来我决定提出反问："那么你以为呢，我为什么活着？"

他皱起他那5岁的额头，迅速闭上眼睛，苦苦地思索了一会儿，然后慢吞吞地说："为了早晨送我去幼儿园……为了晚上给我朗读故事……为了给我放洗澡水……为了和我玩……"

一种多么美妙、多么富有诗意的生活呀！我在心中暗暗感叹。假如我没有小路易斯，假如我不能送他去幼儿园，假如晚上我没有时间给他朗读故事，不给他放洗澡水，不和他玩——我的生活就会毫无意义。

"那么你为什么活着呢？"我问他。

"为了玩。"他说。

"嗯，那就让我们玩吧。"我说。于是我们就玩，或者在前厅玩"爸爸是一匹马"，或者踢足球，或者只玩游戏棒——我记不清了，现在这也不重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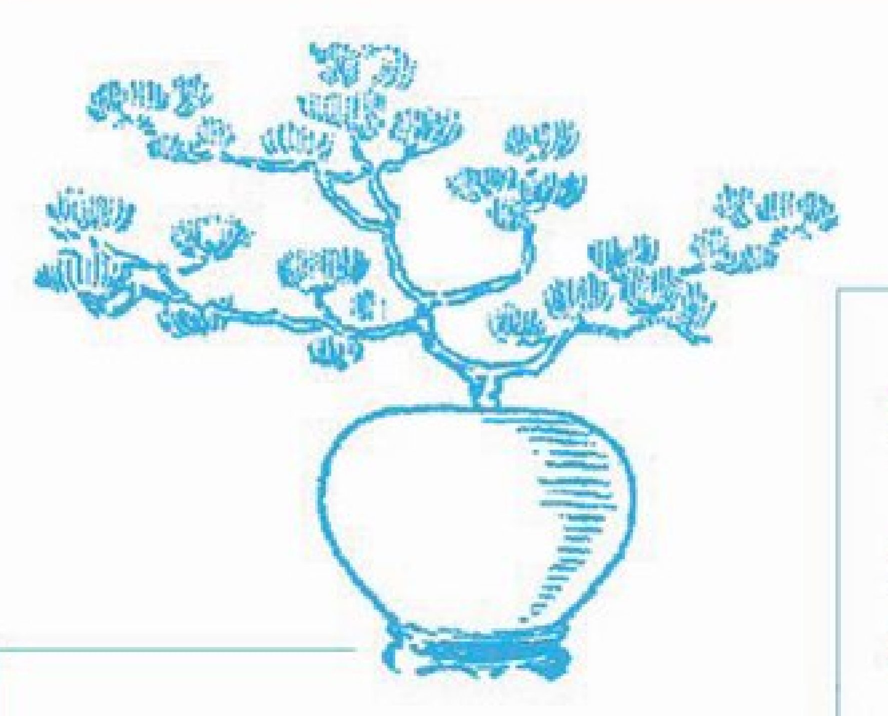
我想说的是，第一，儿童总是提出最重大的问题，完全是随随便便提的。哪个成年人会向另一个成年人提出一个像"你究竟为什么活着"这样的问题？严格地讲，这是个最根本的问题。

第二，对这些重大的问题我们往往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怎么会知道我为什么活着？一早起来连早饭是喝咖啡还是喝茶，我都常常拿不定主意。

第三，虽然（或许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回答，随后便发生了某些事情，比如我们玩。谁知道，假如路易斯没有向我提出这个（或另一个）问题，我们还会不会在一起玩。是这个问题使一些事情得以运转起来。问题是生活的发动机。一个问题被人们提出来并且开始寻找一个答案，仅仅是这个事实就会激发人的幻想。也许我们在一起玩这个事实甚至就是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

也许，我们活着就是为了玩。

（**望风情**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儿童对话》一书，〔德〕**施拉德尔**图）



《论语》十戒

林语堂创办的《论语》杂志每一期的封二都登有"论语社"同仁的戒条，如下：

一、不反革命。

二、不评论我们看不起的人，但对我们拥护的人要尽量批评（如我们的祖国、现代武人、有希望的作家、非绝对无望的革命家）。

三、不破口骂人（要谑而不虐，尊国贼为父固不可，名之王八蛋也不必）。

四、不拿别人的钱，不说他人的话（不为任何一方作有津贴的宣传，但可作义务的宣传，甚至反宣传）。

五、不附庸风雅，更不附庸权贵（决不捧旧剧明星、电影明星、交际明星、文艺明星、政治明星及其他任何明星）。

六、不互相标榜，反对肉麻主义（避免一切如"学者""诗人""我的朋友胡适之"等口调）。

七、不作痰迷诗，不登香艳词。

八、不主张公道，只谈老实的私见。

九、不戒癖好（如吸烟、啜茗、看梅、读书等），并不劝人戒烟。

十、不说自己的文章不好。


中途岛战役场景

密码战与山本的宿命

◉张玉生

中途岛战役是一场具有转折意义的海战，它遏止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颓势，给日军造成了无法愈合的创伤，直到二战结束，这一痛苦的回忆都使他们无法对战局作出正确的判断。

对抗双方：美国海军第十六、十七特混舰队；日本海军6个战术编队

交战时间：1942年6月4日

兵力对比：（美）航母3艘，其他军舰23艘，舰载机233架；（日）各型战舰200余艘，其中航空母舰8艘，潜艇21艘，舰载飞机700架

双方损失：（美）航母1艘，驱逐舰1艘，飞机147架；（日）航母4艘，巡洋舰1艘，重伤战舰3艘，飞机322架

伤亡人数：（美）亡307人；（日）亡3507人

“我们对拿下中途岛充满信心！”这是一场几乎所有日本人都认为胜券在握的战争。5月27日是日本的海军节，当日清晨6时整，由南云中将率领的航空母舰舰队徐徐开向了中途岛。山本五十六的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用最短的时间赢得中途岛海战的胜利。为此，他几乎动用了他的整个联合舰队。而与山本相比，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当时只能凑集3艘航空母舰和几十艘战舰。

形势一目了然。如果说日军是一名重量级的相扑好手的话，美军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位次轻量级的拳击选手。只要不犯致命错误，譬如让对方踢中下身，日本的大屁股只要稍微抬一抬就能把美军坐成残废。可惜这个世界多的是遗憾，尽管山本五十六机关算尽，却恰恰没料到他们的通讯泄了密。

早前，美军截获的日军通讯电码中，有一个名为“AF”的代号出现的频率和次数明显增多。罗奇福特少校领导的情报小组绞尽脑汁，初步推断“AF”是指中途岛。为进一步证实这一推断的准确性，他们用浅显的明码拍发了一份作为诱饵的无线电报，谎称中途岛上的淡水设备发生了故障。不久，美军果然截获一份日军密电，电文中说，AF可能缺少淡水。一切立刻真相大白。就这样，美军完全掌握了日军夺取中途岛的作战计划。


山本五十六

这一次，日本妄想能像偷袭珍珠港那样，杀美国人一个措手不及，可措手不及的却是他们自己。原本没有发现美军舰队踪影的南云中将，打算用炸弹炸平中途岛。就在炸弹更换即将完成之际，南云收到侦察机的报告：“发现美军航母编队！”南云如遭晴天霹雳。他不得不重新下达命令：将刚装上飞机的炸弹再更换为鱼雷。满头大汗的军械员们再次忙碌起来。“这是一场炸弹换鱼雷的演练比赛。”卸下来的炸弹来不及送至弹药库，任意堆放在甲板上。

这时，美军的3艘航母倾巢出动。滑稽的是，美军舰载机已经杀到了眼前，而日军的战斗机还在航母甲板上列队加油换弹药！美军没给他们任何机会，如飞蝗一般对日军舰船发起进攻。尽管这些以身殉国的美军将士投下的鱼雷无一命中敌舰，但关键时刻，美军两队俯冲轰炸机赶到。尽管日军担任护航任务的战舰用高射炮全力阻击新的来袭者，日本的航母也扭动着庞大的身躯笨拙地做着“Z”形规避动作，但炸弹依旧像黑色幽灵阴森森落下，甲板被炸开一个个大洞。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过后，烟火四处弥漫，大火迅速吞没了甲板上的飞机，点燃了飞机的燃油箱和挂在机翼下面的鱼雷。接着，那些刚被换下来堆放在甲板上的炸弹开始爆炸，飞机被炸成碎片抛向天空……

6月5日凌晨2时55分，山本五十六痛苦地向全舰队发出了承认失败的电文：“撤销中途岛作战计划。”说完便返回了自己的座舱，一连三天拒绝会见部

忧伤的女人像

◉程 玮

《女人头像》(巴黎卢浮宫仿制的莫迪利亚尼雕塑作品)

19世纪有个意大利画家叫做莫迪利亚尼，他笔下的女人基本上都有一个很长的鼻子，鼻子下面是一张小小的嘴巴，看上去有一点娇嗔柔弱，又有一点忧伤。他的艺术生涯有点像凡·高，生前很潦倒。他没有像凡·高那样把自己的耳朵割下来，而是一生气，把自己的最后几件雕塑作品扔进了故乡的河道里。像凡·高一样，在他去世后，他的画作和雕塑被供上了世界级艺术殿堂。

1984年夏天，有一个石雕像在莫迪利亚尼家乡的小河道里被打捞起来。这是一个女人的石雕像，线条很简单，小小的眼睛，长长的鼻子，鼻子底下是一张小小的嘴巴。艺术鉴赏家和罗马大学艺术系的权威教授们激动万分。除了大师莫迪利亚尼，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用这么简单的线条，表现出如此打动人心的娇柔和如此深沉的忧伤呢？电台、电视台，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对这个忧伤的女人像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石像在大师故乡的博物馆盛大展出。人们从世界各地远道而来，围绕在这个忧伤的女人像面前，如痴如醉。

这时候，有3个学艺术的大学生沉不住气了。他们抱歉而胆怯地向博物馆负责人宣布：对不起啊，这个石像是我们搞恶作剧，用了一个晚上雕刻出来扔进河里的。一开始，人们哈哈大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玩笑。可是，3个学生说，真正开玩笑的不是他们，是那些专家和权威们，是他们在跟大师和公众开玩笑，这个玩笑不应该继续下去了。

所有的专家和权威表现出了一致的愤慨。3个八字没有学成一撇的大学生，竟然妄想用这种方式制造轰动效应？这种深沉的忧伤，这种貌似简单却无比细腻优美的线条，除了大师以外，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雕刻出来？

3个大学生更加惭愧了。不好意思啊，我们实在不想做新闻人物，我们没想到会闹到这一步，但这个女人像千真万确是我们刻的。我们想用这种方式纪念大师诞生100周年。现在，出于对艺术和对大师的尊敬，我们必须说出真相。于是，事情就变得非常尴尬。一方面，造假的人非要承认自己造了假；另一方面，专家学者坚决否认这是造假之作。最后，在世界几大电视台的摄像机前，在公证人的注视之下，这3个学生在一块类似的石头上再次雕刻出这个忧伤的女人像，用了2小时。造假者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他们的造假能力。

接下来，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博物馆馆长辞职。罗马大学教授提前退休。权威艺术鉴赏家从此金盆洗手。而那3个搞恶作剧的大学生都没有能够在艺术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随便刻几下就差点成了大师，再往下的日子还怎么过呢？而那些艺术品收藏家们，在夜深人静，面对自己心爱的藏品时，后背开始有一种凉飕飕的感觉……

（余 娟摘自《扬子晚报》2011年9月6日）

下。他的将军们问山本五十六：“我们一败至此，该如何向天皇陛下请罪呢？”他铁青着脸，说：“要向天皇陛下请罪的只有我山本五十六一个人。”

由于中途岛战役取胜的关键之一是美军成功破译了日本帝国海军的密码电报，美军在随后的战争中对己方通信的保密工作简直重视到了过敏的程度。比如：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军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征招了200名印第安纳瓦霍族士兵，利用这种鲜为人知的印第安语言作为军事通讯密码，日军情报机关对此绞尽脑汁也未能破译。

在同样的地方跌倒两次的人是愚蠢的，可日本帝国海军的通讯军官就有这么蠢。1943年5月，同样由于日军的通讯密码被美军轻松破译，美国人截获了山本五十六将要前往所罗门群岛视察的情报。对美国人来说，这是除掉山本的天赐良机。美军当即调派最优秀的飞行员驾驶5架P-38飞机实施拦截，最终将山本座机击落。美军在击毙山本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打着山本的幌子向国会圈钱。五角大楼不停地在国会嚷嚷，由于山本给美国军队造成了巨大灾难，必须拨给军队更多的国防预算。山本若阴间有灵，会懂得欣赏这种美国式的幽默吗？

（冯 建摘自《党建文汇》2011年12月下）





清心笃行

——吴官正同志二三事

◉王志宏　张振明

市长挨骂

“我活了40多岁，第一次挨这样的骂，不好受，可武汉市的老百姓和来武汉的客人该挨了多少这样的骂哟！一些车站、码头、商店、旅社服务态度差，服务水平低，让群众‘拿钱买气受’，我感到很难过，我这个当市长的该检讨！”

1985年3月15日晚，两位外地同志找到时任武汉市市长的吴官正反映：“武汉市有些旅社、码头的服务态度太差了！”16日清晨5点多，吴官正起床，披一件大衣，徒步半小时来到武汉港十五码头。6点半刚过，一位旅客匆匆来到码头，有礼貌地问：“这是去上海的船吗？”站在那儿的几名服务员没有一个搭理他。吴官正忙上前给这位旅客帮腔：“这是不是六号轮？”“不是！莫讲些鬼话！”一名服务员不耐烦地开口了，说话就像“甩砖头”。“咦，同志，你怎么这种态度？”吴官正又问。“态度？你想扯皮吗？走开些！”“我不想扯皮，想看看……”“看看？省委书记来看都不怕，莫说你！记住，我是×××号！”这名服务员拍起胸来。另一名服务员一边把手里的剪刀等物塞过来，一边嚷：“站在这里想收票？剪刀给你！给你！也不看看你那个样子！”几名刚才不理旅客的服务员“呼”地拥过来……

吴官正挨了一顿骂回来，下了一个决心：武汉市的服务质量非抓不可了！

事后，武汉港客运总站负责人要对港十五码头16日清晨当班的服务员给予“开除留用”“行政记过”之类的处分。吴官正说：“要讲处分，得先处分我这个当市长的。”后来，他当面向长江航运管理局和武汉港务局的负责人拱手请求：“一定不要给当事人处分！不能因为市长挨了骂，就从重处罚，那么多老百姓挨了骂怎么办呀？”

“今天老百姓还穷成这样，你还有什么光荣？”

“我现在处理信访时总是想到穷人，想到要公正地对待老百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忘记了穷人同样意味着背叛。当领导的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尤其是关心那些日子过不下去的人的生活，关心城市下岗职工和困难职工，关心农村还没有脱贫的农民，关心家里出了天灾人祸的干部职工。人有困难的时候，是最需要帮助的。找你们信访的群众那只是少数，还有好多有困难的群众没找你们呢。所以，我们要主动多帮老百姓解决一些困难。”

吴官正到基层调研，到一个村里，看到村干部作风松松垮垮，群众生活困难，村干部还说：“我们是老区，要发扬光荣传统。”吴官正说：“老一代为革命做牺牲，那是他们的光荣；今天老百姓还穷成这样，你还有什么光荣？”跟随他的同志提醒说：“这个地方是‘通天’的，还是少批评两句吧。”吴官正说：“老祖宗给我们这块土地，国家给了我们好政策，共产党给了我们一顶乌纱帽，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把事情办好！”

“花架子”与“智囊团”

“这么大的武汉市，凭我个人的聪明和才能，远远不能挑起市长这副担子。”

1983年3月，吴官正刚刚任职市长，他既未“新官上任三把火”，也未初来乍到踢“头三脚”，而是游说学府，登门求贤。50天过去了，一个高水平的“智囊团”——市政府咨询委

员会正式成立了。32名咨询委员中有副教授、高级工程师以上职称的就占29名。咨询委员会下设工业、交通、农业、科教、财贸等8个专业咨询组，共86名成员，几乎包括了当时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的各大门类。

“智囊团”开张大吉，市直机关却议论纷纷：“刚上台，就闹起花架子。”“有本事自己干，拉专家、教授吓唬谁呀!”

的确，当官的“求教于人”，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可以与“没本事”画等号。再说，基层干部对某些领导的“老三招”也摸透了：对上，伸手大讲困难；对下，搞命令主义；当这两招都失灵，就玩起第三招——形式主义和花架子。

“市长大人背后站这么一大排书生，你说这架子花不花?”这说明干部和群众深深厌恶“花架子”。吴官正心里清楚，现代社会形势错综复杂，事情瞬息万变，市长不可能是通才，而遇事又要及时作出正确决策，充分运用科学家、专家的专长和智慧以缩短领导职责与个人能力之间的差距，实属必要。这不能与“花架子”同日而语。

搞改革，每前进一步，总是要遭人非议的。吴官正并不回避。他自信地说，运用“智囊团”，我们是刚刚开始。

把书读薄

“学习是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有效途径。书应当越读越薄，最后得其精髓。加强学习，不能囫囵吞枣、照抄人家的，一定要把知识变成自己的。我的理解是，书要越读越薄，而不能越读越厚，越读越厚地读没有用。有些同志喜欢做点笔记、搞点卡片，这是必要的，但关键问题是要自己消化。”

据一位干部回忆，吴官正每天早上4点钟左右就醒了，然后看书到天亮，几十年都是这样过来的。他身不离书，下乡也坚持看书。他经常对省级单位领导和机关干部说，一个人一生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他在一些化工厂调查时，常会写出一些化学分子式给大家看。他经常要大家看《史记》，推荐大家看洪迈的著作。他喜读诗文，在会议前常会写些古今名诗名句递给在场的人看。有一次我们随同他乘火车去北京开会，当时宣永光的《妄谈·疯话》刚刚再版，在聊天时，有位同志说起此书，以为这样的闲书他不一定看过，可是吴官正却把书中不少内容说了出来，同行的同志感叹不已。

老师一番话，省长记一年

1989年3月，江西省教委在南昌市召开教育工作会议。省长吴官正发现在座的有南昌市一中的张富老师，便起身走过去，轻声问道：“前两天的会上是你谈到你们学校的危房问题的吧？你给我写个报告，现在就写。”半个小时后，他再次来到张老师身旁，告诉他自己已在报告上签了意见，交有关同志办理了。几天以后，他又一次见到了张老师，第一句话便说：“危房问题我已经同你们市长面谈过了。”一旁的南昌市市长接着告诉张老师：解决危房问题，市里已列入了计划。

一年之后，春节前夕的一个中午，吴官正突然来到了张老师的家。当张老师手足无措之际，省长已经带着满身寒气在沙发上落座了：“张老师，去年你反映的危房问题，我来看看解决了没有。也来给张老师拜个年。”

激动中，张老师竟不知如何作答。

人们闻讯赶来，坐了满满一屋子。学校领导向省长汇报了一中危房改造的情况：两幢危房已全部拆除，建房资金也筹集好了，一幢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新楼不久将开工。

吴官正欣慰地说：“解决了我就放心了。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改善办学条件。”

这是一桩小事，却也堪称佳话。后来有心人又将此事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概括：老师一番话，省长记一年。

吴官正出生于贫民家庭，凭着自身的勤奋和聪颖，考上了清华大学动力系。他的大学同学回忆说，从本科到读研究生，冬天他一直穿着同一件破棉袄，还用一根绳子系着。这种生活上的清贫简朴慢慢地内化成他的一种独特作风。他任武汉市市长时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说：“官正同志非常廉洁。他传承了农民身上最质朴的东西，夏天穿一双塑料凉鞋，冬天穿一双解放鞋，穿一件军大衣，戴一顶军棉帽。从衣着打扮上看，很难想象他是一个市长。”

生活中，吴官正清心寡欲，工作中他又马上变成了另一个人，经常处于一种精神高度集中的忘我的工作状态。这种忘我的工作状态，从他一开始走上工作岗位便是如此。他由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即到武汉市葛店化工厂担任技术员。对于这段工作经历，武汉《长江日报》1973年刊载的一篇专题报道曾有这样的描述和记录：吴官正“拜工人为师，和工人们一起出大力、流大汗……”有一位省领导则回忆说：“一次他在江西生病输液，听说发生了紧急安全生产事故，他二话没说，拔掉针头，拧开葡萄糖水瓶盖，咕嘟咕嘟喝完立即赶往现场。”

吴官正常说：“历史不是写出来的，是干出来的；老百姓心里有杆秤，这才是衡量正确与否的标准。”

（一　夫摘自人民出版社《尚真唯实　清心笃行》一书）





是谁毁了全球经济

◉王元涛

有一次，在一个酒局上，我怯怯地请教一位比较有名的经济学家：“美国人也不生产，整天玩金融，这样下去能行吗？”经济学家把玩着手里的红酒杯，悠然地说：“经济学你不懂的，实物经济已经落伍了，发展现代金融，用钱赚钱，才是未来的方向。”我连连点头，对自己的无知深表惭愧。

结果，没过多久，美国次贷危机突如其来，全球市场哀鸿遍野，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位经济学家写的文章，他义愤填膺地痛斥美国不重视实物经济，为害世界。而且，他声称，早几年他就发表过论文，论述了实物经济的重要性。可惜在酒局上我没带录音笔，要不然就可以把录音给他寄去，羞羞他那张厚脸皮。当然，我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他只是我见过的一个经济学家。那么，其他的经济学家会比他好一些吗？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朱伟一先生说，华尔街总是在鼓吹“金融创新”，但并没有多少相关的实证研究能支持他们的创新。因此，这种“创新”往往沦为敛财的恶劣手段。美联储前任主席保罗·沃尔克也曾说过：“银行唯一有用的革新，就是发明了自动取款机。”

那么，美国人到底是怎么进行金融创新的呢？比如说，那个听起来很神秘很有学问的“金融衍生商品”，到底是啥呢？

如果你是一个有工作的人，想按揭买套房子，于是你先交了首付，然后到银行贷款，按月交月供，银行吃你的利息。这不算创新，这是传统业务。

但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工作的人，银行鼓励你按揭一套房子，这才有金融创新的可能性。首付需要交10万美元，你没钱？没关系，你象征性地交10块钱就行，剩下的99990美元银行替你交了。你没工作，未来10年可能交不起月供？那也没关系，银行也替你交。

闻听这样的喜讯，你一定会惊得跳起来：哎呀，银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

请先别跳，你要知道，银行不傻，你的房子是要押在它那里的。10年后，如果你还是没钱，他们就会收走你的房子。那时候，房子将值30万美元，银行不会赔本的。

但是，银行才不会等上10年，然后收房子卖房子呢，他们把你按揭买房子这件事打包成了一件商品，这就叫“金融衍生商品”。他们会把这个奇怪的东西推向市场，以12万美元的价格卖给其他银行。

其他银行为什么会买呢？对了，不是有个预期嘛，10年后房子值30万啊，而且没准还能涨得更高呢，他们一定会有赚头的。当然，他们也同样不会那么傻，要等到10年以后再卖房子，他们会再加价1万美元把它卖给下家。下家当然还有下家，于是这件商品进入流通，金融创新就开始了。

这样，你和你的房子待在某个角落里没动，可它们作为商品却不知已转过多少家银行，倒来倒去，越卖越贵，最后，甚至可能比30万还贵。市场经济就是这样嘛，只要有人买，这个生意就能做下去。

回过头来看，这有多么低级。还说什么创新，分明就是老鼠会，对不对？是老鼠会，链条就终有断掉的一天。而且，最重要的是，房价并不会永远看涨，突然有一天掉价了，预期10年后根本不值30万，甚至连10万也不值了。基本前提消失了，这件金融衍生商品最后砸到谁的手



寄往天堂的情书

◉石　兵



菅原夫妇在气仙沼市沿海地区经营一家酒店，2011年3月11日地震发生时，夫妻俩正在店内清算账目。随着天摇地动，菅原丰和意识到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即将来临。由于酒店离海岸很近，地震引起的海啸很快席卷而来，两人根本来不及躲避。危急时刻，菅原丰和将妻子奋力推上了一座高楼，但就在菅原文子伸出手准备拉丈夫上来时，一个巨大的浪头袭来，菅原丰和瞬间就消失了。痛不欲生的菅原文子本想冲入水中，但身边的两个孩子死死拉住了她。

在海啸中失散后，菅原文子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努力，她在疮痍遍地的灾区四处寻找丈夫，但是3个月过后，丈夫仍然毫无音讯，她不得不接受残酷的现实，向政府提交了丈夫的死亡证明。失去丈夫的每一天，菅原文子都在悲痛的追忆中度过，38年相处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令她常常泪流满面。

8月14日是盂兰盆节，菅原文子在祭奠丈夫之后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动笔写下了一封长信《致亲爱的你》。她将信写成两封，一封留给自己，另一封则寄给远在天堂的丈夫。晚上8点，伴随着名曲《古调川崎》的节奏，她把信装入一个精致的信封，放在自制的盆舟里，点上蜡烛，放入了带走丈夫生命的大海之中。看着盆舟渐渐漂远，菅原文子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跪倒在地上失声痛哭。

转眼又过了3个月，大地震的阴影已经渐渐远去，人们逐渐回到了日常生活中。这时，京都野崎会社举办的第二届日本情书大赛拉开了帷幕，这是一场向配偶、父母和恋人表达心意的“情书大赛”。菅原文子将自己珍藏的那封信也寄了出去。

大赛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约9000封参赛书信，评委们在如海的信件中挑选着让他们心动的信件。有一天，评委们正一边阅读信件一边说笑着。突然，一位评委停止说话，又过了半晌，他怔怔地流下泪来。随后，他手中的那封信被传到其他评委手中，很快，评委室里出现了低低的啜泣声。最后，评委会一致认定，这封信是此次大赛的第一名。这封信，就是菅原文子的《致亲爱的你》。

11月4日，在京都举行的情书大赛颁奖礼上，女演员檀文朗读了这封信。在信中，菅原文子详细记述了地震发生后5个月内生活的点点滴滴与自己的心路历程，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丈夫深切的思念与谢意。她写道：“就在我抓住你手的那一刹那，无情的海啸把你从我眼前带走。”“我想说一声谢谢，可是你却听不到了。”“38年的相濡以沫，谢谢！”“快下雪了，你还不回来吗？回来吧，求求你了。”伴随着檀文声情并茂的朗读，会场中到处都是啜泣声，最后，朗诵者檀文也泣不成声。

在颁奖礼上，菅原文子哽咽着说：“今天是我和丈夫结婚38周年纪念日，我想他也会为我得奖感到高兴。我要说，感谢他陪我度过的美好时光，祝愿天堂的他一切安好！”

（**鲁长义**摘自《讲述》2012年第1期，**李　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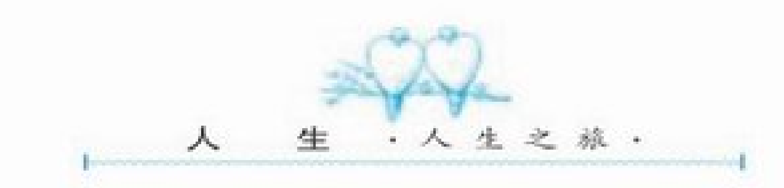
里，谁就是倒霉蛋。谁手里这种商品多，谁就免不了破产。于是，雷曼兄弟倒下了，美林银行被美国银行收购，众多保险公司连连告急。

这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它不仅让美国人民遭了罪，还把全球经济拖进了深渊。一向跟风发展创新金融经济的冰岛，率先宣告国家破产。对此，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冰岛作家哈德尔·拉克斯内斯这样感叹：“世间的喧嚣聒噪终将停止，所有荣华富贵都如过眼云烟。当一切都结束后你会发现，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咸鱼。”

请注意，他说的咸鱼，不是什么文学比喻，就是指能端上饭桌的咸鱼。

当然，印度农民说得更为直截了当：你们凭什么光靠收发电子邮件就比我们赚钱多呢？

（**深　海**摘自《清风》2011年第12期，**黎　青**图）



回一个电话

◉〔美〕斯坦利·宾　◎邓　笛编译

自责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但是既然知道自己错了，就应该正视它，并争取改正。我就做错了一件事情，我想，把这件事情公布出来，于人有益，于己有补。

大约两年前，我得到了一份新工作，成了一家大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这份工作的待遇很好，但也很忙，就像是有人送了你一条稀有的热带鱼，虽是你喜欢的珍贵礼物，可它也给你带来极多的麻烦，比如，有时你必须大半夜起床来伺候它。做这份工作后，我每天平均要接100多个电话，多的时候要比这个数目多上一倍。所以我就成了你时常能看到的那种人，即使在车里或大街上也冲着手机叽叽喳喳说个没完。

我这是在工作，我想这是唯一能说出的借口。我拿这么高的薪水，就该这样。

这样一来，我给那些与工作无关的朋友打电话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这些朋友中就有本克。



本克是一个诗人，我与本克一直保持着联系，交往有时频繁，有时稀疏。如果不见面的时间长了，我们就相约一起吃顿饭，或在酒吧里坐坐，或打电话互道彼此近况。10年来，我们的友谊就这样维持着。

我得到了这份新工作，本克自然就打来电话表示祝贺。当时我有3个电话要听，所以我说："过会儿我打给你。"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对他说过。

在以后的6周里，本克共给我打了十二三个电话。第一周最多，大概一天一个电话。到后来就降为每周一个电话。最后就没有电话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在看到秘书记下来的"来电留言"之后不马上给他回个电话。

"过会儿再给他打。"我总是这样对自己说。这下可好，他肯定是生气了。本克是个好脾气的人，但也不是任人捏的软柿子。他不给我打电话了。像别的成年人一样，我也善于自我开脱，没过多久，就把这事忘了。

但是，每过一阵子，我就会想到本克。"我应该给他打个电话了。"我对自己说。有好几次我已经拿起了电话，拨了号码，但是每到这时，我可以向你发誓，我工作台上的仪表板就会显示另外3条电话线有电话打进。你知道，我必须以工作为重。

本克是我的知心朋友之一，但是他与我的生意和商务谈判毫无关系。生意人热衷于相互推销，擅长敷衍扯皮，讲究经济效益。难道我已经变得如此浅薄，也拿这一套来对付友谊？"我应该给本克打电话了。"我在心中说，但我还是没有。

去年的某个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圣诞晚会。晚会上我看到我的朋友莫比在房间的另一头。这时我想起来，前段时间莫比也给我打过两三个电话，但我一直没回。我向他走过去，但我们之间有一群人正就生意的话题谈得热火朝天，要从他们中间穿过得用干草叉将他们分开才行。"喂！"我好不容易挤到莫比跟前，向他伸出了手。他没有与我握手，而是将身子背过去，又与别人攀谈起来。

我感到非常愤慨。"自命不凡的混蛋！"我大声怒叱。当然，我意识到自己也有错，曾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还有……对了，我真的应该给本克回电话了。但是我现在该跟他说些什么？怎么向他解释呢？他会不会也撂下我的电话？如果他像莫比一样对待我，我会很伤心的。我怎么会陷入这样一个困境？我为什么就不能从这个困境中摆脱出来呢？

今年3月，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莫比打来的。"我想我们应该讲和了。一起吃顿饭吧？"他说。吃饭的时候我承认了我的无礼，并向他道歉。他也对他那次不与我握手的"报复行为"表示了歉意。我们又成了朋友，但这又让我想起了我失去的东西。在饭桌上，一种伤感的愁绪在我心头泛起，一直萦绕于怀。我应该给本克回一个电话。但是，我没有。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评论不朽，那就是评论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

——梁文道《常识》

煎饼果子，多放香菜；喝茶、吃饭、把妹、血战到底；塞车、水浸、捞头、饮茶；羊肉泡、肉夹馍、擀面皮；大明湖、夏雨荷、羊肉串、吃么；牛大碗、肉蛋双飞、辣子多些。

——分别是网友总结的天津、成都、广州、西安、济南、兰州的"城市精神"

1.房价涨了将近10倍，没房的人都在默默忍受；房价刚跌了一点点，有房的人就开始砸盘。2.物价不断攀升，从未宣布进入严重通胀；物价跌了一点点，就宣布通胀拐点已经出现。3.发展目标总是定为8%，但每次回落至9%左右，就开始紧张，匆忙调整宏观政策。

——中国三大怪象

生命的宽度在于：走在路上，看见一个老人摔倒，所有人都上去扶，让他一时不知道该讹谁。

——网友的无奈调侃

一位80岁的老太太让人落泪的乐观哲学——好时：这么好，有啥可说的；不太好时：也不是太坏，有啥可说的；太不好时：还不到最坏，有啥可说的；最坏时：不会再坏啦，有啥可说的；开始变好时：会越来越好的，有啥可说的……

——乔叶

高级的感情，最终形成精神和意识；低级的感情，只能沦为脾气和情绪。

——安妮宝贝《喜宴》

当你意识到自己错了，你还是对的。

——生活的辩证法

有时候，家乡并不是你生活的那个地方，而是一个人们可以理解你的地方。

——德国作家克里斯蒂安·摩根斯坦因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或曰文明的繁荣程度，测量的指标有很多项，但最重要的一项，是社会的包容度。如果社会本身的包容度足够宽广，则不用担心繁荣。

——社会学家谈文明

任何能够在走动中哭泣的人，最终都能拯救自己。

——以色列女作家鲁娅·沙莱夫长篇小说《爱情生活》中的一句话

一项新事业，10个人当中有一两个人赞成就可以开始；有5个人赞成时已经迟了一步；如果有七八个人赞成，那就太晚了。

——稻盛和夫

不要去欺骗别人，因为你能骗到的人都是相信你的人。

——乔布斯

一小群有思想并且有着献身精神的公民可以改变世界。不要怀疑这种说法。事实上，世界正是这样被改变的。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

调情可成恋爱，模仿引进创造，附庸风雅会养成内行的鉴赏，世上不少真货色都是从冒牌货起家的。

——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

（汪杰、桃之夭夭、莫难、月月鸟、苏童等摘）

终于，我遭到了报应。上周，我的朋友斯泰得到了一份新工作。斯泰是我生意圈里最亲密的朋友，我在他上班的第一天给他打电话表示祝贺。"谢谢，伙计，"他说，"我得走了，我们改天再谈。"我可以听到背景中的声音非常嘈杂，甚至可以听到别人祝贺他的声音。

第二天我给斯泰打电话时，他在开会。过了两个小时我再给他打，接线的却是一个陌生人，那人叫我把姓名留下。我再也没有给斯泰打电话，我想以后也不会打了。如果他想与我联系，他是有办法找到我的，因为我们曾是好朋友。

现在我眼前有一个天平可怕地平衡着。一头是本克，他离我而去了，但是如果我跨出正确的一步，或许我们的友谊还会继续；另一头是斯泰，我离他而去了，我和他的友谊能否继续则要看他的做法。其实，只需要他回我一个电话。

我猛然醒悟。我拨了一个号码，"本克！如果你不在，回来后给我回一个电话！伙计，对不起，是我错了！"

（睿　雪摘自《齐鲁晚报》2011年12月16日，李晓林图）



和你在一起

◉素 猫



一

感谢今年夏天的那场暴雨还原了真相。

7月26日，我从出差地北京回广州。因为没买到直航的机票，又要赶着回去上班，我选择了在长沙中转。

傍晚时分，飞机降落在长沙。从长沙飞往广州的飞机，等了足足3个小时，依然没有起飞。外面暴雨如注，我决定干脆先不走了，回家看看老妈去。

到家时，担心老妈已经睡了，我直接掏了我的钥匙开门——2005年去广州工作之前，老妈特地嘱咐我要带上家里的钥匙。她说，人在外面漂着，有把家里的钥匙，心里就踏实。

一个人在外面又苦又难觉得再也混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想想老妈的这句话，像她说的，怕什么，大不了就回家。

钥匙塞进锁孔，轻轻旋转，我推开了门。可是，我的一只手却停在了脱鞋的动作上。房间里没开灯，电视早已没了节目，只余下没有声息的雪花点在屏幕上闪动，灰白夹杂，正映着对面沙发中沉沉睡去的老妈——她蜷缩在沙发上，脚上的拖鞋掉落了一只，还有一只半挂在脚上。曾经年轻的她总是要揽着我的肩膀，带点嘲笑地指指我的头顶，说还够不到她的下巴呢。她怎么一下子就变得这么瘦小单薄了呢？

屋里潮湿又黏腻，大概是出了汗，她的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一切都静悄悄的，只有墙壁上那只模样老旧的石英钟在走，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

我重重地吸了一下发酸的鼻子，她惊了一下，转过身来。看到我意外出现，她半错愕半高兴地对我说，怎么招呼都不打就回来了，接着慌里慌张地趿拉上拖鞋，走过来接我手里的东西。

有些疑问溜到了嘴边，又被我咽了回去：就在我上飞机之前给她打电话时，她还在电话那头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她今天刚去泡过温泉，晚上准备舒舒服服睡一觉。很明显，她没去泡温泉，是没成行，还是根本就没有这个计划？

我心里的疑问还有很多。



二

给爸爸料理完丧事，我不顾妈妈的劝阻，把她接到广州住过一阵子。那时候，我跟肖勇恋爱一年多，我们租住在天河区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里。

我和肖勇工作都很忙。我怕老妈无聊，特地装了有线电视，还硬塞给她500块钱，让她去跟小区里的那些老太太们一起搓搓麻将。

有天下午，我采访时崴了脚，跟主任告了假回家。还没走到小区的小花园，就听到一帮老太太把麻将搓得哗啦响，间杂着欢声笑语。我想，老妈这下找到组织了。可是当我走近，转头望向那个小花园时，发现老妈正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的排椅上，望着几株扶桑花发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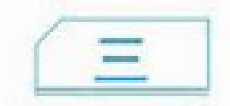
我走上前，拍拍妈妈的肩，这时我才发现，她怀里正抱着爸爸的遗像。我想说点什么缓和一下气氛，但是，话却卡在了喉咙里。从那之后，再有需要加班的采访，我尽量跟主任告假。这样的情况多了，我开始明显感觉到主任有意见。而工作量的减少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我那个月的收入从七八千元一下子减到了两千多元。

起初，肖勇对放在客厅里的遗像没有什么表示，但是一个半月后的一天，他似乎是鼓足了勇气，又欲盖弥彰地指着放爸爸遗像的博古架位置说："小娟，你说要不要在这里放一盆绿萝啊？"我狠狠地剜了他一眼，同样欲盖弥彰地放大了声音说："不行！"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件事最终促使老妈离开了广州。总之，一周之后，老妈回了株洲，临走前，她还给了我2000块钱，我给她的那500块钱就在里面，原封未动。

老妈再也没有跟我们一起住过。不过，自从从广州回去，她倒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电话打过去，不是和朋友在附近爬山，就是正在朋友家聚餐，又说要跟随区里的老年模特队去大连表演。每次听到她在电话那端快活的声音，我的心一下子就晴空万里。她说，她现在想开了，该吃吃，该喝喝，要把以前亏欠的日子给补上。我举双手表示赞同。

可是，在这个因大雨滞留的夜晚，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老妈的生活真的像她所说的那样吗？



三

第二天一早睁开眼，我最爱的牛肉粉已经买回来放在桌上。

“吃吧！”她给我打包，“时间太紧，没什么可给你带的。”她装了一兜干汤粉，又装了一袋子豆丝，都是我爱吃的土特产，把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的。

出门的时候，她说：“不送你去车站了，今天我忙着呢，约了老朋友们去跳舞。”

我给她打电话：“走了。”她嗯了一声：“走吧。”

9点多的时候，老妈从小区里走了出来。隔着几十米的距离和人群，我偷偷地跟在她的后面。是的，我没走，我改变了我的行程安排，我只想弄明白她的一天究竟是如何度过的。

10点，她去了菜市场，花了大半个小时在菜市场里转来转去，最后买了一小把青菜。出了菜市场，她就径直去了江堤公园。早上的江边，风猎猎的，老妈就坐在江边的木头凳子上，看着老年舞蹈队的人跳舞，吃随身带着的苹果，偶尔逗逗路过的小狗小猫，或者和推着婴儿车的老大妈搭上三言两语。

两个多小时里，她一直这样打发着时间。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傻：家里的几门亲戚早随儿女举家迁去了沿海或发达城市，她工作几十年的厂子倒闭后，几个要好的同事来往得越来越少。我怎么就能轻易相信她描述的那些生活呢？

中午1点多，人渐渐多了起来。我看着母亲的背影，她到底老了，背有点微微驼起。风吹起来，她那单薄的灰白头发在风里像一把稻草。

这时老妈终于起身活动。她径直走到公园角落里的一个女人面前，看得出来，她们很熟络。老妈顺势坐在她面前的小板凳上，就絮絮叨叨地说开了。隔得远远的，我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但是她想要说的话显然很多。她几乎没有停歇地说啊说，我远远地看着她的嘴巴一动一动的。我从来没想到老妈的话竟然如此之多，她一贯对我言简意赅，主题明确，从不拖泥带水，她也一直都是这么教育我的。

我瞅了瞅周围，除了老妈，角落里还零星地坐着几个年龄不等、面相和善的女人。她们的面前，也坐着一些人，多半是些老人。

而离我最近的一个女人，她的脚边立着一个小瓦楞纸板，上面写着：陪聊天，一小时十五元。

我愣住了。



四

没有舞蹈队，没有模特队，没有充实得快飞起来的生活，甚至连个坐在对面说说话的人都没有——原来什么都没有。

我疾步走到老妈面前，刚喊了一句“妈……”就泣不成声了。她有些手足无措，我拽住她的手就走。后面的那个女人说：“哎，还没给钱哪！”我塞给她一张20元的钞票，拽着老妈朝家里走。我一边走一边哭，她在找话题，一个劲儿地说：“你怎么没走呢？”“你看看你这孩子！”“你说你哭什么啊？”最后，她小心翼翼地说：“唉，也不是没朋友，以前也参加活动，但就是觉得，干什么都提不起劲。”

我陪她去菜市场买了菜，挽起袖子下厨房，做了她最爱吃的梅干菜扣肉，又温了一壶老酒。我们面对面喝着。我看着墙上的钟，它还是滴答滴、滴答滴地走着。这一刻，我和她就像是站在时间的两头。我正年轻，她却已经老去，一点点地，老得像一个懵懂的小孩。

那天晚上，我陪她坐在沙发上翻旧相册，一张又一张地，跟她回忆以前的事情。她睡后，我偷偷打电话订了机票。这一次，我没有征求她的意见，也没有跟肖勇说，但是我打定了主意，我不能再让她一个人待着，因为来日并不方长，我不想在失去她之后再去后悔我没有好好孝顺她。以后的日子里，也许会有困难，也许会有矛盾，但是一起经历和承担，总好过天各一方地隐瞒和思念。

当天晚上我就收拾东西打好了包。第二天，她一万个不愿意随我走，怕我忙，怕肖勇不高兴。她还想说什么，被我打断了，我指指地上的包：“快，提着，跟我走！”

长沙的雨停了。飞机舷窗外的天蓝得很，老妈靠在椅背上睡着了。

我期待着即将在广州开始的新日子，我要和她在一起，一起经历，一起生活，把那些流失的时间一点点地找回来。

（辛 普摘自《女报》2012年第1期，张 弘图）





中国地图

◉高鹏程

去乡下拜年，几乎每家堂屋里都挂着一张中国地图。

这些地图，几乎是昏暗的土坯墙上唯一鲜亮的东西。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忍不住问起站在地图边的三舅。三舅用手指了指，让我自己看。

地图上，沿着平峰镇的山村土路，一些用铅笔画得歪歪扭扭的曲线，慢慢延伸到了四面八方：山西、浙江、上海、新疆、广东……最后，又圈住了一些更小的地名。

看着看着，我忽然明白了，这些地图上连着的地名，都是我的表兄妹们外出谋生和打工的地方——在山西沁水挖煤的是大表兄，远嫁新疆的是二表妹，云南昭通圈着的是三表弟媳妇的老家，如今，他们两人又都去了浙江西塘打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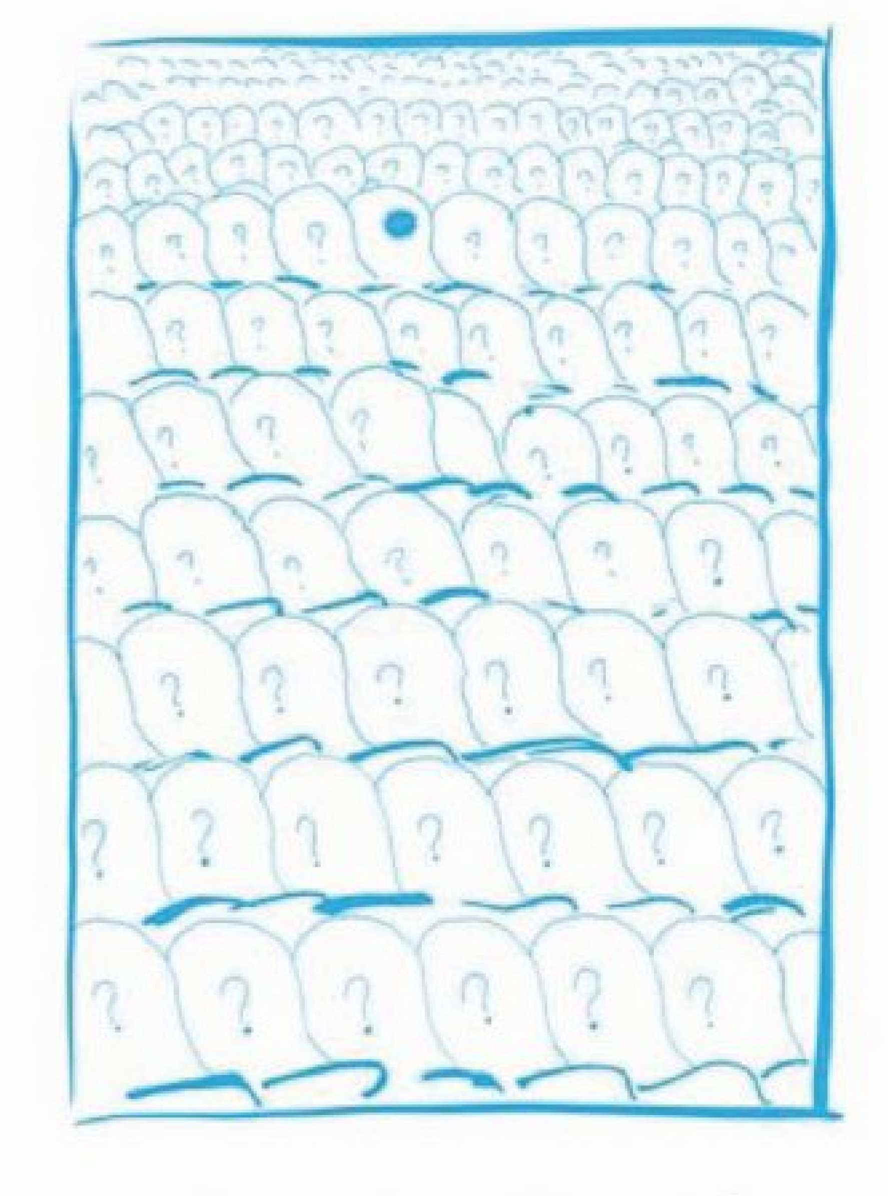
我的心里猛地一酸。有一个圈圈，居然圈着我谋生的浙江象山。我的这些穷亲戚们，大字不识几个，老家粗糙的方言也不适合他们表达什么细腻的感情。他们只是把对每一个亲人的牵挂，用一根瓜蔓一样的铅笔线牢牢地系在地图上。

我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在广东某地，有几个涂得最黑最重的圈——这是三舅最小的女儿辗转打工的地方——因为讨不到工钱，她已有3年多没有回家……

宁夏西吉，这个拥有47万人口的贫困大县，每年外出打工的约有12万人。当地的新民谣这样说：家家屋里老两口，门前拴个大黑狗；十户人家九户空，墙上一张大地图。

那张中国地图，就算没挂在墙上，也挂在每个老人的心里。

（小　卉摘自《散文》2011年第9期，Getty Images供图）



皆可成佛

◉朱国勇

佛家有这么一则寓言。

地之极东南，有一海，称为“沧海”。沧海对面，就是仙家佛地。凡是能渡过沧海到达彼岸的人，就能立地成佛，修成正果。

于是，许许多多的人千里迢迢赶来，或乘帆船，或乘木筏，纷纷朝着彼岸进发。波浪滚滚，狂风飙卷。许多人被风浪击落，永沉海底。能成功到达彼岸的，少之又少。但是，就是这少之又少的人，成了人们口中的传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赴后继，朝着无垠的沧海进发。

从空中俯瞰，千帆竞渡，人群密密麻麻。一个浪头过来，人群就覆灭一大片，再一个浪头过来，又覆灭了一大片。但是，立刻会有后来者补上。海面上，是拥挤不堪的船只，海岸上，是汹涌如蚁的人流……

天地间响起深沉的悲歌。佛祖闭上了眼睛，不忍再看。

若干年后，有三种人成了佛。第一种人历尽艰辛，终于到达彼岸，称为“修成正果佛”。第二种人几经努力，还是到达不了彼岸，于是放弃了渡海，回家安居乐业，称为“幡然醒悟佛”。第三种人，只是一个人。那是一位在海边以打鱼为生的老人。面对熙熙攘攘的渡海人群，他不为所动，几十年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单纯而朴素的日子。后来，佛祖点化他成了佛，称为“宁静佛”。

而那些沉入海底泯灭无闻的，被称为“芸芸众生”。

有人问佛祖，你属于哪一种佛？佛曰：我属于第四种，看尽人世悲欢，阅尽世事浮沉，称为“大彻大悟佛”。

过了许多年，渡海的人逐渐减少。因为人们终于知道，佛有多种，成佛也远不止“渡沧海”这一条途径。

对于这则寓言，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佛”确实是多样的。除了那些不会思考、随波逐流的，其余的人，只要尊重自己的内心，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便都成了佛。

（贝　贝摘自《山东青年》2011年第12期，董克诚图）





八点档

◉吴念真

直到他从医学院毕业、当完兵，然后进入著名的教学医院当住院医师，把第一个月的薪水拿给她之前，他从没看见过母亲的笑容。

他记得那天母亲很认真地看着薪水袋，好久好久之后才自言自语地说："人家说我这么拖磨，总有一日会出头……他们都不知道，最悲哀的是你，我是在等你出头的那天。"

他没父亲，没兄弟姊妹，跟妈妈姓，身份证上父亲那一栏始终写着"不详"，一直到几年前才改成空白。从小到大他从不曾像电影或电视里演的那样，在某个年纪时会问母亲："我为什么没爸爸?"

他说不懂事的时候不知道要问，到懂事的时候则根本不敢问。

小学的时候，母亲每天得帮三户人家洗衣兼打扫。至于下午的时间，他记得母亲曾经卖过臭豆腐、蚵仔面线等。每到放学时刻母亲就会把摊子推到学校附近来卖给学生，所以一下课他就必须赶过去帮忙。生意高峰过后他就在摊子旁边写功课，直到卖完为止，没卖完的母子俩就拿来当晚餐。

每当那几个常来的孩子走过摊子前，母亲总会小声问他："你考试的分数有没有比他们高?"无论他的答案是有还是没有，母亲接下来的话永远是："人家的爸爸不是有钱就是在做官，你爸爸是死在路边被狗拖，如果你连读书都赢不了人，那你以后就准备去给他们做奴才倒尿桶!"

后来家家有了洗衣机，摆摊子也常被警察抓，母亲只好去一家地下酒家帮忙。那时候他已经在念高中。

他的便当和晚餐换成母亲从酒家带回来的剩菜，和小学时代的相比，不仅花样多，而且丰盛、豪华，蹄筋、龙虾、鲍鱼、鱼翅都不稀奇，他说："里头甚至还经常吃到附送的牙签、酒瓶盖和烟屁股。"

考上医科的那一年春节，母亲终于带他回中部的老家"返外家"。他听到母亲以那种故作卑微的语气，跟几个脸上没什么表情的阿姨和低头抽烟的舅舅说："没想到这个从小被我用馊水养大的孩子也会考到医生!"

回来的火车上，他终于鼓起勇气问母亲："你少年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

没想到母亲闭着眼睛装睡，很久很久之后才说："免问啦，看电视就知道啦，我的故事……连续剧里常常在演。"

几年后他的小阿姨心脏开刀，成了他的病人，查房的时候，他偷偷问起母亲的遭遇，没想到阿姨竟然也同样这么说："现在想想……很像八点档的连续剧。"

果然是老套又无趣——

母亲小学毕业后，先在家乡的裁缝店当学徒，然后就自己偷偷跑到台北。介绍所帮她找到一个带小孩的工作，谁知道没多久却被这家人的大儿子给侮辱了。人家是当官的人，若给钱了事就可以谈，其他的则打死不认账。外公和舅舅们无力对外，只会骂母亲贱。母亲从此一去不回，带着小孩自力更生。

就这样。

"不过，结局还不错。"他说。

两三年前的一个夜晚，他被紧急叫进手术室，救回一个知名官员的命。忙了一整夜，第二天他还得主持记者会，跟媒体讲病况。当他疲惫地回到家，听见母亲在房里叫他。

他走过去，发现门锁着。他敲敲门，隔了好久之后他才听见母亲说："我没事，免烦恼……我是说，我前辈子一定欠那个×××非常多，让他侮辱没关系，还要这么辛苦替他养儿子，来……来救他那条不值钱的狗命!"

（**如　夏**摘自译林出版社《这些人，那些事》一书，**李小光**图）



说不尽的风景

◉桑永海

那位年轻诗人的句子，至今仍被人们传来传去——“到远方去，到远方去，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

但是，依我看，你真正熟悉的地方更有风景，并且是动你思动你情的风景，是与远方的陌生风景不可同日而语的，比方说故乡的茅屋，屋前那株萧萧白杨。

离开故乡几十年了，我经常忆起这样一个场景：海兰江边，沙滩上，晚霞升起的时候，一帮朝鲜族小朋友看群鸟从林梢飞过，拍手齐声唱起一首朝鲜族童谣，一遍又一遍，直到鸟儿变成小黑点儿，融进绛紫色的夕照。那童谣唱的是：“嘎嘛嘎——嘎嘛嘎，尼林吉皮不日不特大！”（老鸹子啊老鸹子，你家房子着火啦！）从朝鲜族小孩的口中说出来，顺口押韵，抑扬顿挫，特别好听。

这首童谣，就和故乡的晚霞、树林、江流、黄昏，和驮着夕阳匆匆赶路飞回家去的鸦雀，和张着大口鼓腹而歌的朝鲜族小朋友一起，像少时读过的唐诗宋词，铭刻在记忆里了。那境界，大概跟辛弃疾“斜日寒林点暮鸦”的词意有些相近，但又不大确切，因为小孩子心里那时是很快乐的。

类似的人生体验，定是人皆有之的。

比如萧红，黑土地和呼兰河水痛苦的乳汁养育了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流落香港，身心交瘁，却仍对遥远的呼兰河，对故乡的火烧云，对后花园，对园里的蝴蝶、蜻蜓、蚂蚱，对小黄瓜、大倭瓜……总之，对那些再熟识不过的故园风物人情至死不渝，倾注了满腔痴情，所以才有了《呼兰河传》这样“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茅盾语）。小小的“百草园”，不也是鲁迅童稚时代的乐园吗？

罗莎·卢森堡身陷囹圄，仍对生活充满渴望。墙角一株小草，铁窗外树枝上一只鸟儿的啼鸣，西天一片晚霞，夏季里一阵骤雨，一只飞进牢房里嗡嗡叫的大土蜂，都让她惊喜。她的《狱中书简》，我读了50年，百读不厌。以是观之，不是“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而是正如风景画大师东山魁夷所言：“归根结底，风景到处都有，问题就在于观察者这一方。”

然而，在风景面前，我们的感情和审美心理也并非是简单划一、黑白分明的，有时是很复杂甚至是矛盾着的。处于社会转型的时代，尤其是在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期，人们的心灵经受着深层的文化冲撞，更是如此。比如明治维新以后的东京，急速变化着的街道上，唯美派作家永井荷风怀着一颗诗心，苦苦追寻历史上江户文化绚丽的晚景：“时势的变迁，每日都有些往昔的名胜古迹被毁坏，这些都使我的市内散步带有无常悲哀与苦寂的诗趣。”（《晴日木屐》）最富凄寂之美的是那篇《夕阳》——你看荷风先生踏着木屐，携把雨伞，穿过喧闹的东京市区，到郊野遥望富士山。

他面对如血夕阳，临风怀想江户时代古典牧歌般悠远的情味和背景，那是怎样一种无奈和不堪的情怀啊！

我想起我们风景天下独绝的长江三峡。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曾经三次游历这个诗之长峡，还在巫山老城和白帝古城分别盘桓一天一夜。更不会忘记第一次乘船入夔门，蓦然抬头，看见孤崖上沐浴着晨光的白帝城时的心情。

去年一个晚间，我守在电视机前看中央电视台摄制的三峡大移民纪录片。突然，出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画面：大撤离的前夕，上千名少年学子，着统一校服，整齐列队肃立在江畔山坡上，面向危崖上的白帝古城行注目礼、告别礼。上千的少年齐声诵读李白的《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

我染上了中国的“急”

◉〔瑞典〕Jonna Wibelius
◎古　雷译

大约半年前，我在上海火车站候车去苏州。这时，一名中国商人坐到我旁边，他打破沉默问我有关我的手机的事情，接着我们海阔天空地东聊西聊。跟往常一样，跟当地人聊天时，会出现诸如“你认为中国怎么样”或“生活在这里，你最喜欢或最不喜欢的是什么”之类的问题。

这名商人接着问我，中国人的什么习惯让我特别不可理解。就在我准备回答时，火车站的广播响了，通知旅客到站台等车。很明显，到苏州去的人很多，因为广播一结束，我就见人们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冲向站台，一些人甚至开始跑了起来。此时距火车离站还有20分钟。

商人和我看着这些分秒必争的旅客，直到他自己也变得失去耐心，开始向站台走去。我跟着他，排队等着通过大门。我告诉他这很有趣，中国人赶车总是这么急匆匆的。“你说得对，”这名商人说，“中国人出行时没有耐心。我猜这是许多人的毛病……应该放松些。”

但是，当我们往站台走时，这位中国商人暴露出了自己的旧习惯，他一定是突然感到着急了，开始小跑着冲向车厢。我忍不住笑了，此时离开车还有12分钟，时间显然足够。但是，那种急迫的心情似乎不可遏抑。

过去半年来，我经常往返于上海和苏州，每次看到乘客们急匆匆跑向车站时，我都感到有趣。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穿高跟鞋的姑娘居然也会那么跑起来。

没错，这是不太寻常的娱乐，直到我数天前到芬兰度假。瞧，我在芬兰要去好多地方，但没有汽车，我和男友得坐火车。你猜我赶火车时是怎样的？就像过去6个月里一直让我感到好笑的中国人一样。



首先，我必须至少提前4天看到车票才觉得安心。我男友告诉我火车很少会坐满，车票永远也卖不完，但我就是要这样才觉得好。我拒绝相信他！我要求他提前买票，不要害得我们到时有麻烦。

其次，当火车抵达站台时，我发现自己很焦虑，特别是如果离我要去的那个车厢较远的话。一周前，当我和男友在一个乡村小站候车时，火车来时我甚至忍不住开始撒腿跑了起来！我的男朋友尴尬极了，但我真的是不能控制自己。我担心这个站太小，说不定火车都不会停上一分钟，而我们会来不及上去……我敢肯定火车上有人在嘲笑我。

再次，我总觉得自己的座位会被人先占去。每当我上车发现自己的座位是空着的时候，我就感到哪里不对劲儿——在中国，我的座位总是有人先占了的。

最后，我没想到自己会这么说……尽管我不情愿承认，但我真的想念上海的火车！特别是票价，还有许多在中国坐火车时的事情。在中国，我几乎总是在火车上或火车站跟人聊天，想在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这样试试？有人会回答你，但他们肯定认为你是神经病，因为我们通常没有跟陌生人说话的习惯。

（厚　朴摘自《畅谈》2011年第24期，康永君图）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童稚的洪音响彻峡江长空，声声撞击着我的心。只不过几秒钟的镜头吧，我已是泪流满面。我知道，彩云缭绕的白帝诗城将永远悬在中华民族的心坎上。但，她的遗址，毕竟要沉没于江水中了。现代文明，确是一把双刃剑啊！

唉，说也说不尽的风景。

（问　水摘自《文汇报》2011年12月18日，张运辉图）

『帝王』贝卢斯科尼

◉天颖

◆后宫佳丽三千

26岁的尼古拉·米内蒂，年纪轻轻就在米兰的地方议会占有一席之地。这个踩着细细的高跟露趾皮鞋的漂亮女人，走到哪儿都有跟班服侍，每月领取1.2万欧元议员薪金。假如问她意大利人当下有什么麻烦，她会把眼睛睁得又圆又大，小嘴微微撅起："我认为，意大利是个非常好的国家……对不起，我可以去一下洗手间吗？"跑进洗手间，她马上拨通某位高人的电话，匆匆请教一番后，信心满满地走出来："全靠贝卢斯科尼的领导，意大利是个多么可爱的国家！他为国家做了多么伟大的事啊。"

不要苛求这位姑娘，她本来就是花瓶，凭贝卢斯科尼提携才有今天。尼古拉·米内蒂的长处在于手里攥着大把更年轻、更漂亮的姑娘，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组织狂欢派对，让贝卢斯科尼心满意足。参加过派对的人说："贝卢斯科尼是唯一的老大，发起钱和礼物就像天女散花，20多个姑娘围着总理团团转。"——"土耳其后宫"是外界的说法，贝卢斯科尼身边的人把这种派对称做"Bunga Bunga"。

贝卢斯科尼赢过3次大选，是战后意大利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他拥有庞大的传媒帝国和最受人喜爱的AC米兰足球俱乐部；2011年福布斯富豪榜上，他的身价被评估为62亿美元。他有一副典型的意大利人的俊朗面孔，歌喉湿润，经常通过YouTube发布新的情歌。他还是化解危机的大师，执政以来成功度过51次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

"他是个魅力十足的男人。"一个熟悉贝卢斯科尼的人这样总结，"我们经常在一起聚餐，他滔滔不绝，说什么都在行，我们只有俯首聆听的份儿。在女人方面，他固然慷慨大方，但是请大家记住，假如他想和某个姑娘在一起，根本不必掏钱——因为他的魅力足以让姑娘心甘情愿。"



这个风流倜傥的江湖老大，怎么能爬到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

◆商人黄袍加身

1936年，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出生在意大利商业中心米兰，父亲是银行职员，母亲则是家庭主妇。这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从小就显示出惊人的商业头脑。

小学时，他成绩优秀，靠替同学写作业换回可口的课间餐。中学和大学，他和同学结伴到游艇上弹唱，或沿街推销吸尘器，挣学费和零花钱。大学毕业，他从父亲手里借了点钱，决定从建筑业掘取生平第一桶金。

20世纪60年代，米兰到处大兴土木，他用极便宜的价格拿下机场周围很大一片空地。其他开发商认为，这片空地的上方正是飞机频繁起降的通道，开发价值不大。但贝卢斯科尼买下空地不久，飞机的进场航线"奇迹"般改了方向，他捂着嘴躲在一边偷偷乐个不停。

他给自己预留出一大块地方办私人电视台。当时，意大利政府规定私人只能经营地方性电视台。为了打破垄断，贝卢斯科尼不断在各地开设"分台"，每天用飞机把录制好的"总台"节目送到全国主要城市，再由摩托车手组成快递队伍分送到次级城市的分台。于是，总台和976个分台在同一时间播放相同的节目，打着"贝卢斯科尼"标签的地方性电视节目每天覆盖95%的意大利国土。几年后当政府决定解禁时，贝卢斯科尼的电视台早就拿到了全国收视率第一。

"在成为一个大人物的过程中，我从不靠行贿这类歪门邪道开路。"几年前，贝卢斯科尼如此吹嘘，他只承认在交易中"按照行规"给关键人物递一点"回扣"或者"佣金"。然而熟知他

历史的人都知道，当1992年意大利掀起名叫“干净的手”的反腐运动的时候，贝卢斯科尼和他的利益集团明显慌了手脚。“当时，有好几个有头有脸的大人物被‘干净的手’送进监狱，很多人在监狱里自杀。”一个密友后来说，“贝卢斯科尼担心自己忙到最后也混成一个悲剧人物。”

如何逃避法律制裁？贝卢斯科尼苦思冥想后，终于有了答案：“只有进入政界，亲自制定游戏规则才能避免锒铛入狱。”从1992年起，从政成为贝卢斯科尼最大的人生目标。他定期把亲信召集到豪华别墅，让这些对政治一窍不通的公司高管接受专家培训，像演员试镜似的逐个考查过关，然后想办法把他们送进各级议会。“这是一场闪电战，”亲信后来说，“他调动一切力量，组建政党，夺取议会多数，就为了把自己推上总理宝座。”

贝卢斯科尼就像罗马帝国的皇帝一样，深谙利用“面包和马戏”取悦公民的招数。1994年，贝卢斯科尼成功当选意大利总理，他心里明镜似的：“干净的手”再也不会给自己找麻烦了。

◆退位与复辟

他没管理过政府，却毫不怯场，干脆把政府当成自家企业打理，而他是唯一的老大，一切都由他说了算。

这个政治履历一片空白的意大利总理，第一次执政就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就任总理后不久，传闻其弟可能因为向税务检察官行贿而接受司法调查，贝卢斯科尼急忙颁布特别法令禁止“对贿赂案嫌疑人进行预防性拘捕”。这道护身符不但救了弟弟，也让已经收监的1165名嫌疑人重获自由。为一劳永逸地消除隐患，贝卢斯科尼决定双管齐下。他调动手中媒体向“干净的手”发动进攻，制造丑闻诋毁该运动主要负责人。短短数月，不但主要检察官相继辞职，就连同情该运动的知名编辑也难以安身，他们无不愤恨地表示，自己的家庭“被铺天盖地的谣言毁得面目全非”。

执政仅9个月，贝卢斯科尼就已经走到内外交困的田地，他被迫辞职，灰头土脸地结束了第一次从政经历。聊以自慰的是，他临走前已经把“干净的手”彻底埋葬，无须担心有人找他秋后算账。临走前他还放出话来：“放心，我不会走得太远！”

1996年，贝卢斯科尼真的卷土重来。这一次，他准备得更充分。为达到目标，贝卢斯科尼有计划地把自己的律师团队“植入”政府：私人税务律师被提升为政府经济与财政部长，两名亲信被送进议会并成为司法委员会的首脑。这3个人沆瀣一气，指挥议会通过10多条法令，使商业贿赂和逃税漏税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政府默许的一项“正常行径”。“在总理大人的干涉下，”一名反对党成员气愤地说，“议会成了他的商业利益的代言人，正常工作无从谈起。”

◆谁把皇帝拉下马

他嘴尖舌巧、言语刻薄，即使对欧洲盟友也经常出言讥讽，俏皮话噎得人喘不上气。他好美色，毫不掩饰自己在这方面拥有特长。他滥用职权，为贪腐大开方便之门，至今仍有23项司法调查背在身上，却能长期掌控意大利政局。

贝卢斯科尼真有什么护身符吗？

熟谙意大利的行情是他长期不倒的秘诀。“意大利人之所以长期包容其所作所为，特别是和女人昏天黑地的Bunga Bunga派对，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密不可分。”社会学家罗伯托·萨维亚诺这么解释。贝卢斯科尼在经商和从政上的双重成功，在崇拜个人英雄主义的意大利很有市场。“普遍的看法是：他是个成功的男人，所以有权享受人生。”罗伯托·萨维亚诺说，“更重要的是，他的成功经历现在已经成为意大利人的励志宝典。”

然而无论何种包容，总有一个限度。2006年他主持修改法律，规定获胜政党的党魁有权把自己喜欢的人安排进议会。于是，贝卢斯科尼身边的年轻女人就有了走进议会的机会。这一行径让人难以接受：“绝不能让我们的议会变成他们家的妓院！”

执政10多年，贝卢斯科尼当初拉选票时的诸多诺言几乎从未兑现。他向大家承诺，当上总理后开放市场，提高企业竞争力，可是为确保其商业集团一家独大，他天天反其道为之。几年前，默多克的天空传媒想打入意大利市场，贝卢斯科尼不动声色地宣布，他必须比意大利本土企业多缴两倍以上税额才能获得营业许可。经济学家因此抱怨，在贝卢斯科尼执政的17年里，意大利经济没有增长，企业间缺乏竞争，“大家全都变得目光短浅”。

20年前，意大利GDP年增长率高达18%，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今天，欧债危机让这个国家重症缠身。2011年11月12日，贝卢斯科尼向总统提交辞呈，示威群众聚集在马路两侧“欢送”他，人们齐声高呼：“走开吧，小丑！”

倒台的贝卢斯科尼依然不失“气度”。辞职当天，尽管他决定从总统府后门悄悄溜走，却没有忘了委托其政党发表声明，借他们之口对自己表达敬意：“总理本来不必辞职，他是为了国家，宁愿牺牲自己。”递交辞呈的第二天，贝卢斯科尼已经耐不住寂寞地宣布：我早晚还会回来！——只是，谁会站出来欢迎他呢？

（厝　山摘自《世界知识画报》2012年第1期）

筷子拿得远的人

◉刘　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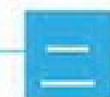


一

从我记事起，就常听母亲对那些拿筷子位置很高的女孩子说“将来准会嫁得远远的”这类话，似乎一方面说给那些女孩的父母听：“你们这女儿不中留，养大就飞了，而且飞得很远。”一方面说给女孩听：“将来嫁出去，只怕再难得见父母几面，能孝顺赶快好好孝顺父母。”

母亲倒也有她的道理：“女孩筷子拿得远，表示从小就喜欢夹远处的菜，而且，拿得那么靠后面，手一定有力气，这种个性和力量，就让她能高飞。这年头，能高飞的没有不飞的。翅膀一硬，就非飞不可。”

大概受母亲的影响，平时我也总是注意女孩子拿筷子的方式。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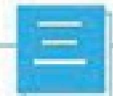
读三毛的《闹学记》中陈伯父写的序言，说三毛出国时，大家去送，三毛居然直直地走向机舱，不曾回头。我吓了一跳，心想：“将来我女儿大了，会不会也这样，突然想飞就飞了？”

儿子最近已经让我有了这种感受。暑假前，我打电话去，对儿子说：“在学校好好练网球，回来可以做我的对手。”

他停了两秒钟，居然淡淡地说：“爸爸！今年暑假我想在曼哈顿租间房子，住在外面。”

我愣住了，告诉妻，她也愣住了。告诉全家，全家都愣住了。

结果，在全家无声的抗议下，他没去曼哈顿住，而是去了更远的北极圈。



三

我常想，是不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种与生俱来的力量，推着我们离开家，而且离得愈远愈好。

也记得自己在少年时代，读六朝乐府名家鲍照的传略，说他幼年时就有大志，认为大丈夫志在四方，岂能死守乡里，埋没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

从那时起，我就常想：什么叫鸿鹄之志？什么叫岂可与燕子和麻雀相随一生？我甚至曾经告诉自己，男人可以“爱家”，但不能“恋家”，恋家的难有大成就。

如此说来，我又怎能怪自己的儿子想要远走高飞呢？



四

曾看过一部报道北极狼群的影片。

小狼诞生了，寸步不离地跟着母狼。长大些，则扑来咬去地跟妈妈玩耍。一家狼温馨极了。

渐渐地，小狼长成了大狼。

有一天，它在妈妈身边跑着跑着，突然跑离了家，不见了影子。

母狼站在高处，看了看，转身，低着头回家。

又过些时候，那“孩子”回来了，身边带了一群小狼，在“娘家”不远处，左边撒泡尿，右边撒泡尿，且在母狼走入它撒尿的范围时，龇着牙，发出奇怪的吼声——表示那是它的地盘、它的家。

五

曾在植物学的书上读过，许多花朵虽然是雌雄同花，但当雄蕊成熟时，雌蕊还没成熟。而雌蕊开始分泌黏液，可以接受雄蕊的花粉时，旁边的雄蕊却已经凋零了。

于是每朵花的花粉，都必须到别的花或更远的树上“圆房”。

据研究，只有这样“远交”，才能避免近亲繁殖，有优生的效果。



浮在空中的鱼群

◉简 媜



【参商】

不必观天象，你的指掌自能屈算人事。若有酒，何不空杯？若有驿车，何不共游？人生动如狡兔，静如处子，一旦分道扬镳，若要相见，须问参商。

【唱晚】

所有的笙歌琴音收束于一个指势，繁华之后，只剩空夜里的上弦。歌偏阳春，你的知音再给你一次热切的掌声，下一曲呢？依稀，生命到达了彼岸，你收起弦琴，站起，深深一揖：“我倦欲眠君可去。”

【冲淡】

好比一滴泪掉入江河里，才会懂淡而不化的心情！

在古远的、兵荒马乱的年代，女人的心好似唐装襟上的襻扣，一个布环紧扣着一个布锁，就这样背着孩子抱薪举爨。思夫与望乡的眼神，如烟，散得快。

在晚近的、寻常日子的岁月里，女人的心好似一根穿了线的针，把温情缝给远游不归的子女，一针一线地将异乡的风雪挡住。线尽针钝，女人也老了。

打了一个死结，女人将自己咬断，唾到窗外去，好比一滴泪掉入江河里。

【沉着】

古来功名，无不在锣鼓声中隐隐然寂寞。

色衰爱弛，是美人心事；尚能饭否，是将相块垒。然而，我们难道不能在名缰利锁之中做一个脱巾独步的逸士；在仓惶岁月中扬鞭，做一个誓死无悔的轻骑？

等到老来，且让我沉剑埋名，独与绿杉野屋惺惺相看。如果你仍爱策马高游，倒不妨择一个日闲气清的节令，来与我对弈；我当卷袖煮茶，捻须鏖战，似当年战场。

兵卒已尽，将帅相逢，吾仍有下一步棋。

【典雅】

春风好媒妁，说动一树榴红。偶来雨多，茅屋又新破，且戴一笠，借故去访邻家老叟。

逡巡于江岸梅林，一颗颗睡饱了的梅子，正是青里一抹红透，得着此刻无人，且摘它个两袖清风、一袋新酒。世间的功名不能裱壁，就向天地讨一笔闲钱糊口。

正算计着老叟家的那只古瓮，怎么着，一匹快马驰过，溅得我一身泥泞，定睛一探，可不是城里那位蹿了功名的新进？

且拼春风一叹，还好，近日雨多。

【洗练】

半夜不眠，推门至院落，院中的莲雾熟了，有一枚红果悄然坠落，我剪一段月光裹住心伤。

七月的虫声是炸了线的唐诗三百，格律皆破，独独押一个锡韵：寂寂寂寂寂寂。我说：渔人哪，你竟不如一只虫子，你三年未归。

瀚海无路，只有等字。你不妨托星月当信差，若我裁得一截银白的咸布，渍痛了伤口，我便知晓，你已无法回来。

（赵自力摘自《妙笔·阅读经典》2011年第11期，丰子恺图）

六

我常想起那站得高高的、张望着孩子远去背影的母狼，也想起三毛、撒哈拉和西藏纪念文成公主的大昭寺。

不论是人、是兽、是植物，当他们成熟，内心就会产生一种声音、一种力量，说：“飞吧！愈远愈好。这是生物进化当然的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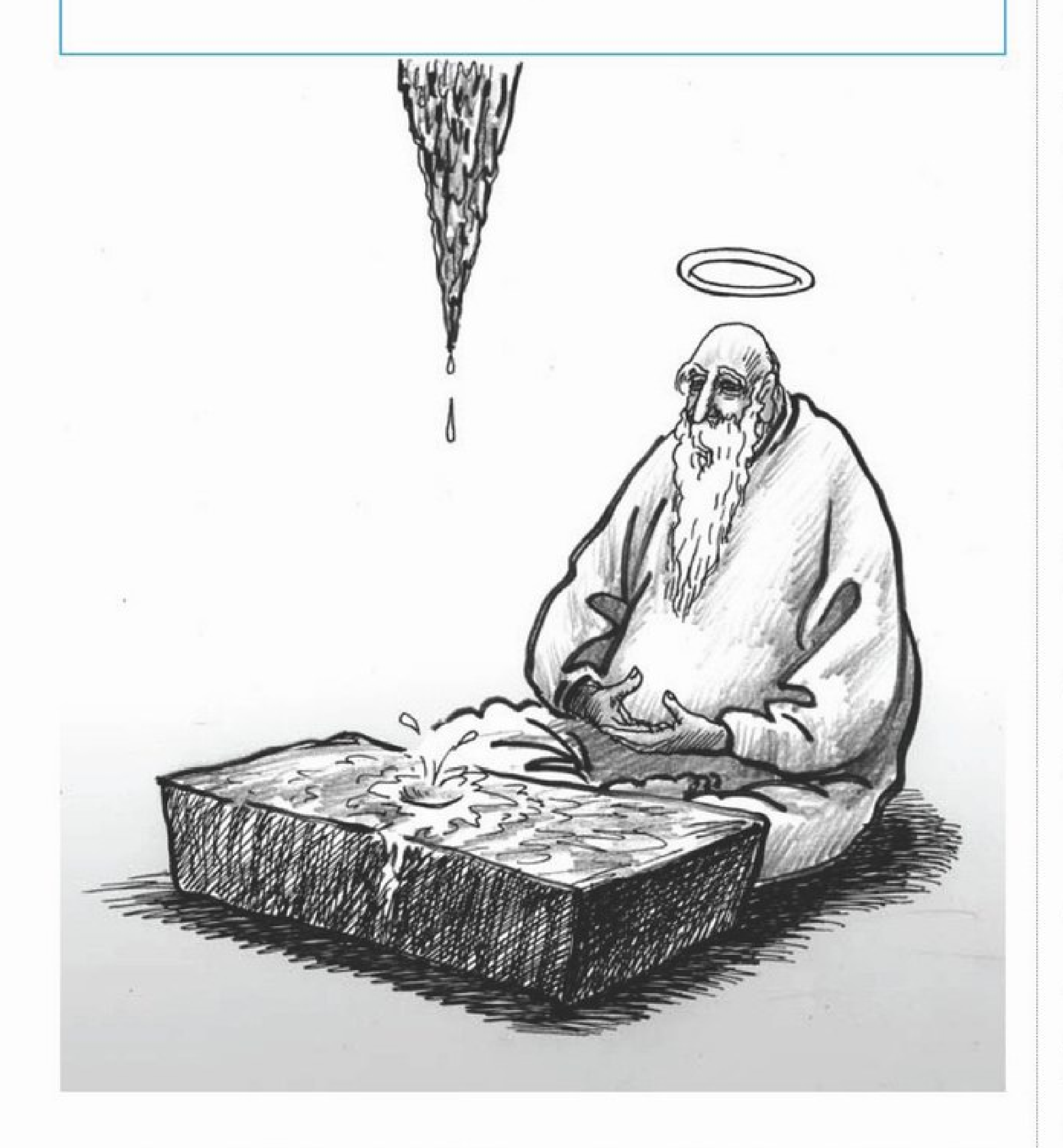
我也愈来愈佩服那些小小年纪就把筷子拿得很远的孩子，心想：看！他们的手多有力气，他们的眼光多么远。今天，他们站起来，伸着胳臂，在一桌大人的注视下，夹起离他最远的一大块肉；明天，他会站起身，甩甩头发，在一群亲友的注视下，走向机舱，走向他向往的世界。

（卉 卉摘自《跨世纪（时文博览）》2011年第9期，辛 刚图）



我们所缺失的

◉周　伟



201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一位80岁的瑞典老人，过去的职业是少管所和社会福利机构的心理学家。他的诗很有味道，例如：

"我听见我们扔出的石头/跌落，玻璃般透明地穿行岁月深谷里/瞬息迷惘的举动叫喊着/从树梢飞向树梢，在比现在更稀薄的空气中静哑，像燕子/从山顶/滑向山顶……"

又如：

"三月的一天我到湖边聆听/冰像天空一样蓝，在阳光下破裂……"

令人吃惊的是他每年只写两三首，隔几年出一本集子，只收录十几首诗。从1954年出版第一部诗集《17首诗》至今，他总共发表了163首诗。他说："完成一首诗需要很长的时间。诗不是表达'瞬间情绪'就完了。"他写得最久的一首诗耗时整整10年，赶上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间了。

如此的推敲、琢磨会导致什么结果？

诗是最不能翻译的东西，但他的163首诗却被译成50多种文字，全世界的诗歌发烧友们捧读再三，奉为圭臬。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可谓实至名归。

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中唯一的中国通马悦然说："我每周要收到20来部从中国寄来的长篇小说，都是一个意思，希望通过我的介绍去获奖。"

不可否认中国人口基数大，作家队伍人丁兴旺（有云："每一片飘落的树叶都能砸到一位作家"），但每周有20多部长篇寄往瑞典请求获奖，听起来无论如何都像一出闹剧——还有那么多没寄的呢。

茅盾文学奖代表着中国内地最高的文学成就，本届获奖者刘震云坦言自己的作品层次不高，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要说50年后还有人读这些东西，我自己都不信！"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资深编辑这样描述上班的情形："这个走了那个来，简直没有空下来的时候。每个人都递上一大摞书稿，然后在我对面坐下，说自己的书如何与众不同、在哪些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还有人不无自豪地告诉我：'这是我今年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前三部都已经出版了。'"

以我之愚见，一部有分量的长篇小说必须反映一个重大的问题，不论是历史的还是当下的。花一年时间想通这个问题的人已是智力超群，一年想通四个社会问题的人绝对该去制定政策的部门工作，写小说实在是大材小用。

现在说说汽车加价。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汽车生产过剩的背景下，在中国买高档车要加价，与此相对应的是普通车降价的幅度越来越大。

以奥迪Q5为例，在中国制造的（价格区间37.98万～56.77万）至少加3万，进口的（价格区间57.70万～67.80万）至少加8万；而保时捷卡宴（价格区间89.30万～209.70万）在有些地区要加价30万。

加价的多为SUV，块头大，分量重，又带四轮驱动，油耗自





诗三首

不说爱你

◉扎西拉姆·多多

除非铃兰
不愿在你经过的路旁飘荡
否则
我不说

除非目光
不再在你坐过的地方徜徉
否则
我不说

除非路灯
不能在你晚归的背影下明亮
否则
我不说

除非
你一眼就把我看穿
否则
我不说

（白　石摘自中信出版社《当你途经我的盛放》一书）

我隐藏在，我的花里

◉〔美〕狄金森
◎江　枫译

我隐藏在，我的花里
这朵花佩在你的胸前
你，并没有想到，也佩戴着我
天使知道这一切

我隐藏在，我的花里
这花在你瓶中凋落
你，并没有想到，为我而感觉
几乎是，一种寂寞

（许海莉摘自《中文自修》2011年第2期）

说给自己听

◉三　毛

如果有来生，
要做一棵树，
站成永恒，
没有悲欢的姿势。

一半在尘土里安详，
一半在风里飞扬，
一半洒落阴凉，
一半沐浴阳光。

如果有来生，
要做一只鸟，
飞越永恒，
没有迷途的苦恼。

东方有火红的希望，
南方有温暖的巢床，
向西逐退残阳，
向北唤醒芬芳。

（司志政摘自《经典美文》2012年1月）

然高。中国的关税本来就高，对大排量车还征收附加税，购置总价已是国外的2～3倍，再把油价、维修等使用费用算进去，估计在最富裕的国家也很少有人愿意购买这个价位的车，然而在中国居然所有经销商都要加价，居然所有购车人都真的加钱给他们。

说实在的，中国哪个城市不堵车？大排量车停车、起步的油耗惊人，而那些车主一年到头有几天驾车去征服崇山峻岭？

若论出行代步，穿个小巷找个车位，没有比两厢小车更合适的了。在欧美各大城市，高峰时段放眼望去，满街尽是两厢车。与之相反，中国街头的豪车越来越多，即使不是豪车，大多也是三厢的。是我们比老外粗壮，还是我们的马路、停车场比外国宽敞？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10年世界人均GDP统计中，中国在总数182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95位，属于“下半区”，但中国却有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高档车加价的行情。这不禁令我想起几年前流行的一个手机彩铃：

“赚钱啦赚钱啦，我不知该怎么花，左手拿着诺基亚，右手摩托罗拉！”

只几年工夫，诺基亚和摩托罗拉都已过时，眼下流行的是iPhone和iPad。不少人拿iPhone4当“傻瓜机”用，只为显示自己不落伍。花费几千元，仅使用其几百元的功能。

从“左手拿着诺基亚，右手摩托罗拉”到iPhone、iPad，再到加价买车，中国人的底蕴没变。

回到获奖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吧。老人常年生活在最普通的公寓里。除了写诗，他还是一位翻译家，热爱地质学与植物学，精通乐理，能弹奏钢琴。他于1990年因脑出血半身瘫痪，口齿不清，但练琴（用左手）仍是每天的必修课。

我们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种价值观：沉着而孜孜不倦——这是当今中国最缺乏的，却是全人类最敬佩的东西。

（照西厢摘自《青春》2011年11月A，邝　飚图）



朱元璋像

朱元璋治国

◉吴晓波

朱元璋，乞丐出身，当上皇帝是在1368年。此前的200多年，汉人受尽了外族的压迫和侵略。所以，当上皇帝后，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让国家稳定下来。

在物理学上，一个物体要达到“稳定”的状态，有两种实现途径，一是在动态中实现，一是在静态中实现。朱先生向往的是第二种状态。

当一个统治者想要通过静止的方式实现稳定，他就会很自然地接着想，影响“稳定”的因素到底有哪些？答案有两个，一是外患，一是内忧。控制前者的最可靠的办法是杜绝对外的一切交流，与各国“老死不相往来”；解决后者的办法，则是让人民满足其温饱，而民间财富则维持在均贫的水准上。

朱元璋确实也是这么做的。明朝从创建之初就推行对外封闭的政策，具体而言，就是“北修长城，南禁海贸”，把帝国自闭为一个铁桶。

在北方，为了防止蒙古势力卷土重来，明朝修筑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全线划分为9个防备区，由重兵驻守，时称“九边”，这些边关成为被官府严密管制起来的边贸集散地。从此，自汉唐之后就绵延不绝的“丝绸之路”日渐堵塞，中国与欧洲的大陆通道上驼马绝迹、鸿雁无踪。

在南边，朝廷下令禁止民间出海行为。朱元璋在登基的第四年，即1371年12月，就下达了“海禁令”——“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1492年，明朝索性宣布“闭关锁国”，而正是在这一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在对内政策上，朱元璋大力倡导“男耕女织”。在他的理想中，一个完美的帝国就应该是无贫无富的小农社会，“男力耕于外，女力织于内，遂至家给人足”，每个人都安于眼前，如乡野之草，自生自灭，帝国将因此绵延百世，千秋万代。为了建设这个“人间桃花源”，他剪灭了天下豪族，然后在“耕”和“织”两个产业上进行重大的变革，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的农耕经济社会。

也是从此之后，在长达400年的漫长时间里，中国成为一个与“世界公转”无关的“自转”的帝国。而正是在这400多年里，西方社会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由自由民组成的新兴商业城市成为欧洲的新希望，一场以“文艺复兴”为主题的启蒙运动拉开了帷幕。同时，欧洲一些国家开始了海外大冒险。在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综合推动之下，“世界时间”的钟摆终于从东方猛烈地摇向西方。

如果从静态的角度来看的话，朱元璋所追求的“稳定”，是一种效率与管理成本都极低的社会运行状态，若没有外来的“工业革命”的冲击，竟可能是中国历史的终结之处。

黄仁宇便论述说：“在明代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皇帝都在没有竞争的基础上治理天下。在整个明代，都没有文官武将揭竿而起反对政权。此外，普通百姓对国家的管理不当极为容忍……由于这些条件，王朝能以最低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存在下来，它不必认真对待行政效率，王朝的生命力不是基于其优势，而是因为没有别的对手替代它。”

黄仁宇所谓的“替代的对手”，仅仅是站在竞争的角度观察，而如果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又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新的“替代者”仍旧延续明帝国的模式，让社会在静止的、超稳定的状态下缓慢地“自转”；其二，则是出现一种根本性的、新的制度将之彻底地推翻并更换。这两种状况后来都发生了。第一次的替代出现在1644年，而第二次则出现在遥远的1911年。

（**走失的鸟**摘自《第一财经周刊》2011年第48期）

美国的11个细节

◉裘山山

平生第一次参加旅游团，去的是美国。这一趟美国之行，收获颇多。

1.当我站在帝国大厦上看纽约时，觉得和上海差别不大，高楼林立，热闹繁华；但行驶在一些小城市或者乡村时，会感觉没法比。由此体会，中美之间的差距在大城市缩小了，在小地方依然很大。

2.中国人真多，一路上总能见到同胞，仿佛是走在中国的景区。我能感觉到，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中国游客是“市场”了，在帝国大厦的电梯里居然有中文广播；在康宁玻璃城看表演时，居然听到了中文解说；我去柜员机取钱，居然出现了中文提示。

3.中国游客的文明水平有所提高。大声喧哗的少了，不排队的少了，随地扔垃圾和随地吐痰的少了。但依然有不足，比如参观时不认真听讲解，光知道照相；缺少自信友善的笑容，目光总是警惕的。

4.美国游客总是一脸阳光的笑容，在任何地方留影都不会老老实实地站着，一般都伴有形体动作。那些形体动作谈不上优雅，也谈不上酷，但可以看出他们很开心，很自在。

5.在曼哈顿，在华尔街，在距离白宫不远的政府部门门口的街道上，我都看到了小商小贩们的摊位。原来有大生意的地方，也允许小买卖存在；做大事情的地方，也不歧视小事情。

6.参观华盛顿纪念碑时，导游介绍，此碑系埃及式大理石方尖碑，高169米。华盛顿州法律规定，任何建筑不得超过这个碑的高度，所以你在任何角度都可以看到它，它就像一把白色的剑，笔直地插入蓝天。导游又特意提醒我们，这个碑的下半部分和上半部分颜色是不同的。我仔细一看，果然，下面的石头颜色浅一些，上面的石头颜色深一些。导游说，那是因为当初修建这个碑时，修到一半，浅色大理石用完了，于是就换了另一个州的另一种石头继续往上修。两种颜色的方尖碑，不也很雄伟吗？

7.在费城参观老国会厅时，见旁边有一红砖厕所。导游说，这个厕所的原址是华盛顿故居。

8.路上到处都能见到美国国旗，规格很不统一，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有旗杆，有的就挂在树上或窗户上。一些重要机构插着它很正常，但一些看上去破败的地方也挂着。国旗图案就更随意了，到处都可以印。我买了一摞一次性纸盘，用来装垃圾的，也印着国旗图案。

9.越战纪念碑据说是在争议中修建起来的，有一面墙上是在越战中死亡的士兵照片和姓名，旁边则是一组美军士兵的雕像。我忽然发现，这些雕像没有一个造型是英勇无畏的，虽然大小完全跟真人一样，但他们的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全都呈现出一种小心、紧张甚至害怕的样子，端着枪，弯曲着膝盖，佝偻着腰。也许，这体现了他们对这场战争的反思？

10.纽约世贸大厦已经消失10年了。10年过去，在原址上修建的“自由之塔”仍未完工。原先的计划是2012年竣工，后来改成2015年，看现在的情形，我估计得到2020年了。

11.去大瀑布的路上，我们的大巴坏了，水箱漏水。当时已是黄昏，导游迅速联系她的上司采取措施，安顿我们住下。这天晚上，另一辆大巴从纽约赶过来，两个司机轮番开车。当第二天中午我们要离开大瀑布时，新车已等候在宾馆门口。新换的司机是个胖胖的金发白人，我第一眼看到她时，她正在大巴的底层，将所有人的箱子一一摆好，真是让人感慨。更让我感慨的是，整个过程中她都笑容满面，丝毫没有“做苦力”的感觉。

（**湘江水**摘自《37°女人》2011年第12期，Getty Images供图）





提高工作效率

看到有个手机程序叫“提高你的工作效率”。我心想，太好了，我正需要。

于是，下载，安装，一运行，手机就坏了。

过了两天我发现，工作效率真的提高了。

务 实

晚上加班，老板管饭。

老板：“想吃啥?”

我：“烧茄子。”

老板：“你点点儿好的嘛。”

我：“肉烧茄子。”

老板无奈：“你就不能有点追求?”

我慎重思考后答：“两份。”

绝对委婉

跟女友相处了一段时间，她父母一直没有表态，我很着急。

一天，她父亲和蔼地对我说：“我和阿姨都很喜欢你，你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可惜我们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听说女婿可以顶半个儿，但是我觉得半个不够，如果你不介意，可以当我们的干儿子，到时候我女儿结婚，她的孩子还能有个舅舅。”

哲学问题

某日我进入一个陌生的小区找同学，被保安拦住，问了我三个哲学上的终极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于是我顿时陷入了沉思……

乐观老妈

老妈天性乐观，一天却惆怅自语：“唉，转眼就50岁了！”我正准备安慰她，只听她悠悠地说了后半句：“人生的1/3就这么过去了。”

女网友

某日，一女网友坐火车来见面，我早早到站台激动地等候。

火车到站后，人群中一中年妇女高呼我的网名。我细看，恼了：“咋还带这么多行李来?”

“怕见面不成功，还可以去工厂打工。”

“咋还带一孩子来?”

“离婚了，娃没人照顾。”

“那你还在网上跟我聊得这么热乎?”

她指了指那男孩：“不是我，是他一直在和你聊。”

触摸屏

甲感慨：“现在科技发展这么快，说不定哪天电视机都是触摸屏了。”乙说：“你傻啊！有遥控器不用，非要走过去用手指头戳?”

考 试

熬夜复习，泡面没泡开，第二天考试时一直胃疼，想吐。没想到考到一半，我就忍不住吐了。老师走过来关切地问：“怎么，题出得太恶心了?”

跟大奔追尾

我和同事等公交。旁边有一MM在喝豆浆。同事开玩笑说：哥，你的车呢？我说：送去修了。MM很认真地看了我一眼。同事顺势说：咋回事？我说：和一个大奔追尾了。MM继续认真听。同事继续装：哎呀，要不我给你去找找4S店的朋友？我说：不用，一个脚蹬子能值几个钱！MM的豆浆喷了一地。

没那么爱你

前天上QQ，看到一已婚初中男同学的签名是“可能，我没有想象中那么爱你”。

昨天，签名改成了“老婆，我错了”。

今天的签名是“本人近日无家可归，求好心人收留”。

找 零

早上打车，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居然没带钱。还好我身上带了两包烟，于是尴尬地拿出一包中华给师傅当车钱。师傅接过我的烟，说：“这么好的烟啊。”我尴尬地准备下车，师傅突然叫住我，从裤兜里摸出一包红河递给我，淡定地说：“找零……”

医 保

我供职的公司是一个德国企业的中国代表处，一直没有批下执照来，就这么黑着，没五险一金。大家都挺着急这事，老板多次保证：“马上就批下来了，再等等！”

一天，我们公司一名员工对老板说：“今天我听到好几个人说咱们公司坏话！”老板问：“你怎么应对的?”这位有才的大哥说：“我当时就想跟他们拼命！但是我仔细想了想还是算了，我没有医保！”

命 令

两军在山谷对峙，卫兵进来报告敌情：“报告长官，敌人的侦察机正在对我们拍照。”

长官：“传我的命令，一律不准笑！”

（汪杰、邓功洲、雪茄、阿黑等摘）





◉〔丹麦〕皮德斯特鲁普

（选自译林出版社洪佩奇编《皮德漫画》一书）



疯狂的礼品



◉吴 琪

拉菲的中国故事

“四五年前，一瓶小拉菲（拉菲的副品牌酒）的完税价格也就七八百元，现在‘水货’的价格也要五六千元。2010年初还能买到5000元左右的拉菲，2011年上半年肯定是上万了。1982年产的拉菲认知度比较高，是国内炒作的标杆，高峰时要四五万元一瓶，价格大概翻了四五倍。”北京某葡萄酒俱乐部创始人讲起法国红酒品牌拉菲的身价这3年来在中国坐直升机式的故事时如此说。它已成为混合了世界顶级消费品与中国消费习惯的一个奇特范例。

在葡萄酒业内人士看来，大多数葡萄酒都是普通餐酒级别的，应该在酿制后立即饮用，因为它们并没有可以陈年存放的能力，放久了也就坏掉了。只有窖藏级别的葡萄酒才是能够并且值得收藏的，但是它们只占到葡萄酒总量的不到0.1%。这就决定了葡萄酒消费分为两种，一种是带有一定奢侈品性质的高档消费，一种是快速消费。

国内这次刮起的拉菲崇拜之风始于2008年。过去美国是高端葡萄酒的主力消费市场。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各大酒庄非常担心期酒的价格，结果发现高端酒的价格没什么变化，甚至有些品牌的价格还上涨了，因为中国的富人刚好接上了这一棒。之后中国市场一再发力，一直到2011年上半年。中国富人对拉菲的消费甚至影响了拉菲在国际市场的定价。



拉菲的时兴有几个推动力：一个是中国人消费的从众心理很强，政界、商界人员对高端物品的消费有相当大的推动作用；拉菲的名字比较好记，虽然很多人只是听说了这个品牌，记住了这个名字，对酒的内涵完全没有了解，但也成为他们追求这种风尚的一个理由；另外，境外资本的炒作、中国前两年表现出的流动性过剩，也使得投入洋酒的资本非常多。

2010年是高端洋酒在中国消费最疯狂的时候，拉菲在中国一枝独秀，一年内不同档次的“拉菲”红酒平均涨幅在50%以上，个别种类甚至达到70%以上。

实际上“拉菲”作为集团，旗下有很多酒庄，有些是顶级的限量酒，但也有不少副品牌是量产酒，年产量能够达到几百万瓶，价格比较低。比如“拉菲传奇”，按照它在国外的卖价来说，也就值几十元人民币，在中国却卖到了三四百元。中国消费者由于语言障碍和专业知识的缺乏，只认单一品牌。而在欧洲同一级别的酒庄中，没有哪个品牌会有这样压倒性的优势。

从2011年5、6月开始，拉菲在中国的待遇急转直下，其主力消费群体也已从一线城市转向二、三线城市。此时，一线城市开始流行欧洲二等酒庄里一些非常棒的红酒，说明理性消费开始出现。

但是中国人对顶级葡萄酒的热情并未减退。而顶级葡萄酒能够风行中国，与它的送礼功能唇齿相依。中国人送礼的心态是“喝到了一定金额，才能上这个档次”，这样才能体现诚意。这种诚意分为几个层面的意思，一是礼品要值钱，二是送的东西必须是对方知道的、认可的，这样才够面子。与茅台等中国白酒相比，洋酒的价格量级更高，似乎还带着一种优雅的西方生活观。如果送的礼物对方不认同，不能引起共鸣，那么效果就达不到。比起腕表、包这些物品，酒属

于一次性消费，从某种程度上说更是真正的奢侈品。虽然国内真正欣赏干红的人很少，但是并不妨碍大家把它作为一个高档交际圈中的必需品。

奢侈品的奢侈方式

“刚到中国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奇怪，怎么总是两个男人一起逛奢侈品店。后来才知道，一个是买家，一个是付钱的人。”亚洲的奢侈品牌专家兰达·扎德哈说。

据北京某奢侈品店的服务人员透露，一般都是一个付钱的人和一个买家一起过来在店里设立一个账户，这个账户的名字可能是买家或他的家属。这些买家和家属来店里购物时，只用报出自己的账户，就能随便挂账了，之后自会有人埋单。

一位LV店的销售经理说：“选择在国内专卖店购物也有好处，很多奢侈品店可以开礼品、办公用品的发票。”古驰的包、爱马仕的围巾、万宝龙的笔和镶嵌钻石的瑞士手表都受到送礼者的青睐。

近几年奢侈品消费在中国以超过20%的年均速度递增，中国消费者挽救了不少深受全球金融危机之苦的大品牌。根据贝恩咨询公司2010年中国奢侈品市场调研报告，中国内地奢侈品市场的增长从2009年下半年起开始加速，全年市场规模达684亿元人民币；2010年人民币市场规模增长率达约23%。

腕表和箱包领跑着中国奢侈品市场的增长。在贝恩的调查问卷中，他们特意针对中国市场设置了礼品用途的选项，得到的结论是——有25%的消费者出于礼品需求购买奢侈品。这也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奢侈品市场是一个男性占主导的市场。另外，银行推出易付卡作为馈赠卡来用，卡是匿名的，有不同面值，可在境内外接受银联卡的零售门店使用；一些服务公司如百货零售店也推出了类似的匿名购物卡。这些购物卡越来越普遍地被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收卡人能自主选择想要的品牌和产品。礼品现金卡的出现令馈赠礼品种类和品牌的选择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些都使得奢侈品的礼品消费在中国变得简单易行。

经过前几年的简单迷信后，一线城市购买奢侈品的人群比以前更加成熟，不再简单迷信高调的品牌，开始欣赏更为低调和个性化的、不太为多数中国人知晓的大牌。而二、三线城市对LV、古驰这些较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奢侈品品牌，崇拜度依然非常高。

比起有形的奢侈品，无形的奢侈服务也构成了奢侈生活的一部分。比如享受更好的空气，喝更干净的水，独特高端的运动休闲以及为某些人特制的社交活动。所以现在也很流行送消费卡，比如顶级会所的会员身份、马球或高尔夫俱乐部的年卡等等。比起有形的物品，它是在赠送一种生活方式。

与好茶无关

与沾上“洋味儿”的进口葡萄酒、国际奢侈品相比，茶叶消费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市场。从热炒普洱、大红袍，到明前龙井身价的推高，近两年以金骏眉为代表的高端红茶升温，湖南的黑茶、福建的岩茶也都身价倍增。2011年4月，一斤钱塘龙井起拍价1500元，令人惊讶地被拍卖出11万元的高价。高端礼品市场不断助推龙井价格，万元以上的茶叶销售井喷。

1997年开始在北京马连道做茶叶生意的吴某曾经花费很大力气推广茶的专业知识。他说：“但是这些年我不推广了，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占有的茶才是好的。真正懂茶的人非常少。往往一个人说某种茶叶好，需要其他人认同，其实是希望对方认同自己的社会地位，认同自己得到更好资源的能力。”“一些能够得到天价茶的人并不需要自己去买，也并不是真的关心茶的好坏。”

早些年的好茶走的是特供渠道，想喝好茶，光有钱没用。后来随着茶叶市场的逐步放开，原有的国家标准已经涵盖不了层出不穷的新茶，茶叶市场的标准和规范变得越来越模糊。权力因素对茶叶的影响在变弱，能否花得起钱成为能否喝到好茶的一大因素，另外是否进入茶客的圈子也很重要。

2002年以后，机器生产大规模普及，使得手工茶叶更为稀罕。中国传统的工艺需要有丰富的经验去体验，但是随着茶叶产地生态发生变化、传统制作工艺消失，懂茶的人更为少见。这些年接触到的一些有社会地位的人，由于见多识广，一般对茶叶都有个不离谱的大致评价，能辨别出是好茶还是坏茶，但是某种茶叶到底有多好、好在哪里，却很难说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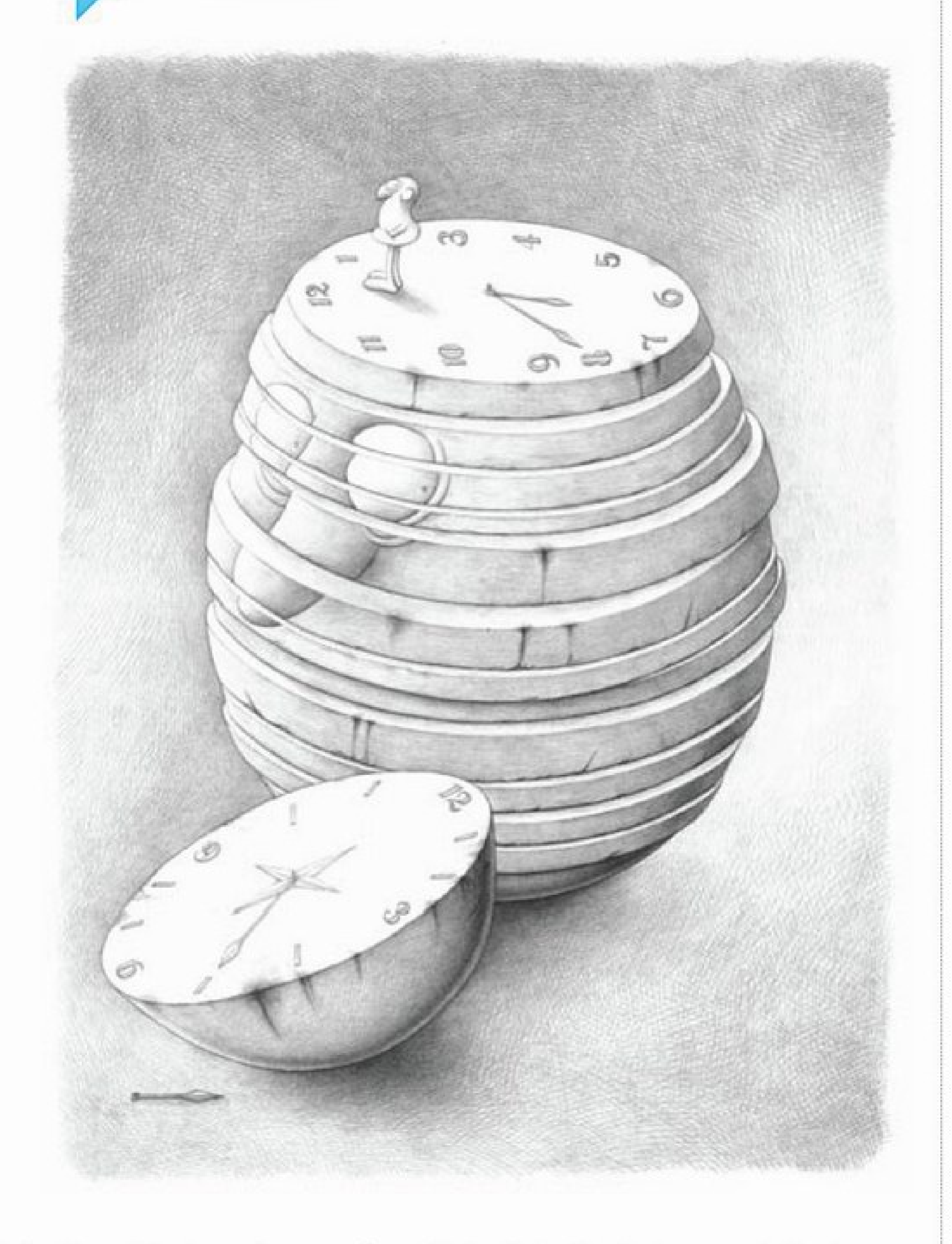
极高端的茶聚拢了一个特别的小圈子，一些顶级茶客为了寻到好茶不惜重金。进入顶级茶客的小圈子很难，但是一旦被接受，很快就省去了交际的信任成本。

真正的茶客并不太关心茶叶礼品市场价格的变化。高端茶的售价稳定，除去通货膨胀的因素，不太因为其他因素影响价格。极品茶多是可以保存的茶，比如岩茶或普洱，今年没卖出去明年接着卖，每年的口感定位都会有区别，价格很可能会更高。所以真正高端的茶，并不需要去刻意迎合大众市场。但是有高端送礼需求的人会主动寻求高价茶，虽然高价未必能买到高品质的茶。

（荷 塘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43期，黎 青图）

遗忘与记忆

◉押沙龙



博尔赫斯在一首叫《边界》的诗里写道：

在黎明我仿佛听见了
一阵繁忙的喃喃之声，
那是远去的人群；
他们曾经热爱我，又遗忘我；
……

这几句诗写在大约80年前，但它如同给互联网时代写下的注脚。有人说诗歌是永恒的，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在互联网上，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繁忙的喃喃之声”。这些喃喃之声表达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热爱与愤怒——当然，还有遗忘。被人遗忘的一具具网络化石，安静地躺在数码流之下。我想如果它们能开口的话，也会说出这样的话：“他们曾经热爱我，又遗忘我。”

即使如举国关注的动车事故，在微博上，也会很快退出热点话题榜。人们曾追问一件事：是谁的责任？答案尚未得出，追问的热情已趋消退。至于“7·23”之前的郭美美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正我是没搞明白，但是现在也成了网上的陈年往事。如果我们再往前推，3年前的胶济铁路撞车，现在还有几个人记得它？而4年前的“周老虎”“重庆钉子户”呢？即使是惊天动地的汶川地震——如果你没有生活在四川，还会经常想起来吗？

他们在搞接力赛，我们在看连环画，这就是网络现实。大家对热点的关注是有期限的，老话题总是被新话题取代。我看过一份《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的特征与统计分析》，里面对网络热点做了一次统计，它的结论是：每个网络热点议题的平均存活时间是16.8天，然后就慢慢地被遗忘了。小时候大家都听过狗熊掰玉米的故事。网络就像一块巨大的玉米地，我们则是那只愉快的狗熊，胳膊下面夹着两个玉米，身后一片狼藉。

据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如果在鱼缸里放一个会放电的球，它每次碰到球就会被电一下，那么它也最多会躲避这个球7秒。7秒过后，它又会在鱼缸里乐呵呵地游着，直到自己被电得遍体鳞伤，再也游不动为止。它是水缸里的鱼，我们是网络里的人，我们进化到了16.8天。我们压倒性地战胜了鱼，但我不知道这事是应该庆祝，还是应该伤感。

因为生物的本性就是如此。一幅再优美的画，你能站在前面心满意足地欣赏一年吗？一个再正义的人，能对着一件事热情高涨地愤怒一年吗？一般人的小宇宙强大不到这个地步。愤怒是一种力量，但要正确运用这种力量，还需要有别的东西。

在这里，我想停下来讲一件美国往事。现在，我们认为美国官员是相对廉洁的，但在100多年前，美国政坛腐败得惊人。坦慕尼大厅是纽约市民主党的权力中心，也是一个腐败的老窝。它的老大是特威德，他手下的贪污集团统治纽约长达10年。从市长到司库到法官，全是这个集团的人。他们把纽约市民当肥猪一样宰。承包商做任何投标，都要向他们交付10%的回扣，而且这个百分比不断攀升——15%、50%、60%，在有些合同中，竟高达85%。

他们主持修建纽约法院大楼的时候，买个温度计就花了7500美元，买扫帚花了41190美元；5个死人被他们邀请出来领



男孩

◉陈 垦

那天的开头是一部公路片。

宽广的热尔草原有穹顶般的晴空。长长的风偶尔会断掉，冬草场的长草浪就挺起身来。从甘南进入四川阿坝的高原，眼前绿色、柔和的风光浑然不似青海藏区。

公路颠簸，我们一路摇摇摆摆，穿过一个接一个的草场、湖泊、湿地。终于，看到了柏油路面，车里的人一阵欢呼。

BeeGees在唱，车开得平稳，下午的高原阳光来得热烈。

远远看见前方有个分岔口，柏油大路旁有条坑洼的小土路，一个藏族男孩站在岔路口。我们的车速度很快，一会儿就到了男孩的身旁。男孩对着我们的车打着手势。

"怎么了？"

"前面没有路，走那条。"男孩用不熟练的普通话说，用手指着那条土路。

我们都抬眼看了看两条路，看到前方继续快速向前的几辆车。路面的区别太大了，这使得我们几乎没怎么思索，就作了判断。踩下油门，我们继续沿着大路走了下去。后视镜中，男孩没有表情地看着我们远去，然后他又转向下一辆高速驶来的车。

车开得飞快，音乐的声音很大，但这仅仅持续了不到3分钟。

前方500米处的弯道尽头，路面在一条河边消失。这是条新路，桥还没有开始修。

音乐被狠狠关掉，车和人都一瞬间安静下来。我回想起来，那时我的胃像是剧烈抽搐了一下。阳光燃烧着我的脸。我已经走了5万多里路，从没有过这种生理反应。车里的每个人都没有去看另一个人。



车在宽阔的路面上掉了头。我们之前的车，之后的车，纷纷掉头。

那些宝马，那些别克，那些桑塔纳……那些川A，那些渝A，那些粤A……

沉默中车重新回到了男孩身边。我们停下车，给男孩递上水果和糖果，很大声地说谢谢。阳光晒着，风吹着，男孩站得久了，嘴唇开裂得厉害。

掉头的车多数并不停下来，为了赶路，立马拐向土路。

接着来的车聪明如故，一辆接一辆固执地沿大路飞驰而去。

这一个镜头，在灿烂的阳光中反复播放。这个下午充满着震惊我的黑色幽默。

在车的后视镜中，男孩依旧徒劳地挥手，解释。

但每一辆车注定要经过他两次。

（丁　强摘自《深圳特区报》2011年11月4日，徐　匡图）

工资。到了最后，整个大楼的成本是英国议会大厦的4倍！这样"奋不顾身"的贪污取得了"丰硕成果"。据历史学家估计，这个集团总共贪污了约5000万～2亿美元——这可是150年前的美元。

许多纽约市民对此感到愤怒，却想不出什么办法赶走特威德。直到1871年，事情出现了转机。《纽约时报》编辑乔治·琼斯掌握了特威德集团贪污受贿的材料，都是真实有效的影印件。特威德向他出价500万美元购买这些影印件，琼斯拒绝了。他在《纽约时报》上公布了这些证据，这引发了一次愤怒的狂潮。特威德始终保持沉默，希望把这件事拖过去。如果怒潮一直保持无序状态，他确实可能逃脱。但转折点很快到来了。70位市民代表自发组成委员会调查特威德集团的犯罪活动，这标志着无序怒潮转化为正式行动。此时的特威德已在劫难逃。紧接着开始启动司法程序，大陪审团以120条罪状指控特威德，他于1871年12月16日被逮捕，并被判处12年监禁。特威德集团随之土崩瓦解。

从纽约人的愤怒到特威德集团的崩溃，中间有两个最关键的因素。一个是乔治·琼斯。他的背后是《纽约时报》，它具有公信力，又有能力做深入调查。这恰恰是互联网所缺乏的。乔治·琼斯把民间模糊的愤怒转变为一记结结实实的重拳，但是特威德依旧可能躲过这记重拳，纽约人的愤怒同样可能变成遗忘，这就需要第二个关键因素：70位市民代表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愤怒通过正式渠道转变为行动，这个行动又启动了司法程序。

鱼就是这样躲过了电击。愤怒也就是这样战胜了遗忘。

（紫菱洲摘自《博客天下》2011年第24期，刘　宏图）





裴氏艳玲

◉雪小禅

跟随裴先生一年多，写下洋洋二十几万字她的传记，猛然回首的刹那，心里却是空白。倘若一直在一个人的身后，她会遮住你的光芒，但你又愿意被遮住。我现在的感觉便是这种淡然的心情。

裴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女人？我想，她首先是一个女人，有夫有子有家有生动的爱情，接下来才是一个演员，一个艺术家，一个前有古人或许后无来者的一代红坤生。

她注定是一个传奇。

写裴先生的文章太多，浩如烟海，随便哪一篇都是裴先生的戏如何好，人如何凛凛，但真正读懂裴先生的有几人？陌上尽是看花客，真赏寒香有几人？有人看了一辈子她的戏，谁知道她内心的孤傲苍凉？谁知道她真的可以为戏生为戏死？

她少年便走红，不知不觉间，天地玄黄里，梨园就有了她这一号——5岁登台，9岁挑班，十几岁给毛主席演戏，又因一场微妙爱情惊天动地，再加上人红是非多，小小年纪，内心早就一片丰盈。

但她仍旧一心扑在戏上。她晚年在《响九霄》中唱道：戏是我的天，戏是我的命，戏是我的魂，戏是我的根……其实是她一生的写照。她说如果不唱戏不知道自己还会干什么。她只能选择唱戏，或者说，是唱戏选择了她。彼此确认，别无选择。

她不好吃，简单小菜，包个饺子，煮个面条……年轻时架个电炉子烤几片馒头，散了戏，就着小咸菜吃。老了，又有钱又有名气，仍旧朴素贞静，大饭店她吃得不香。

亦不好穿。衣服就那么几件，都只是属于裴艳玲的衣服——一水儿的中式对襟衣服，老裁缝做的，一缝几套，春夏秋冬都有了。因为永远传统，所以永远前卫。去香港演出的时候，裴先生在后台化妆，她脱去外套，再脱去秋衣，露出一件男式大背心，老牌子，天津“白玫瑰”牌。看后心里一酸，继而喜悦——管它呢，八块钱的背心，到台上照样艳压全场。

又几乎不用化妆品，清水洗脸，用两块钱一盒的雪花膏……但皮肤又这样好，于是偷偷看她到底用什么。总是看到那盒雪花膏，如此而已。

她爱茶，家里养着几百把紫砂壶。养紫砂壶如养人，每把壶脾气不一样，她都懂得。亦爱和真正的茶家论茶，大红袍如何，太平猴魁如何，何时喝什么茶，她讲究。到她家喝茶聊天谈戏，是很多艺术家曾经亲身体会并欢喜的，一定要谈到后半夜，一定要谈到尽兴。

她骄傲狂气。经常沉默，一言不发。倘若逼着她发言，她会站起来破口大骂，才不管你有多大名气，才不管你是什么权贵。这样的贞烈品德，几乎独一无二。

有时候觉得她既没有性别也没有年龄。有哲人说，人的最高境界是雌雄同体。她站在那里，宽衣长袍，短发凛然。眼神又似少年，动人之处，散发光芒。65岁的人，有时似孩童，奔跑着扮个鬼脸，又喜爱那田野间的自然之物，去挖红薯、剥花生……家里仿佛大自然一样，用最原始的木材做成床，大俗，大雅。

原本是民间或农村的老东西，乡间轧场的碌碡、水井边的石头、喂马的槽子、上世纪60年代的农村木窗……搬到她家里，成了艺术品。

裴艳玲从农村来，带着地气，她喜欢这些东西，也迷恋那大地散发的气息。坐在木桌前，喝茶，养那些紫砂壶，抱着小狗说话，听戏，这就是她的生活了。简之又简，素之又素。

裴先生演了一辈子戏，最后不懂了：我到底要什么？她不停地追问。其实人到高处，总是在问。就像沈从文先生最后也在追问，但最后终于给出答案：照我思索，能理解我。

有多少人理解裴先生呢？她演了一辈子男儿，都是大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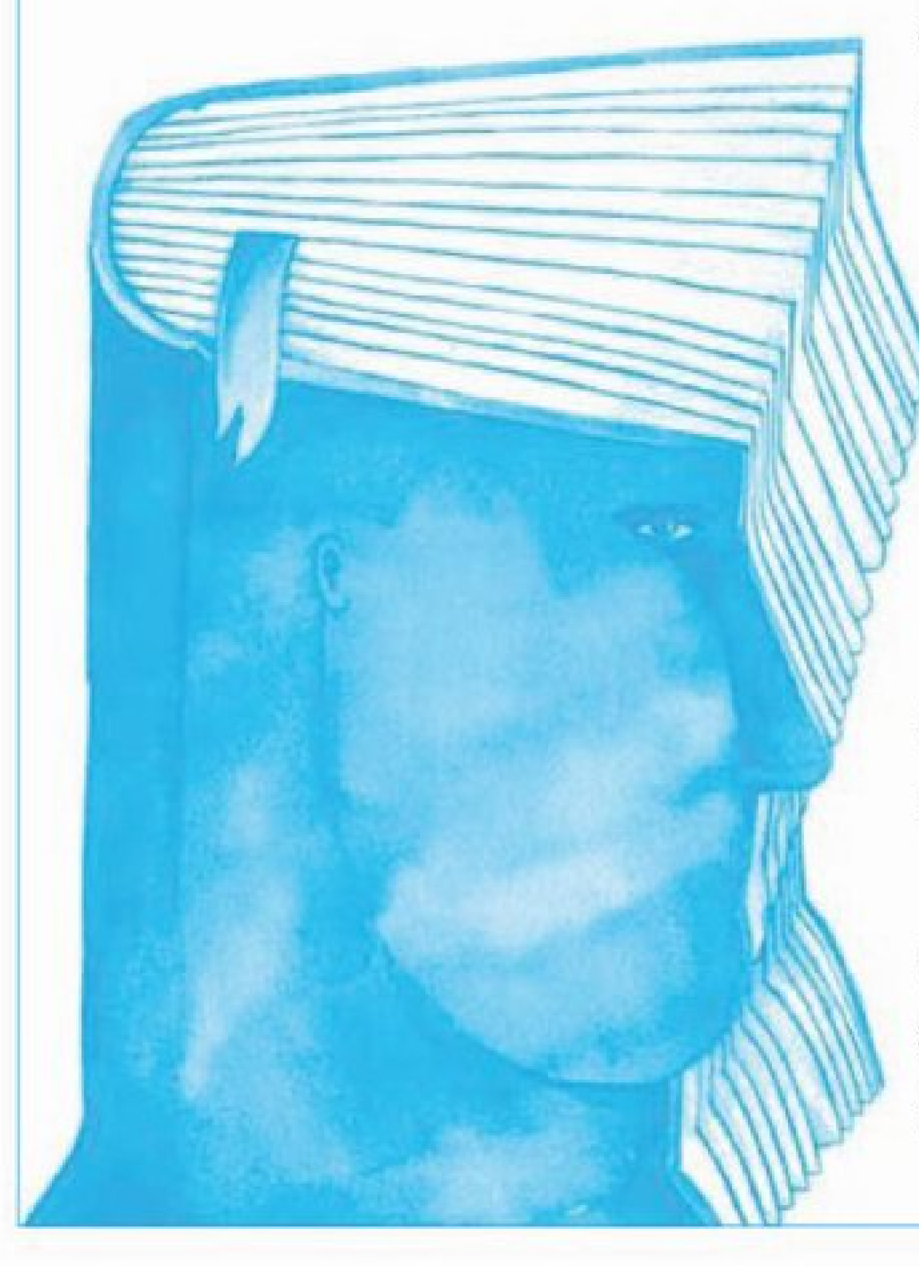


何为书

◉张　炜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有人能够思想、怀念、激动和幻想，而有人却不能——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丧失了这种能力。后一种人觉得前一种人脆弱而又奇特，甚至还有些令人费解；而前一种人却认为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并保有一种充实的幸福。

现在到处都是书，可是那些书的作者却不尽是前一种人。书是什么？书是真正的人才有的心事，是他的副本，是他滚烫的投影。



然而许多书并没有感情，或者说没有真切朴实的感情。这样的书也能算得上书吗？如果仅仅是印上满纸的花言巧语、卖弄、粗鄙的发泄，装订得再好，在我看来都不能算是真正的书。我们应该被一个人的心事牵引着，走向很远。于是我们在这时候也会想起自己的一些事情，咀嚼生活，过滤流逝的时光。是的，在极为有限的生命历程之中，假如没有这样的回顾和思念，没有情感之水循环往复的浸洗，将是多么可怕。所以我们常常感谢那些真诚待人的文字，那些真正意义上的书。

关于童年，田野，小院，那一束不能忘记的小花，还有敬仰和欣悦之情，与别人相似的叹息，以及悄悄藏起来的温暖……这些既是永恒的东西，又是作者自己的东西。我们在阅读中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内心的一切与之交换，从而获得特别的欢乐。

当然，如果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些赝品，我们是不会与之交换的。

看来，我们、他们，世上所有的文字，最重要的还是一个真字。只要真就会诚，就会亲近和亲切。苍茫人世，邈邈光阴，我们还是需要这样的一份感觉——只要是给人这种感觉的，无论多么稚嫩的文字我们都欣然接受；而另一类文字，无论多么高深我们都将本能地拒斥。

在拜金时代和数字时代理应有一些别样的心灵和声音，并以此去寻找、召唤更多的心灵和声音。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时代被作价卖掉，或被浅薄生硬的技术主义分割禁锢。我们必须向往“诗意地栖居”。

（**题　帕**摘自新华出版社《遥远的我》一书，〔古巴〕**阿　斯**图）

雄，私底下，也难免有了几分男儿英气——有时远远看她，她站在那里，像风，一道永远看不清的风。只是不像凡间的老太太，她65岁了，却依然是少年样，眼神忽而露出狡黠，忽而又单纯干净似孩童，只是没有老年人的暮气，真是奇了。她修成自己的神，却又不自知。

每每有戏迷千里万里追赶，亦有追随几十年的“粉丝”。她有时记得，有时不记得。早已真语世情空，只演自己的戏。好像台上只有她一个人，她无视台下，也根本不必去讨好观众。这一辈子，她只负责讨好戏台。

去香港演出，她化好妆坐在镜子前。化妆室里只有我和她。她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我看着镜子中的她，一言不发。镜子中是一张没有年龄的脸。

戏散了，台下疯狂了。她跳上鼓师的背，吹着口哨，仿佛少年——离了戏，她活不了。

有时候忽忆前生，她也感慨——“有一年我去香港算了一卦，说我曾有三父，曾有三母……”三父，生身父亲、养父、现在的师傅。三母，生母、两个继母……细说前情，总是一句话：跟你最亲的人，有时候和血缘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也是前生注定。

人到最后要什么？剩下什么？她多数时候是一个人，守着一幢堆满老家具的大房子，养着六七条狗，抱着复读机听戏。总是听余叔岩，她说：“老的好，老的有味。”有一次到她家去，正是秋天，小院子里铺满了细碎的阳光，透过窗户看到先生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屋子里响着余叔岩老先生的“十八张半”，她身边倒着的几只小狗也在睡觉打呼噜，阳光打在她的脸上，呈现出一种金属的光泽。那一刻，忽然悟到她说的话：“人到最后，剩下的只有自己，和自己身上的那点玩意。”

裴氏艳玲，所有一切，都是她自己的前生与今世。





感谢玉米

◉波音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给欧洲的殖民者带来了黄金白银以及大片有待开发的土地。欧洲人一下子阔了起来，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准备好了迎接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然而，哥伦布的发现似乎并没有在东方的中国引发激荡，中国甚至在很久之后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一块美洲大陆。

其实，世界是一个整体，美国大平原上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就可能引起南美洲的一场风暴。美洲大陆的发现不仅改变了欧洲，同样也给古代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来自美洲的一些农作物也改变了中国社会，它们是：玉米、地瓜（番薯）、土豆、花生、向日葵、辣椒、烟草。

这些农作物中，玉米和地瓜、土豆对粮仓的贡献最大。明末清初的时候，不论是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能够种小麦和水稻的土地基本上已经开发完了，以当时的亩产量，只能支撑1亿多人口生活生存，再多生一批人，就得饿死一批人。就在这时，美洲的玉米和地瓜、土豆经过漫长的传播道路，跨越了半个地球来到中国。

玉米是一种适应能力很强的农作物，北到俄罗斯、加拿大这样的苦寒之地，南到南美洲腹地的原始丛林，都可以种植。所以玉米进入中国后，许多原来无法种植小麦的干旱、贫瘠之地也可以开垦了。相对于小麦，玉米的产量更高。虽然从营养价值看，玉米也许要略逊于小麦，但对于贫苦的农民来说，填饱肚子比营养价值更重要。明末清初的这段日子里，失去土地的农民纷纷涌向无主的丘陵地带。他们在山坡上种植玉米，在山脚下种植地瓜，粮仓充实了，多要几个孩子也能养活了。



美洲印第安人贡献的农作物不仅填饱了中国人的肚子，还改善了中国人的伙食。古代中国长期是农业社会，畜牧业不发达，肉食很少，虽然鸡蛋、鸡肉和猪肉含有丰富的动物蛋白，但贫苦农民却难以享受到，底层自耕农的食谱中除了主食之外，很少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富含植物蛋白的大豆填充了古代中国人对于蛋白质的需求，而且相对来说，大豆价格便宜量又足，是自耕农们改善伙食的好选择。这就是今天许多中国人喝牛奶会拉肚子，喝豆浆却没事的原因，因为中国的普通大众经过几千年的素食食谱熏陶，体内缺乏分解牛奶的乳糖酶。

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花生和向日葵，给底层农民们提供了摄取蛋白质和油脂的其他选择，而且花生和向日葵同样可以在贫瘠的山区种植，这真是古代中国人的福音。它们迅速风靡全国，成为人们重要的零食。令人稍感遗憾的是，这两种作物提供的蛋白质也还只是植物蛋白。普通中国人（游牧民族除外）开始有能力消费牛奶制品，仅仅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情。

辣椒让人涕泪横流还大呼过瘾，这种作物也是拜印第安人所赐。从此中国人的饭桌上又多了一种颇能下饭的调味品，而且辣椒巨大的需求量还激发了规模可观的辣椒生意。

从美洲传来的烟草在中国同样受到了欢迎。不论是上等人还是普通农民，许多人都喜欢在饭后吞云吐雾一会儿。种植烟草让许多底层农民获得了比种庄稼更高的收益。



民国军人轶事

◉路卫兵

中原大战期间，中央军出动空军助战，西北军惊恐万状。冯玉祥为安定军心，便将部队集合起来训话。冯问众人："空中飞机多还是乌鸦多？"众人答："乌鸦多。"冯再问："然则乌鸦拉屎时掉到你们头上没有？"众人异口同声："没有。"冯于是说："所以嘛，飞机投弹时，能命中的机会就更少了，大家不必害怕。"次日空军来袭，大家均不躲避，结果伤亡惨重。

张作霖下令：帅府重地，午夜一过，任何人不准出入。某夜张晚归，门房以过了时间为由拒绝开门。张无法，只得绕到后门进入。第二天，张作霖召见门房，破格升他去当看守所所长。门房表示自己不识字，做不来官。张不以为然，说："那好办，给你找个识字的当秘书。"

1925年夏天，张宗昌与张学良、卢筱嘉闲谈。某报王姓记者递名片求见，张宗昌皱了皱眉头，说："切了吧！"侍卫出去后，过了半晌进来报告："已将那记者枪毙了。"卢筱嘉闻言大惊，问："为什么杀他？"张宗昌若无其事地答道："那记者的名片上，光头衔就列了十几条，足见他绝不是个好人，所以还是切了的好。"

冯玉祥有个军事顾问叫乌斯马诺夫，喜欢打听西北军的事情，还常常问些军事机密，引得冯玉祥不悦，说："顾问先生，你知道在我们中国，'顾问'两个字怎么讲吗？"乌斯马诺夫摇了摇头："不知道。"冯接着说："顾者看也，问者问话也。顾问者，就是当我看着你，有话问你的时候，你答复就是了。"

张宗昌曾在其《下雪》一诗中写道："什么东西天上飞，东一堆来西一堆。莫非玉皇盖金殿，筛石灰啊筛石灰。"而其《趵突泉》更是语出惊人："趵突泉，泉趵突，三股水，咣咕嘟，咕嘟咕嘟咣咕嘟！"

韩复榘在一次演讲时说："外国人在北京东交民巷都建了大使馆，就缺我们中国的。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在那儿建个大使馆呢？说来说去，中国人太软弱了。"

盛世才亲审丁慰慈，查问他贪污了多少卢布。丁不堪拷打，于是自诬说5万。盛嫌少，继续毒打，卢布数由5万升到10万、20万、30万，盛还是不满意。丁索性自诬拿了100万，盛又嫌多，于是丁又从90万、80万、70万一路往下降。直到体无完肤时，丁说出50万，盛这才满意，说："丁慰慈，你早说实话，不就少吃那么多苦头了吗？"

（**练习曲**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微历史：1840—1949历史现场》一书，**黄永玉**图）

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蝴蝶效应，在古代中国激发出更多的耕地和更多的人口。如果我们把清朝开始时的中国人口按1亿计算，那么仅仅100年后，经过康乾盛世，中国人口轻松地突破了3亿。这是否和玉米、地瓜、土豆的推广有关呢？

清朝的康乾时期其实和汉朝的文景时期很相似，都是政局逐渐稳定下来，国民经济开始恢复。更为相似的是，农作物品种有了重大的变化，文景时期是小麦逐渐取代粟成为粮仓中的主力军，而康乾时期是玉米、地瓜、土豆与水稻、小麦一起充实了粮仓。如果没有玉米、地瓜、花生等作物的引入，康熙和乾隆就算是天纵奇才，也没有办法让已经达到极限的中国人口翻一番。

假如玉米和地瓜等农作物早100年进入中国，在明朝中期就能养活更多的贫苦农民，也许吃饱了肚子的李自成就不会带领流民起兵，后金铁骑也根本没有机会逐鹿中原。历史不能假设，但从逻辑常识上看，康乾盛世是建立在玉米、地瓜、土豆的基础上的。没有3亿多自耕农上交的皇粮，清朝贵族们哪有架着鸟笼捧优伶的潇洒呢？

不要迷恋所谓的盛世，那都只是一些传说。

（**阿　黑**摘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透过钱眼看中国历史》一书，**小黑孩**图）


伊丽莎白·巴莱特

你是我的药

◉张毅静

起初，伊丽莎白·巴莱特家里的光景是很不错的。她有11个弟妹，有极其宠爱她这个长女的父母，一大家子人住在英国西部风景如画的乡村里，美丽聪颖的她简直就是茜茜公主。可惜，命运只给了她短暂的美好时光。15岁她从马上摔下来跌伤脊椎，23岁时母亲去世，接着，最心爱的一个弟弟因为陪伴她去异地养病，意外溺死。魔咒之下，父亲的事业开始衰落，他变成了一个易怒、暴躁、行为乖僻的老人……

后来，她和家人住在了伦敦的温波尔街。她把悲哀、内疚、痛苦和希望一并写进诗里。1833年和1838年，她先后出版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英译本和诗集《天使们》。伦敦阴冷潮湿的气候使她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整个夏天，她强打起精神让人抱下楼晒一两次太阳；整个漫长的冬天她都只能蛰居在床上。若不是有诗，这个女子这辈子也许就这么完了，看到她这样的诗："我一环又一环计数着周身沉沉的铁链"，让人心酸。

上帝派来拯救她的天使，化名罗伯特·白朗宁，时年32岁。

她比他大6岁。不久前，38岁的她偶然看到这个年轻人的近作《石榴树》，感觉不错，就给了较高的评价。她是已经成名的诗坛"大姐大"；罗伯特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戏剧家。他喜欢用心理分析手法来讲述故事，但这种尝试却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这种状况让他孤单而又绝望，"举世难逢一知己，谁人解我曲中意？"写作的人得遇前辈的好评，强烈的喜悦酝酿成澎湃的激情，他抓起笔来就给她写了这样一封信："亲爱的巴莱特小姐，你那些诗篇真叫我喜爱极了……而我也同时爱着你！"

接到信，她笑了，心想，真是个爱激动的傻孩子！爱我？爱我什么？我这个样子，还会有人爱？

但"我爱极了你的诗篇……而我也同时爱着你"这话犹如一道光，艳艳地照进她幽暗的心房。

诗人对爱的渴望，只会比常人多百倍、千倍，何况，这是38年来第一次有男人向她示爱。

然而她终究是一个有教养的庄重女子，而且年近不惑。按捺下心头的种种思绪，她只是给他回了一封谦逊、亲切的长信，意味深长地说："心灵的共鸣是值得珍惜的——对我来说，尤其值得珍惜……"

年轻人受到了她的鼓励，他的信源源不断地涌到了她面前。文学、艺术、生命、爱情、死亡，他们无话不谈。4个半月，他们互通了几百封书信。红笺小字，层层心事可表。

后来，很自然地，他提出要见面。

可是，她说不。她坚定又软弱地拒绝着。

不是不想见，是因为情怯、因为自卑、因为害怕而不敢见。

感情是至纯至美的东西，她真的怕他承受不住这残酷的现实从她的生命里消失。一次，两次，她都拒绝了，但到第三次，她挡不住了。她想见他的心，哪里就比他少一点点了？

于是在1844年的春天，他走进了她的城堡。

缩在沙发深处的她紧张得瑟瑟发抖，像一朵在风中轻摇的栀子花。常年不见生人、不见阳光，使她有着深闺弱质特有的干净与娴雅，她那种羞答答怯生生的情态使他感觉她像一个睡在篮子里需要人时时照顾的婴儿。他俯下身，牵起她的手，深深地行了个吻手礼……

如果先前他说爱她，那是因为她的旷世才华使他爱慕她的灵魂，那么现在，当他亲眼见到她，他才知道他命中注定要成为她的守护者。于是3天后，白朗宁的求婚信送达她手中。

独自对着那封信，她哭了。但最终她还是理智地拒绝了，并请求白朗宁"不要再说这些不知轻重的话"，否则友谊也将无法维持。

白朗宁体恤地答应了。他知道她不是不爱他，而是自卑深重的她感到无法减缩他们之间的那些悬殊差距，这使她不敢去拥抱幸福。

依然是信件不断，连同一朵又一朵饱满娇艳的玫瑰花，他把自己的心完完全全

原创

地摊在了她的面前。她感动地含泪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背后正有个神秘的黑影在移动，而且一把揪住了我的发，往后拉，还有一声吆喝（我只是在挣扎）：'这回是谁逮住了你？猜！''死。'我答话。听哪，那银铃似的回音：'不是死，是爱！'"

在爱的激励下，最震撼人心的事情发生了。每当我想到这里，总要忍不住心潮起伏——这个已经在床上瘫了23年的女子，依靠这个男人给予的爱，居然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

在没人的地方，当她无数次地跌倒又爬起、爬起再跌倒，当她一步一步踏出脚步迈向幸福，任谁看见都会瞪大眼睛：原来那早已经被太多人嘲笑甚至鄙视的爱情，真的具有如此强大的魔力。

有一天，大家都在。她慢慢地顺着楼梯走了下来。所有人都惊呆了。她，伊丽莎白，会走了？

伊丽莎白看着大家，调皮地笑道："看你们这副样子，就仿佛我不是从楼梯上走下来，而是从窗户里走下来似的。"

白朗宁禁不住热泪盈眶。他冲过去，像护着瓷器一样护住她。

爱情是什么？是光，是力量，是活下去的勇气，是幸福的召唤，是——医我的药。

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一个卧床23年的女子不但站了起来，竟然还可以渐渐走下楼，踏上鲜花盛开的小径，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也就在那一段时期，她开始写下献给白朗宁的《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她的才华在这里达到了顶点。

当白朗宁第三次求婚时，伊丽莎白答应了。除了年龄，现在，他们俩之间已经没有太多阻隔。而年龄，如果当事人不在意，根本不算什么。

可是障碍还是出现了。伊丽莎白的父亲，那个乖戾的老人，坚决不答应他们的婚事。他不答应他任何一个子女的婚事，并以取消财产继承权相威胁。他大发脾气、大吼大叫，把伊丽莎白吓得昏了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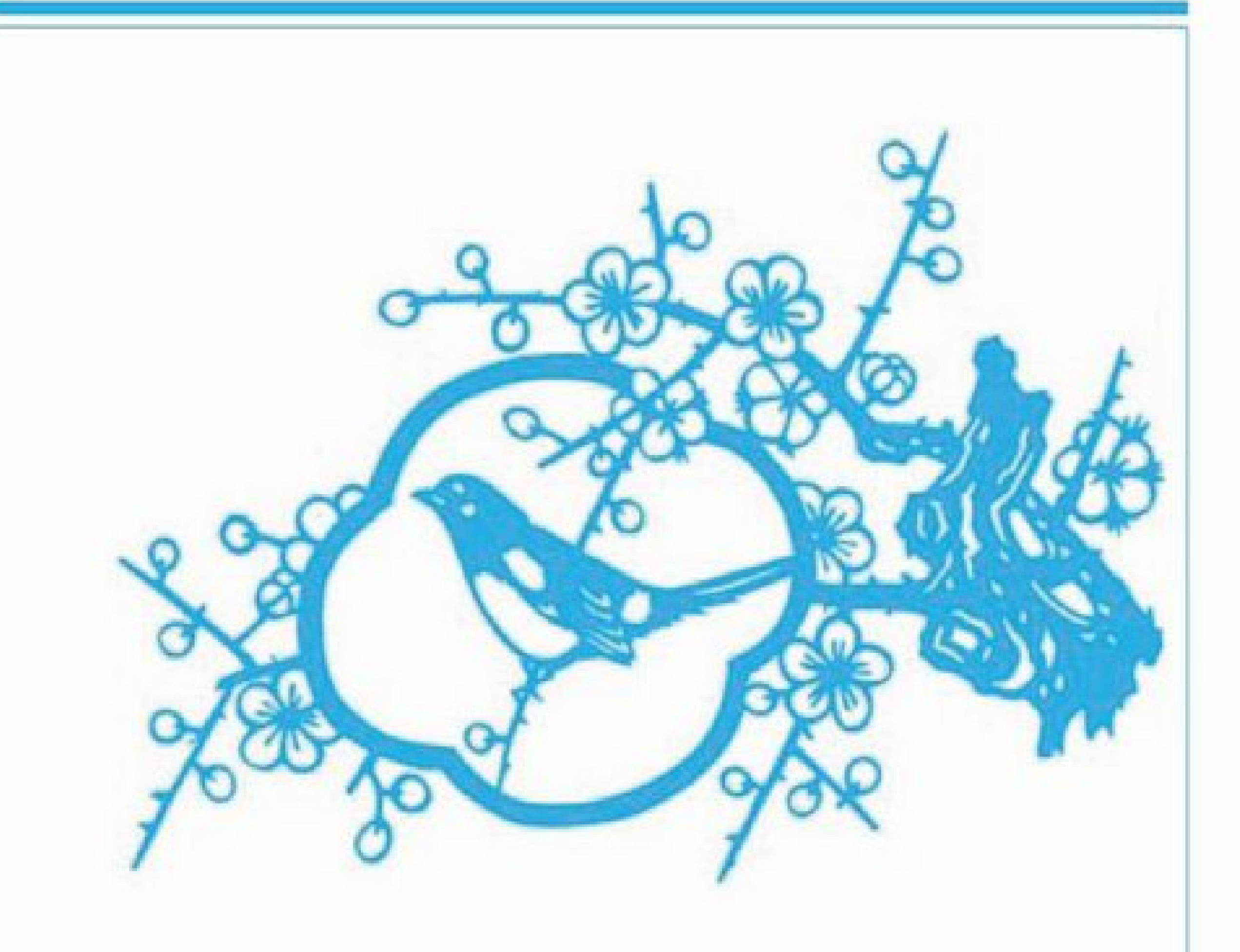
苏醒后，伊丽莎白叹了一口气："爸爸，我不是孩子了，我已经40岁了。我在床上瘫了23年，我好不容易遇到了生命中的爱——除了死亡能够使我们分离，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拆散我们。"

1846年9月12日，40岁的伊丽莎白和34岁的白朗宁悄悄地举行了婚礼。一周后，伊丽莎白带着忠心的女仆和爱犬，以及那些见证他们爱情的书信，随白朗宁渡过英吉利海峡，畅游欧洲，最终定居在意大利佛罗伦萨。

婚后第三年，43岁的白朗宁夫人生下了儿子贝尼尼。在孩子两岁的时候，他们回到了英国，但她的父亲却不允许她回家。他拒绝见他们，连孩子都不见，甚至把她写给他的信件全部退了回来。伊丽莎白苦笑着摇摇头，父亲可以不认她这个女儿，而她却永远不会怨恨父亲，因为拥有爱的人也拥有宽容。

白朗宁夫妇在一起生活了15年。1861年6月29日晚上，他们在院子里坐着聊天，后来她感到倦了，就偎依在白朗宁的胸前睡去。睡了几分钟，她的头忽然垂了下来。白朗宁夫人躺在她最爱的人的怀里，离开了人间。

你是我的药，有效期15年。



梅（外一则）

◉〔日〕德富芦花
◎陈德文　译

古寺，梅树三两株。有月，景色愈佳。

某年二月，由小田原游汤本，谒早云寺。此时，夕阳落于函岭，一鸦掠空，群山苍苍，暮色冥冥。寺内无人。唯有梅花两三株，状如飞雪，立于黄昏之中。徘徊良久，仰望天空，古钟楼上，夕月一弯，淡若清梦。

（**万青青**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德富芦花散文》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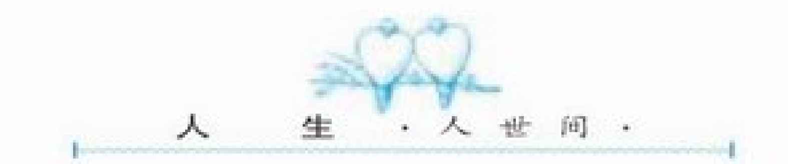
风

雨，能给人安慰，能医治人的心灵，能使人心平气和。真正使人哀愁的，不是雨，是风。

风，不知从何处飘然而来，亦不知往何处飘然而去。不知其初起，亦不知其终结，萧萧而过，令人肠断。风是已逝人生的声音。不知从何处而来，也不知往何处而去的"人"，闻此声而悲伤。

古人已经说过："无论春秋暖冷还是夏冬暑寒，其悲伤莫过于风矣。"

（**小　夏**摘自人民日报出版社《自然与人生》一书）



邮差去天堂

◉罗 强

美国人托马斯出生在一个贫民窟里，自幼具有发现财富的眼光。他把一辆从街上拾来的玩具车修好，让同学们玩，每人收取0.5美分，在一个星期内，赚回一辆崭新的玩具车。中学毕业后，他成了一名小商贩，卖过电池、小五金、柠檬水，每一样都经营得得心应手。他人生的第一笔大生意来自一批因雨水浸染而颜色错乱的布料。他低价购进以后，做成迷彩服，变废为宝，一夜之间拥有了巨额的财富。

77岁那年，他被诊断为癌症晚期，医生说他只有60天的时间了。托马斯决定好好利用剩余的时间享受赚钱的过程，思索几天后，他想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生意——帮人们带信给天堂的亲人。

朋友们听说托马斯的想法后，都认为他疯了，劝告他不要异想天开，好好享受人生最后的时光。但他不为所动，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认为那是他一生中最奇妙的主意。病痛之中，他仔细构思，一点一点写下计划。根据思考出来的方案，他请人建立了一个网站，公布了收费的标准及相应的服务，每人收费50美元。

做好这些准备工作后，他在美国的各大报纸上发布广告，广告的标题是“你有什么话对天堂的亲人说吗？”下面是活动的详细情况和联系方式。这一看似荒唐的消息引起了无数人的好奇心，人们相互询问，都觉得这是疯子的举动，一时之间，质疑的声音到处都是。面对各种各样的声音，托马斯的家人有些坐不住了，一致要求他停止这种疯狂的行为，并且都认为这个创意糟透了。

尽管每个心存善意的人都愿意相信天堂的存在，也相信自己去世的亲人一定在天堂里生活，但是，又怎么能够让人相信托马斯就可以上天堂呢？毕竟，谁也不了解他，就有人质疑：万一他下地狱，我们的信怎么办？更何况，即使他死后可以上天堂，又怎么把人们的思念、祝福带给自己在天堂的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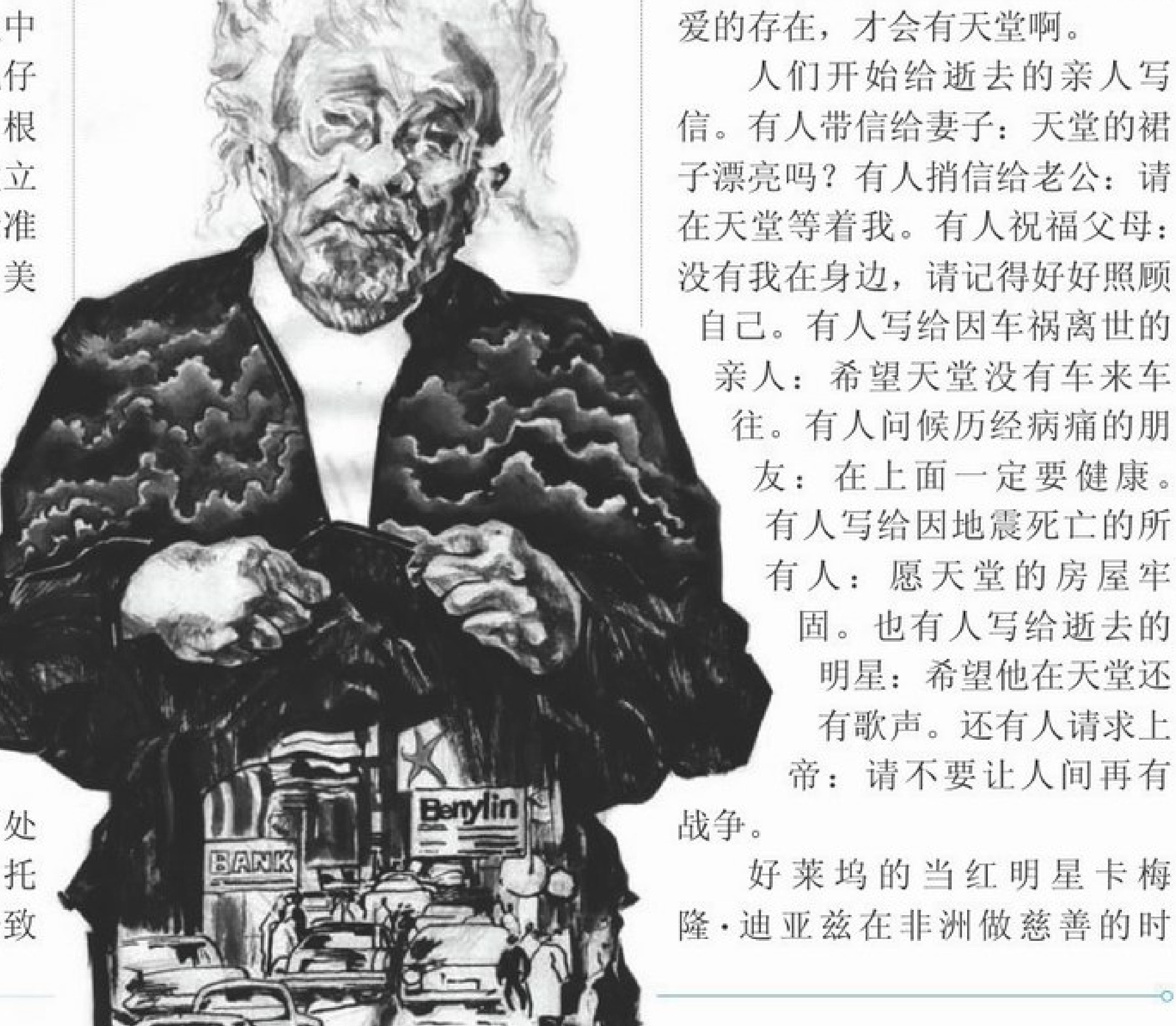
面对人们的这两个质疑，托马斯又在报纸上刊登声明，回答大家的问题：第一，我爱这个世界，从没有害过谁。死后，我决定把所有的存款捐给非洲救助战争中儿童的福利机构，这是我30年来与别人建立的一个福利组织，30年的爱，相信上帝舍不得让我下地狱。第二，关于如何保证把信带到您的亲人手上，经过深思熟虑及网友的建议，我决定在火化的时候，把各位的明信片与我的身体放在一起，无论我到什么地方，它们都跟我的身体在一起。

声明一出，质疑的声音便小了下去，不过还是没有人来办理。一个月快过去了，网站只办理了一项业务：一个6岁的小女孩想带信给逝去的小狗，说自己每天晚上都会想它。

当全世界的大人们都在怀疑的时候，一个6岁的孩子却相信了托马斯，经报纸报道后，人们为自己的多疑而自责——相信善良才可以把祝福带到天堂，相信爱的存在，才会有天堂啊。

人们开始给逝去的亲人写信。有人带信给妻子：天堂的裙子漂亮吗？有人捎信给老公：请在天堂等着我。有人祝福父母：没有我在身边，请记得好好照顾自己。有人写给因车祸离世的亲人：希望天堂没有车来车往。有人问候历经病痛的朋友：在上面一定要健康。有人写给因地震死亡的所有人：愿天堂的房屋牢固。也有人写给逝去的明星：希望他在天堂还有歌声。还有人请求上帝：请不要让人间再有战争。

好莱坞的当红明星卡梅隆·迪亚兹在非洲做慈善的时





意·林

是什么扼杀了创新

◉程　刚

有一年，作家陈丹燕应邀去美国一所大学做研究员，便带了正在读高二的女儿同往。女儿在国内受的数学教育让她在美国同龄人中成为佼佼者，因而选择加入了学校的数学俱乐部。可没过多久，女儿就闹着要退出。陈作家忙问其故。女儿说，俱乐部除她以外的人都是因为真正热爱数学才参加的，只有她是因为觉得自己数学成绩好、有优势才加入的。陈丹燕在知道了女儿的想法后，支持她退出。陈丹燕认为，“这是她受的应试教育习惯形成的功利思维”。

（**平　静**摘自《四川党建》2011年第11期）

品　位

◉梁文道

一个人崇拜一个偶像，其实是在利用这个偶像的一些形象，来告诉别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按照法国社会学大师布尔迪厄的说法，这代表了某种品位的选择。

品位就是人赖以区分自己与他人，并且试图在象征性领域战胜其他人的东西。

（**邓卉卉**摘自《深圳晚报》2011年12月27日）

半块牛排

◉超　变

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与公司同仁小川在大阪的一家餐厅招待4位客人，6个人都点了牛排。等到大家都用完主餐后，松下幸之助凑向小川，低声要他找来主厨。小川望着幸之助只吃了一半的牛排，心想：主厨这下可能要挨训。

主厨来的时候很紧张，他知道唤他的客人来头不小。松下幸之助对他说：“烹调牛排对你来说已不是问题，牛排很好吃。但是我只能吃一半，原因在于我已80岁，胃口大不如以前。”他又接着说：“我找你来谈，是怕你看到只吃了一半的牛排被送回厨房，心里难过。”

松下幸之助的事业为什么那么成功，这件小事可见端倪。

（**昨夜风**摘自《华人时刊》2011年第12期）

不为批评家树碑

◎洪　敏编译

琼·迈克尔是一位很有前途的年轻钢琴家，可他在演奏时，经常紧张得手指像灌了铅似的。他很在意自己每次的演奏水平，以至于对别人的批评过于敏感。不幸的是，在那个年代，如果一个批评家不能挑出别人的毛病，就不能被称做批评家。

有一次，琼·迈克尔应邀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演奏。当地的富人、名流和政府要员几乎都到场了。那天晚上演奏时，琼·迈克尔觉得一切都不太对劲，心里懊恼得厉害，觉得这是他迄今为止最糟糕的一场音乐会。第二天的报纸上，评论家们发表的一些评论非常刻薄，充满讽刺。这位年轻的钢琴家被打击了。

琼·迈克尔坐在旅馆的房间里，陷入绝望之中。这时有人来敲门，来访的是芬兰著名的作曲家西贝柳斯，他是来祝贺琼·迈克尔演出成功的。琼·迈克尔问他怎么看待报纸上的那些评论：“他们说我手指不灵活，缺乏想象力，演奏毫无技巧，死气沉沉的。您都看到他们怎么说的了吧？”

西贝柳斯看了看年轻的演奏家，回答说：“记住，孩子，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会为批评家树碑。”

（**赵红星**摘自《讽刺与幽默》2011年11月18日，〔美〕**瑟吉奥·阿拉贡斯**图）



候，面对一个即将离世的艾滋病孤儿对生命的渴望，却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她离去，多年之后仍耿耿于怀。这一次，她写信给那个孩子：对不起。

活动在持续，人们的热情越来越高涨，经美国TNT电视台报道以后，业务更是拓展到了整个世界。

活动截止的时间到了，托马斯的病情也愈发严重，他交代后事：把31784张明信片跟他一起火化，将骨灰送到教堂，那里离天堂最近。然后他让家人把此次活动赚到的钱捐给福利机构。接下来的几天，他终日待在床上，听助手读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话语。

他离开的那一天，来自世界各地的上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人们诵读着《圣经》，祈祷他能够上天堂，也祝福着自己在天堂的亲人。

（**西　轩**摘自《知识窗》2012年第1期，**冯　煌**图）



人走就应该茶凉

◉冯　仑

有一句话叫"人走茶凉"，用来形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但是，我觉得人走茶凉是对的，朋友之间也不例外，如果人走茶不凉，朋友陆陆续续地来，你就招呼不过来了。所以，不必为此大发感慨。

人走茶凉的事很多，尤其在官场、生意场上。我在一个单位做负责人的时候，单位给我配了一辆车和一个司机。当然，那个时候我跟司机也算是朋友，经常打交道。后来我落魄了，落魄之后有一个习惯，就是还坐那辆车，他开始不太高兴，我没在意，以为他家里有事心情不好。结果他把我拉到政府门口，跟我说，你已经不是领导了，下车吧。就这样把我赶下车，我只好坐4毛钱的大巴回家。后来我做股票发达了，他为了套股票信息，又来找我。当时我心里挺窝火的，想打他。不过仔细一想，他作为一个打工的，要巴结那么多领导，不容易，你走了还巴结你，累不累？另外你已经不是领导了，他还天天拉着你，别的领导怎么看？所以说走一个领导，茶就赶紧凉，新领导来了，他得沏新茶。如果你回到这儿，他再临时给你沏一杯茶，但他不会把茶一直热着。这样想着，我就理解他了，还是帮他买了股票。

人走茶凉，再换人，换热茶，这是人生经常要面对的问题。如果说人走茶老不凉，你累，他也累。当然，我说的是在60个人的范围内。在60个人的范围之内，基本上是人走茶必须凉。但是在10个人的范围内，人走茶也是热的；30个人的范围之内，时不时地温一温茶就行。

当然，事情不是一成不变的，你认识的30个人里，可能有人刚走茶就凉的，而60个人里甚至60个人之外的人却人走茶不凉。比如，你遇到困难了，这个时候有一个朋友可能会对你伸出援手，有的朋友关系本来不错，但可能他就躲了。

1989年我遇到一些变故，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借不到两三百块钱。最后是什么样的人借给我钱的呢？是世俗观念认为是"坏人"的人。所谓的坏人，比如说领导看不上眼的，不正经上班的，办一个皮包公司在外面折腾的，当时在人们看来这些都是坏人。结果借给我钱的是当时我正处理的人，有人举报他，因为当时我在政府机关，得处理，结果还没来得及处理，我自己就下台了。另外一个人是非常规矩的好人，是我把他招到我们单位来的，也是朋友。我跟他借钱，他不借，为什么？他说了一大堆什么政治上、体制上的原因，总之是不借，我也没有办法。那天正好碰到那个没来得及处理的"坏人"，我说你帮个忙行吗？他说，什么事？我说跟你借300块钱。他说行，你明天到我那儿去一趟。我去了，我给他打了一个条，然后坐着火车从海南回到北京。

我做万通慢慢起来后，有一次在电梯里看到借我300块钱的那个朋友。他问我你现在怎么样了，我说还行，就在后院。我说什么时候把钱还给他，他说不要，等你再发达一些，我拿着这个借条到哪儿都能找到你。他是做导演的，后来还坐了牢，有一阵子没有联系，后来他还真找我了，说你得帮我了。我帮了他。

所以说要有心理准备，并不是主流价值观认为最好的这些人在你需要帮忙的时候会帮你。另外还要理解一点，当别人不帮你的时候，你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很多领导干部自己责任一推走了，人走茶凉，你凭什么让别人给你热着？后边又有人来了，人家得重新沏茶，你得宽容。这样，彼此在社会上才能找到各自的生存道路。

（炎　凉摘自《北方人》2011年第9期，喻　梁图）




杨廷宝

建筑为了什么

◉徐百柯

建筑史也许该记录这样一次有趣的饭局：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最负盛名的两位建筑师杨廷宝（1901—1982）和梁思成，以及他们的学生辈，在北京东安市场一家饭馆就餐。谈话间，杨廷宝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打量着面前的桌椅，然后从怀中掏出卷尺，量好尺寸，一一记录在小本上。

他说，这套桌椅只占了极小的空间，而坐着甚为舒服，所以引起了他的注意。

杨廷宝的学生回忆，他常常提诸如此类的“小”问题：人占的最小空间是多少？一张8个座位的餐桌至少需要多大空间？桌椅的高度该是多少？门把手和门锁装在什么高度才合适？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把钢卷尺、一支笔和一个小记事本，随时记下他所需要的尺寸或画下他认为值得参考的速描。

坐在车内，他有时会指着车窗外的城市建筑问学生：这样的处理合适不合适？好不好？

给建筑系学生讲演，学生期待着听“这么一位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大谈设计，他却说：“我来说说台阶的踏步怎么做，好吗？”然后讲了一大通踏步尺寸与人体的关系。

后人怀念他：“总之，他一直在关心着建筑师为人类提供的生活和生存环境是否合理、合法、合用。”

清华大学图书馆被视为三代建筑师“契合”的经典作品，1919年由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12年后由杨廷宝设计扩建，1982年由清华名教授关肇邺第二次设计扩建。关肇邺曾经回忆自己初次见到清华大学图书馆时的情形。抗战刚胜利，以清华园为伤兵医院的日军撤走不久，到处荒草没膝，满目疮痍，图书馆内大理石地面上满是血污，杂物狼藉，然而“外表的凄凉”丝毫不能掩盖这座建筑一、二期设计浑然一体的“内质的壮美”，使人“久久不忍离去”。


1953年的清华大学图书馆

关肇邺在杨廷宝的扩建设计中读出了“一种整体思想，一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师的设计理念”。

这样一种理念，正是当下中国建筑和整个社会所稀缺的。关肇邺感叹：“经常可以听到人们对不少建筑只想夸张地突出自己、标新立异、不顾整体关系的抱怨。这在商业街区上是为了广告宣传的目的，倒也罢了，但这种风气已蔓延到政治性、纪念性、文化教育性建筑中去，实在不能不说是建筑学的一大误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建筑的拥有者、投资商以此来显示并炫耀自己；一些建筑师也自觉不自觉地以此突显、表现自己。受害的则是我们城市的整体形象及其对社会思想潜移默化的侵蚀作用。”

上世纪50年代初，国内建筑界热衷搞“大屋顶”，断言这样才算继承民族传统，才具有中国气派。北京市的规划部门甚至规定，不做大屋顶方案，就不发施工执照。然而杨廷宝说：“我不反对大屋顶，但那太浪费钱了。我们搞设计，不能赶浪头、随风倒。”

于是他“顶风”设计了简约美观的北京和平宾馆。这个后来成为中国公共建筑典范的作品，当时却差点儿被人当做“靶子”来批判，幸亏周恩来发话：“这个建筑不是设计得很合理吗？这座宾馆解决问题了嘛！”

中国现代建筑的民族风格，正是当年杨廷宝和吕彦直、刘敦桢等一批建筑师开创的。他早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但始终热爱中国那些亲切的、带着乡土味儿的东西，比如天津泥人张的手艺、北京天桥的叫卖声……

为了讨教古建筑的秘诀，平时连纸烟也不抽一口的他，可以陪老工匠躺鸦片馆，亲手为老工匠烧烟泡，被熏得够“呛”。

毫无疑问，杨廷宝属于最配得上“建筑师”称谓的那一类人。“文革”中，他被戴过“反动权威”的高帽、关过牛棚，后来又被“解放”，被树为“样板”，又是采访又是拍照，使他疲于应付；业务上，却无人理会，他被晾在一边。

这样的日子里，他的学生记得一个场景：70多岁的老人，用钢笔在大约一尺见方的纸上画着，是一幅精心绘制的设计方案鸟瞰图，线条仍然稳练，但执笔的手有点哆嗦。

（石　瑛摘自新星出版社《读库1106》一书）

金陵的救赎

◉杨　敏

1937年，南京的平安夜。

日军的烧杀抢掠仍在持续，城南与城东火光冲天。

这一晚，魏特林在日记中写道："再过一天就是圣诞节了。10点，我被叫到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

彼时，魏特林是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代理校长。学校设立的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中，收容了1万多名妇女和儿童。

2005年，华裔作家严歌苓将《魏特林日记》里的这几行文字发酵成小说《金陵十三钗》：13名妓女自愿代替女学生充当日军慰安妇。她解释自己的创作动机时说，南京大屠杀期间有8万名妇女被摧残，因此那段历史在西方被叫做"南京大强奸"。实际上，这是一个外族对一个民族从肉体到心理的摧残，它比屠杀更残酷。

华裔作家哈金看过《魏特林日记》后，收集大量史料，写成小说《南京安魂曲》。

明妮·魏特林当年工作过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后来并入南京师范大学，现为该校的随园校区。

75年前，这几栋建筑，以及学校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南京妇女的救命安身之所。

5次拒绝撤离

1937年秋的南京，充满了躁动惶恐的末世气息。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部分师生都已撤退到后方，自愿留下来的4名教师和11名职员组成了留守委员会。其中，学院教育系主任、51岁的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林任代理校长，舍监程瑞芳和总务主任陈斐然协助她。

8、9月间，魏特林4次收到美国大使馆的撤离通知。

第2次收到撤离通知后，她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有责任负起使命来，"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

此时，自愿留在南京的，除了魏特林，还



有20多位欧美人，多是传教士、教授、医生和商人。他们希望在南京按照上海的模式设立一个安全区，为平民提供避难场所。

11月15日，由7个美国人、3个德国人、4个英国人和1个丹麦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德国西门子洋行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同时也是纳粹党在南京的首领约翰·拉贝当选为主席。

安全区东起中山路，西到西康路，南至汉中路，北到山西路与中山北路一带，占地约3.86平方公里。意大利和美国使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机构都在其中。安全区内非军事化，设立26个难民收容所。

南京国民政府给予全力支持。南京市市长马超俊把安全区的行政责任交给了国际委员会，还提供了450名警察、4万担米和面粉及8万元现款。美国大使馆附近的五台山上的高射炮很快被撤走。

11月17日，宋美龄将一架陪伴自己多年的钢琴送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魏特林知道，她也要离开了。

11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发表《移驻重庆宣言》，迁都重庆。

在通过美国大使馆和日本当局进行了交涉之后，12月1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收到日方通知：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方将努力尊重此区域的中立。

也是在这一天，日军当局下令："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当日晚上，南京安全区正式成立。国际委员会宣布，在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魏特林是17名会员之一）的监督下，为最贫者提供食物。

安全区成立的当晚，魏特林召集学校3人紧急委员会开会，决定组织一个由6名工人组成的治安小组，并为他们制作了臂章。

她又向美国大使馆借来一面9英尺的美国国旗，悬挂在学校中央，后来嫌小，又让工人买布制作了一面30英尺的美国国旗。校园内共升起8面美国国旗。

接下来的一周，魏特林和教工们把大部分家具从中央楼、科学楼、音乐楼和实验楼里清理出来，也清理了宿舍，准备安置难民。魏特林还专门安排了几个少年为难民带路。

几天后，魏特林第5次收到美国大使馆的通知。她有3个选择：现在就走；过些时候再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走。

她选择了第3项。

安全区遭难

12月12日晚的南京，没有电灯，没有水。魏特林和衣躺在床上，听着重炮轰击城门的声音和城内激烈的枪声，一夜未眠。此时的南京，不通电话和电报，没有报纸，没有广播，与世隔绝，是一座将死的城。

次日凌晨，南京沦陷。据历史学家统计，当时的南京城约有50万平民和9万中国军队。入城日军则有5万。

南京的大街上，商铺紧闭，除了日本兵，看不到其他人。不少老百姓家里挂出了日本国旗，以求平安。

安全区的街上则挤满了人。

从早上8点30分至下午6点，魏特林站在校门口，看着数以千计的难民涌入校园，脸上都带着惊恐的神情。为了接纳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她请求年纪大点的妇女待在家中，以便给年轻妇女腾出地方。

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魏特林写道："迄今为止，学校的员工及建筑物均安然无恙，但我们对今后几天的命运毫无把握。大家都疲倦到了极点。"

16日一早，100多名日本兵以搜查中国士兵为由，闯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架起6挺机关枪。他们备有一把斧头，遇到打不开的门就强行劈开。

这一天是日军进城的第4天，拉贝在其日记中写道："昨夜里1000多名姑娘被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一个美国人说："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所教授张连红1999年曾和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兵东史郎会面。东史郎告诉她，当时他们这些驻扎在南京的士兵都知道，"金女大"里收容了许多年轻姑娘。

张连红访谈过很多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所的幸存者。门房杜师傅的妻子赵政莲回忆，她当时睡在门房里，经常能听到卡车开进来的声音。当时，一听到汽车声，女难民们便用泥或锅底灰擦脸，但日本兵却带有湿手巾，一个一个去擦难民的脸，看到年轻漂亮的就用白被单一裹，然后送到卡车上去。

魏特林每天奔波在学校的各处，将校园里做实验用的鸡、鸭，教师宿舍里的牛奶、果酱和哭叫着的妇女从日本兵手里夺回来。人们听见她隔着老远就怒气冲冲地大喊：这是美国学校！

平安夜的罪恶

12月17日，又有日本人来学校搜查中国兵。他们强迫所有人跪下，检查男人的手和肩膀，看有没有长期使用枪炮留下的痕迹，并要将3个校工带走。魏特林急忙上去解释，被打了耳光。

这时，有尖叫声和哭喊声传来。日本兵从大楼里拉走了12名妇女。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情景：人们跪在路旁，玛丽、程夫人和我站着。枯叶瑟瑟地响着，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发出凄惨的叫声。"魏特林在日记中写道。

次日，在美国领事馆的协助下，魏特林去了日本大使馆，从田中副领事那里拿到一封可随身携带、当挡箭牌用的信。田中同意她在学校门口张贴告示，禁止日本兵无理闯入。“回来时我高兴得难以形容。”

在她的争取下，领事馆还派来25名宪兵维持秩序。但这一晚，两名妇女被宪兵强奸。

24日，圣诞节前一天，日本人又来到学校，挑选了21名“妓女”。

关于这件事，魏特林的日记中只有本文开头那短短几行字的记录。

张连红1999年走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时，一位叫屈慎行的老人回忆了事情的经过。当年14岁的屈慎行是南京下关区安乐村村民，当时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避难。

“日军在学校里每个地方都搜寻，有20多名妇女被拉到卡车上。这些女子大都反抗着不肯去，高喊救命，但是在卡车上有人拉，下面有人往上推。卡车上有帐篷，没有人敢跳下来。”屈慎行告诉张连红。

哈金在《南京安魂曲》中写下了这一天发生的事：

谷寿夫指挥的第六师团后勤部副部长——一个胖脸中佐带着100多名日本兵来到学校找妓女。

明妮终于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能看出来谁从前干那种工作。”

中佐发出一阵狂笑：“不必担那个心。我们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可以看出她们来，非常准确。”

中佐保证只找“自愿重操旧业”的，并且还会付给很好的报酬。魏特林终于同意了。

但这时，四处都响起了尖叫声。原来，在中佐把魏特林拖在这里的时候，外面已经开始到处抓人了，被拖走的都是一些相对漂亮的年轻妇女。

“金陵永生”

安全区总部里，不断有人进来向拉贝报告抢劫、强奸的消息，并把他拉到现场。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会大喊一声“德意志”或“希特勒”，日本兵就会突然变得礼貌起来或像老鼠一样逃跑。

1938年1月1日，日本人在南京成立了自治委员会，命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把所有行政权和钱款、米粮移交给自治委员会。1月28日，日本人下令关闭难民收容所，限定难民在2月4日前回家。

在最后期限到来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还有4000多难民，多数是年轻姑娘。许多人回到家中，遭到蹂躏，第二天又回来了。

每天仍有女难民来学校，魏特林顶着压力收容她们。

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正式更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更名前一天，拉贝回国。在告别致词里，他说：“我一定不会忘记，明妮·魏特林小姐是怎样穿过全城，将400名女难民送进我们安全的收容所里的，这只是无数事例中的一个。”

5月底，日军再次要求所有的难民所解散。

国际救济委员会决定，将30岁以上的贫困妇女安置在大方巷，而将那些30岁以下的贫困女子、住在城里危险地区的女子和无法安排的女子安置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并为她们开设一个教学项目，以备她们今后谋生之用。

这段时间，魏特林忙于应付日军当局的压力和士兵的骚扰以及繁重的学校校务，“我累得筋疲力尽，不想再思考任何问题，心情也不好。”

这一年年末，魏特林愈发感到疲倦不堪。12月11日，她写道：“真不知这星期怎么熬到头。”

但更大的挫折还在后面等着她。

据《南京安魂曲》中所写，1940年4月初的一天，也即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不久，《紫金山晚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真正的罪犯”的文章，将矛头对准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西方人。

自称“真相卫士”的作者还特别提到了1937年12月24日晚，日军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带走21个女子的事情。文章写道：“让我们看穿那个所谓的慈悲女菩萨吧！明妮·魏特林其实是一个人贩子，一个出卖中国人的叛徒。我们必须揭露她，必须把献给日军的那些妇女和姑娘们的账算到她头上。”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实际负责人丹尼森夫人看到文章后无比愤怒。一直和明妮·魏特林不和的她，听不进任何解释。

几天后，魏特林递交了辞职报告。她的健康状况一天比一天糟糕，患上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5月，她回美国治疗。

1941年5月14日，魏特林回国后一年，独自在公寓开煤气自杀，时年55岁。她在遗书中写道，她在中国的传教失败了，与其受精神之苦，不如一死了之。

在哈金《南京安魂曲》中文版的序言中，作家余华写道，明妮·魏特林这位勇敢、执著而无私的女性，最后却遭受了妒忌和诽谤，让人感伤之后是感叹：“人世间可怕的不只是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还有命运的无情冷酷。而命运不是上帝安排的，是人和人之间制造出来的。”

魏特林被安葬在美国密歇根州的雪柏得镇，墓碑上雕刻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平面图，并刻着“金陵永生”4个中文字。

6月10日，国民政府颁布了嘉奖令，以褒扬魏特林在中国的特殊功绩。

（**梁间燕子**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47期，**李 晨**图）





声 音（外一则）

◉流 沙

陪朋友买助动车，他发动了几辆车，让我听听哪辆车的马达声最轻。

站在一旁的车行老板说："看来是行家。"

声音轻的便是好的，在许多地方是一种标准。

电脑，若不懂其中复杂的配置，那无妨，就听听电脑运行时的声音吧，悄无声息的总是好的。还有键盘，击打时"啪啪"作响的，那是大路货，而感觉有弹性且只发出轻微声音的，定是一块好键盘。在电脑市场上，有一款电源要价500多元，我问为何要价如此高，货行的老板说："这款电源装在你的机子上，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还是声音。

我发现人们正大量使用声音的评价标准去判断商品或者其他。一个城市的环境如何，声音的指标十分重要。一个风景区如果能做到万籁俱寂，那便成了神仙的去处了。

那么人呢？其实也是。

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活着，我会认为他是一个有操行的人。一个人如果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旁若无人，那绝对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

在美国打工的堂哥说，他在美国的机场候机室里要找到中国人很容易，哪个地方的声音最响，哪儿就有中国人。

堂哥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感到很惭愧，因为我们把自己最丑陋的一面赤裸裸地暴露在了别人的面前。

保持谦恭

移动公司大厅，一个人指着一位容貌姣好的工作人员大骂。听了一会儿，明白了，是因为他昨天刚充了100元话费，今天就没了。

这是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事情。穿着蓝制服的小姐应该生气，但她却是谦恭的，站在那儿，微笑。

好。

我反对把"微笑服务"无限升级到"跪式服务"，只要谦恭地微笑就足够了。

这已是最好的回答了，或者说是最好的"对骂"了。不知那个人有没有脸红，我是为他感到脸红了。

谦恭是一种武器，是可以感化人的。当一个人不被谦恭感染，那就危险了。

一个大作家，全国有名。我向他约稿，我称他老师，他也称我老师，我握着话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太突然，他长我几十岁，我说这样称我万万不可。

后来，我知道了什么叫做谦恭，而且大凡有德行的大作家，其声望与谦恭是成正比的。

巴金如是。巴金的《随想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谦恭之集大成者。没有谦恭，就没有忏悔，也就没有对灵魂的深层次思考。如此厚重的文字，如果没有谦恭作为底子，如何写得出来？

能谦恭者是有福的。而能有这样一种制度，逼迫自己在顾客面前保持谦恭，应该是幸运的。人世间有许多张扬的理由，所以，很多人都走不远。

（**浊 玉**摘自《杂文月刊》2012年第1期，**夏大川**图）

十个人九份饭

◉叶延滨

社会分配问题从来复杂，同时也简单：10个人吃饭，管事的也准备了10份饭，只要是自己人都有的吃。既然都有的吃，也会都不好好干事，不但不干还不知足，个个都有一肚子的牢骚。大家吃什么由管事的一人说了算，就叫封建家长制；大家边吃还边发议论，这叫福利社会。

10个人吃饭，准备了11份，说是谁干得好，谁可以多得一份。大家都来争这多余之食，有人为肚子，有人为面子，最后的结局必是得宠者少，失意者多，这叫初级阶段。如果这多余的一份，管事者私下做主给了亲朋好友，就叫腐败不公。

10个人吃饭，只摆出9份食物。有一个人要挨饿，于是人人都埋头干活，顾不得发牢骚，这叫做有规则的市场竞争。如果管事者聪明，把抽出的一份改个名字叫"社会救济"或"失业保障"，还给挨饿者，这一套做法就叫发达的现代社会。



（**爱丽丝**摘自《检察日报》，**董克诚**图）




轮回

◉飘　沙

我一路往南走，沿着青藏公路。

夕阳沉落在远处的雪山上，把天边染成殷红的一片。

走在这条青藏公路上，凡有过路车辆，司机们都会友好地按一声喇叭以示问候，而过往的客车上的乘客经常是集体鼓掌为我加油。

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情景。

欢呼声还来自那些骑车旅行的人们。

他们的掌声只为一个在路上独自行走的陌生女人。

他们在表达友爱，这种友爱之花在西藏这片特殊的土地上遍地盛开着。

我决定搭一段顺风车，于是坐在路边等。

就是这样的一个决定，让我的西藏之行第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

中午在吃饭的时候听当地人说藏北雨后的公路很危险，路面经常会塌陷。

没办法，我还是拦住了这辆吉普车。

司机很热情地招呼我上车。

车上已经坐着一个女人，她好像没看见我似的。

我和司机聊天，知道这个女人是来接她丈夫回家的。她的丈夫是唐古拉山输油泵站的工程师，几天前心脏病突发，正在抢救中。

我的心紧了一下，眼前出现了前几天看到的那条标语：艰苦创业勤俭养路，甘当路石奉献终生。

这个女人的丈夫只有42岁，这个奉献终生的工程师年仅42岁呀！

吉普车再跑一个多小时就能到达他们的泵站，看得出来，女人的眼神中开始出现焦虑，司机也不禁加快了速度。

青藏线这一小段路基，在我们吉普车轮子的压力下，塌陷了。

我们和吉普车一起在和路基相距仅半尺距离的草原上翻了个个。

吉普车的轮子在松软的路基上垂直下降时我还相当清醒，有些像飞机降落的感觉，陡然间便觉得心脏向左偏斜了过去。

我尽可能地埋下头来，头抵在吉普车的钢板上。几乎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的头炸裂般疼痛，然后便没有了知觉。

也许是几分钟，也许是一个世纪，我恢复了意识。

我的腿碰到一个软软的东西，挣扎着低头看，是同车的女人，她脸色惨白，没有一点血色。

她闭着眼。我轻轻晃动着她，叫着她，没有回应。

这时我发现她的额头上有血，我有些不明白，刚才还没有血呢。看着她额头上的血越来越多，我托起她的头，血顺着她的脸颊流到了嘴角。我的意识渐渐复苏，用手给她擦血，左手拢住她绵软得好像没有颈椎的脖子。

我最终明白应该先把出血的地方堵住。

我用手指在她的额头摸索，没有发现伤口，却不断看见血滴滴答答地出现在她的脸上，并看见我的手背上也有几滴。抬头看看，忽然明白是自己的头在流血。

我拖着她费力地爬出车子，才想起司机小伙子。我大声地喊，没有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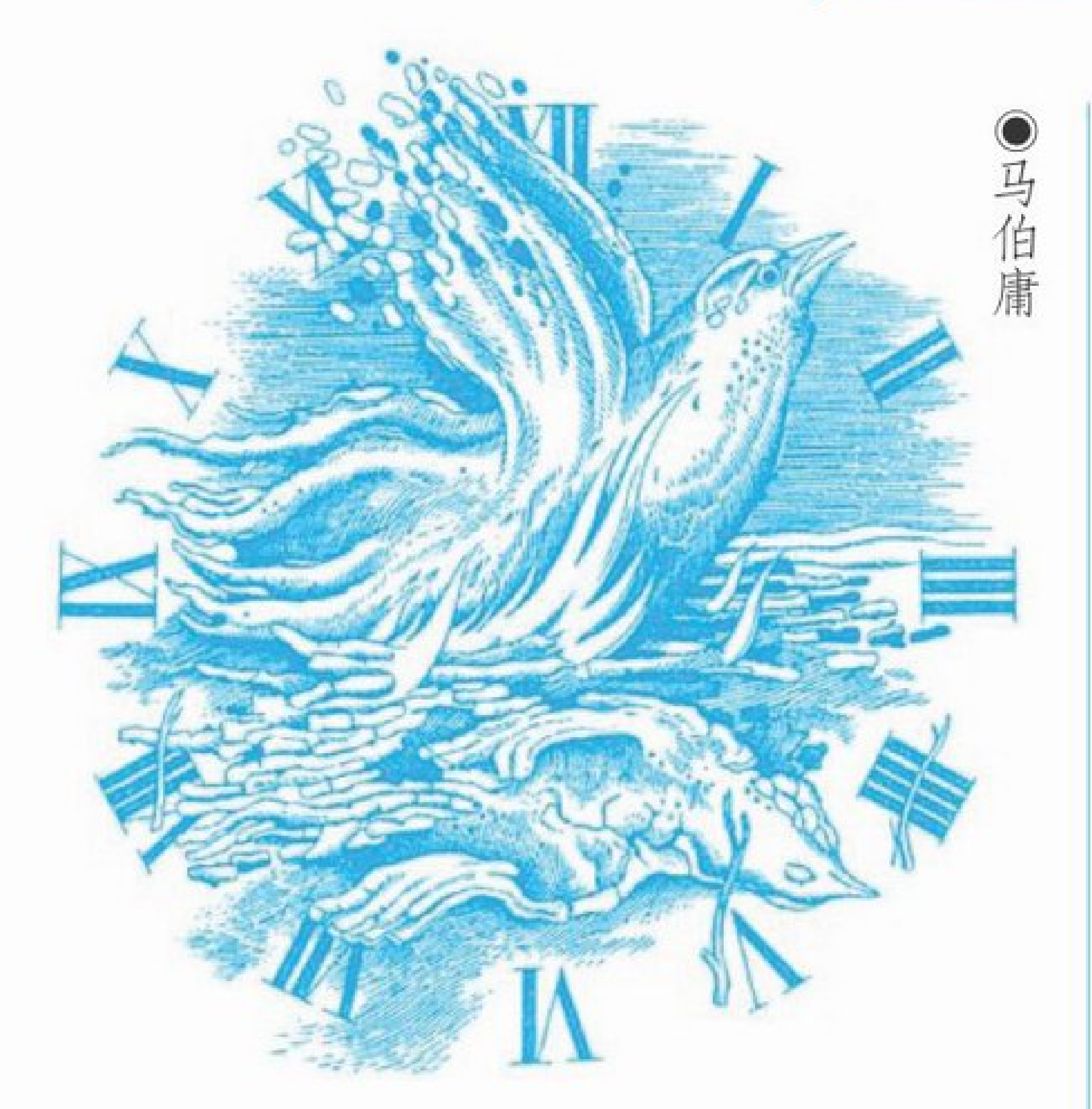
天空变得十分清明，太阳耀眼地高悬在头顶，但我始终能感觉到空气中的阵阵寒气。

女人躺在我的怀里一动不动，身体慢慢地凉了下来，肢体也在慢慢地僵硬。我脱下我的外衣给她盖上，端详着她的脸：安静、超脱，眼睫毛真长呀，皮肤很光滑，没有皱纹。

这个时候，我才真的相信她已经死了。

把女人平放在地上，依然把我的外衣盖





◉马伯庸

时光遗忘之地

我家小区北侧横亘着一条宽阔的马路，叫做朝阳路，这条路是北京到通州的重要交通枢纽。我2005年来到北京，那时候朝阳路从青年路口到民航医院之间的路面被挖成了连绵的沟堑，过往车流只能勉为其难地从两边极为狭窄的临时通道前进。后来别人告诉我，朝阳路马上要修公交快速路，正在施工。

时光飞逝如白驹过隙，很快一年时间过去了，但朝阳路的这一段工地依然如故，和我第一次与它相见时一样，尘土飞扬，汽车拥堵。

又一年过去了。我以为它会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而有所改变，可我错了，北京奥运会震撼了整个世界，但它撼不动朝阳路的这片工地。朝阳路工地安静地横亘在马路当中，只是偶尔会来两三个工人翻动一下土地。

到了2009年的国庆大阅兵之前，我欣慰地发现，它终于发生了变化。有许多工人过来，挖出了更多的沟渠，在大路两旁铲出许多大坑，红褐色的泥土堆积在周围，峰峦起伏。然后……然后就没动静了。它变得比从前更加雄伟，更加险峻，更加莫名其妙。

那些土堆在春季会被吹起纷纷扬扬的尘土；在夏天，工地之间会汇聚出一个个积水坑，可以养养金鱼或者蚊虫；在秋天倒是没造成什么麻烦，兴致好的人可以登高望远，悠闲地望着山下堵成一团的车流；到了冬天，一旦下了雪，这里就会变得像1944年的苏联战场，泥泞不堪，可以困住一到两个德国装甲连。

这个横亘在大路当中的工地如同一块被时光遗忘的领域，任凭时间在旁边嗖嗖地流逝，即使朝阳区其他路段的快速公交线已初具雏形，它仍旧岿然不动。我甚至怀疑，市政部门已经把这件事忘记了。或许要等到许多年以后，一个头发斑白的设计师偶尔翻开尘封已久的规划图纸，才会想起曾经有过这么一档事。

一直到了2011年年初，忽然来了一大堆工人，就像是给自己家装修一样，夜以继日热火朝天地干着活。没几天工夫，整条道路焕然一新。

我没有指责他们“才1个月的工作量，你们怎么花了6年时间来干”，漫长的等待让我的心态变得平和。我叫上媳妇，对她说咱们去看一看新路吧。

然后我们看到朝阳路上尘土飞扬，无数沟堑纵横，大堆大堆的新鲜泥土被抛成群山，焦虑的司机们拥堵在一起，喇叭声四起。

一位正在忙活的工人告诉我：“这里建好以后才发现没有埋设管道，所以得重新挖开。”

我向他道谢，然后默默地回了家。

（**黎遇剑**摘自《看天下》2011年第27期，图选自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国际藏书票艺术》一书）

在她的身上，我坐在了她的身边。

从不知道死亡会离我这么近，我陷入了恐惧之中。

这个时候我听到微弱的呻吟声，我猛地睁开眼睛，顺着声音找到了司机。他的头在流血，腿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我好不容易把他的腿弄了出来，好像断了。

司机小伙子快速地爬到了女人的身边，大声叫着，哭喊声穿透了我的心脏。

我再次醒来已经是两天之后。我知道了那个女人叫珊珊，上海人。她的丈夫在西藏工作了整整14年。

听说她的丈夫几乎是和她同时停止了呼吸。

我在医院里听到了这么一段完美的爱情故事：他们结婚10年了，只能用两个字概括他们的感情——恩爱。他们的爱完全靠书信传送，一年一次的探亲如牛郎织女一般，而每年的那个假期都如蜜月一样幸福甜蜜。

我还听说这个珊珊进藏之前，曾到塔尔寺进过香许过愿。据说她许的愿望之一就是此次要和丈夫长相厮守，再也不分离。

这段故事给我留下了太多的悬念和想象，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让我敬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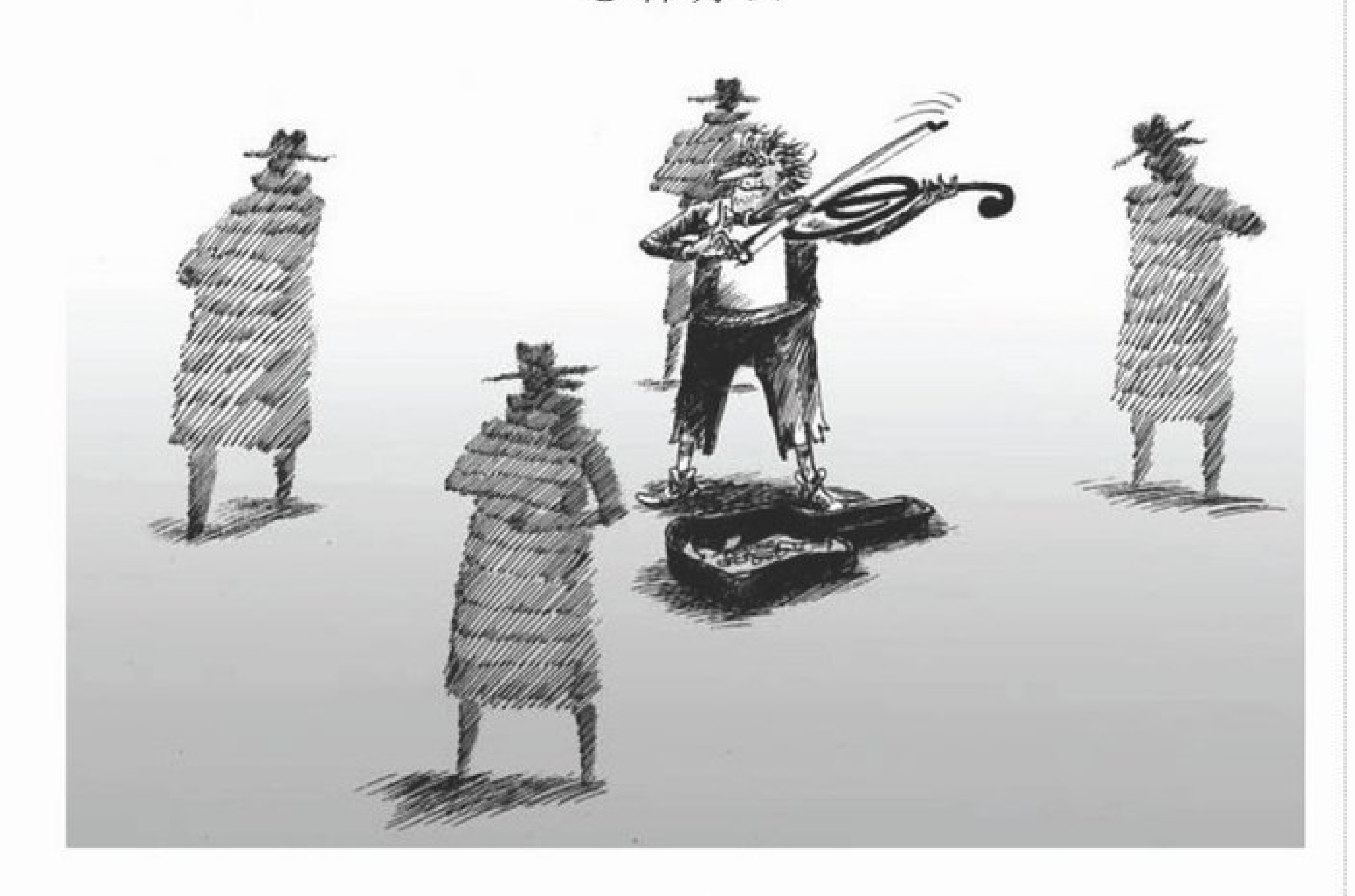
临走的时候我来到他们夫妻俩的坟前，献上了一束我在山上采的野花。

（**桐阶月暗**摘自重庆出版社《轮回》一书，**王　青**图）



政府扮演的经济角色

◉韩秀云



在德国慕尼黑的地铁站里等车，我看到一则广告："乘客们，请你们放心乘坐慕尼黑的地铁。你们知道吗？在这个城市的地铁里面，每天有5000多名便衣警察在保卫你们的安全。"

每天要出动5000多名便衣警察维持治安，他们是市政府出钱养活的。如果国家没有很强的经济实力，能有那么多人从事这项工作吗？所以，公共服务这件事是由政府去做的。

又比如在德国走夜路，大家会觉得非常安全。在德国，只要一个人犯了3次类似的错误，或有3次不良记录，以后他就没有失业救济金，没有养老金，他的生活将没有保障。这样一来，还有人敢轻易犯错误吗？

所以，人们走在路上不必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因为做坏事的人才不安全，他抢了你的东西，可能因此失去一切福利保障。

所以，国家用一种机制来约束人们，使他们不去做坏事。提高犯罪成本，就没有多少人还敢作奸犯科。让大家遵纪守法，这也是政府要去做的。

20世纪90年代，慕尼黑建了一个现代化机场，花了80多亿马克，修得非常好。从市里坐地铁可以直达机场，下车后，就有推行李的小车，把行李往上一放，就可以一个人顺着滑道走，像是在时间隧道穿梭一样，感觉特好。各种指示灯一目了然，只要你认字，可以一直滑到你要去的登机口，抬腿就上飞机。

但是，机场刚开始运营就出了问题，有人把机场和西门子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

这是因为，慕尼黑机场所有工作用的电脑，还有大屏幕计算机，全是西门子公司赠送的，其他公司告它违反公平竞争法。

猜猜看，谁赢了官司？

原告赢了。人们这样问：在慕尼黑这么重要的国际化城市，每天都有这么大的客流量，西门子公司用这么廉价的方式变相做广告，可以吗？它把计算机白白送给机场，等于是拿产品换广告。德国是一个崇尚公平竞争的社会，如果机场需要计算机，应该向所有公司公开招标采购。同样的产品，如果我公司的报价比你的高，我甘愿输给你；如果我公司的报价比你的低，机场就该买我的。

被告输了官司，因为触犯了公平竞争法。

如何维护公平竞争，也需要政府制定规则。

在德国，你还会发现，到了晚上6点钟，除了电影院、酒吧等娱乐休闲场所，所有商店必须关门，不得营业。

有人说："我们老板生来勤快，习惯干到半夜。"这样不行，这叫违反公平竞争法，你们不休息，难道所有人都可以不休息？如果你6点半关门，我就7点半关；你7点半关门，我就8点半关；你8点半关门，我就9点半关，这还有完吗？这样的事情，该由谁来管？只能由政府出面解决。

有人问，政府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呢？

政府该做的事很简单，第一是避免负面的外在效应。凡是有负面效应出现，政府就应该重重地罚，直罚到他们不敢再干下去为止。政府要让全国人民都能喝上洁净的水，呼吸新鲜空气，吃上卫生的食品。第二是提供公共服务，让我们一定要有路走，一定要有书读，一定要有文化，一定要有安全感。第三就是解决收入再分配问题，让穷人也能吃饱穿暖。

政府不该做什么？

2001年，美国财政部前部长鲁宾到清华大学做讲座，他说："政府不该做什么？政府不该进入竞争性的行业去经商办企业，政府不能做这些本该由市场去完成的事。如果政

成名之后

◎朱德庸 ◎王小峰 整理

我成名的时候大概26岁，那时还很年轻，刚毕业就服兵役，然后立刻就红了。那时不会想那么多，只是好奇，为什么家里的电话响个不停，为什么拿起电话就有人说："我们是某某报，我们想采访你。"

我那时的心态就是：我从来没想过竟然可以靠画画赚钱，那是一种满足，那种满足是一种从来没有被重视过的感觉，别人视为无用的伎俩——画画，如今竟然变得这么有用。

我对走红一直是一种比较模糊的感觉。"红"的概念对我来说也就只存在于采访这个过程中，想到"有人要采访，那我可能还不错吧"。我可以跟你讲一些事实来说明在我心里没有"名"的概念。我跟我太太在台北逛街，到店里挑衣服，我太太问我衣服怎么样，我就会直接说"丑死了，这是什么店，怎么进一些这么糟的东西"。出门时服务员说："朱先生谢谢您，欢迎您再次光临。"我就知道她认得我，但是我并没有察觉到别人可能认得我。以前我和我太太走在街上，两个人常常一言不合就要吵架，有一次她的朋友说："我有个朋友说有次在街上看到你和朱德庸，你们俩好像有点不愉快。"如果有人觉得自己是名人，他会在街上这样处理事情吗？在那一刹那我就知道名对我来说是什么。我不是虚伪，但我觉得自己真的没有享受过名。

电视剧《粉红女郎》在大陆播放是2003年。有朋友跟我说你一定要到上海来，你不晓得《粉红女郎》现在有多火。那时刚好遇到"非典"，很多人不能出门，只好在家看电视，反而增加了收视率。我没有去，如果我是一个觉得名利很重要的人，我就应该立刻飞奔而去。几年后，有次我陪太太的爸爸到上海，大家在吃饭，有人跟餐厅老板说："你知道那是谁吗？《粉红女郎》的作者！"老板出来说："不要钱！都不要钱！"


朱德庸

名对我来说一直没有那么重要，当然我也有虚荣的一面，就是签售会或者发布会如果来的人很多，我会开心，但那种开心不会控制我。我有一个"名人3秒钟寿命"理论，今天早上有人看到我说："啊，那是朱德庸！"然后你就享受那3秒钟，哦，我有名！等他走过去之后，他很可能马上就问旁边的人："我们中午吃什么？"马上把你忘掉了。那我需要为了那3秒钟耗尽我的一辈子吗？有必要去争取每一个3秒钟吗？我不要！另外，人的生命很短，对自己来说是很有价值的，对别人却没有多大价值。大部分人的名只能流传三代：你儿子会记得——啊，我爸爸；你的孙子稍微记一下——哦，我爷爷；等到再下一代——谁啊？给他看下照片，放到旁边马上就忘了。这就是一个人的名。钱对我来说也是一样，够用就好，多出来的就是多余的，多出来的只是安全感，再多出来的就是贪婪。

（**阿 黑**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29期）

府非要做企业，别人还做不做？如果政府在某个行业中做，别人还能做吗？"

德国前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政府是裁判，负责制定规则，在场上监督；企业是球员，它们上场踢球，犯规就被罚下。

饮料的铝质易拉罐包装，在20世纪90年代，是由中国包装总公司垄断生产的。它负责制订生产计划、购进原材料，然后制定出厂价格，再由自己生产、自己销售。这样一来，易拉罐行业出现暴利，中国包装总公司大赚其钱。

这时，其他生产厂家有意见了，问："为什么它既制定规则，还又让它生产呢？它制定的价格当然是越高越好，可以让自己赚钱。这种垄断合理吗？"

最后，相关部门说：让所有厂家都去生产吧。

几年后，易拉罐生产出现全行业利润暴跌的情况，因为大家都进来了，产生无序竞争，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要么一统就死，要么一放就乱。

（**赵红星**摘自《青年博览》2011年第23期，**邝 飚**图）





胖丫头的烦恼

◉安　顿

我小时候就胖。爸妈身材匀称，个子高，不胖，不知为什么会生下我这样一个从小脂肪比例偏高的孩子，偏偏还是女孩。所以说，造成我到了30岁还嫁不出去的主要原因是胖——现在男的都喜欢时尚杂志上面被PS过的那种瘦骨嶙峋的女人，你说他们知不知道那是修过的图？我怀疑他们不知道什么叫PS。

减肥只有两条路

那时候是穷学生，没钱，别说去减肥中心，就连吃减肥药都没钱。没钱不敢跟父母要，要减肥，只有两条路：生饿和拉肚子。饿，不用说了吧，就是不吃饭，到了吃饭的点，别人都吃饭，我去操场上跑步，死活就是不吃了。真的饿啊，看见什么都想吃，经过小卖部，看见烤火腿肠，觉得那是人间美味。拉肚子这个事儿要说，我要告诉所有想瘦下来的人，这是最不可取的方法，贻害无穷。我不是没钱嘛，我能买得起的拉肚子药就是果导，也叫果子露润肠片，几块钱一小瓶，100片。一开始我吃一片就拉肚子，后来逐渐加量，发展到一天吃6片还只是轻微肚子疼，到了这个程度，不吃药就没有排泄。到现在我都喜欢看中医养生方面的书，那时我在什么健康杂志上看见番泻叶这种药跟果导的功能差不多，又便宜，我就去药铺买，两块钱一大包，草叶子，捏一把泡水，喝完几个小时就不行了，抱着肚子往厕所跑，疼得直不起腰来。我后来用了好长时间才把身体调理到正常，都是这两种药害的。

我没瘦下来，体重确实掉了一些，五六斤吧，主要是水分，拉肚子拉的，不吃药了，水分回来，等于没减。而且慢慢我发现饿着也不是办法，饿得头晕眼花，简直要虚脱了，一吃，比原来吸收得还好。减肥这件事是我的秘密，我谁也不告诉。这种感觉很不好，因为老要躲着人，那阵子我很孤独，可能看上去还有些猥琐。后来我妈发现了我脸色特别不好，问我，我说我不爱吃东西，我妈一下就恼了，说还有一个学期高考，你要是减肥也犯不着在这个时候，你瘦成白骨精管个屁用，没学上最后还不是只能按你姥爷说的扛大个儿去！我妈说话糙，特直接。这样我人生的第一场减肥战役就以狂吃应付高考收场了。

我在大学也有过减肥经历，吃减肥药。那是我妈主动给我买的。那次差点儿死了。我上的大学一般，专业不错，学幼教。我妈说，你看看你们学校的同学多好啊，个个都是秀气的小美女，就你，跟大汉似的，咱减减也是美女，你看你长得多好，除了胖，没缺点。我妈给我买了一种减肥药，不说名字，已经下架了。我不知道别人吃了会怎么样，反正我是太难受了。一开始觉得口渴，老想喝水，后来发展到晚上睡不了觉，心慌得厉害。有一次幸亏是周末在家，我憋得都躺不住了，起来找我妈，说不行了，得吃速效救心丸。我妈吓坏了，等我缓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我说可能是减肥药的副作用。我爸气得要命，拿起剩下的半盒给扔到窗户外面去了，说你们两个蠢人，愚昧！

吃药失败，改成埋耳针。我妈带着我去中医院，找人埋减肥耳针。别看就是在耳朵上贴几块橡皮膏埋上个小豆，疼着呢，都在穴位上，一按就疼，睡觉的时候若压住耳朵，会疼得一下醒过来。对我来说，也还是不管用。我即便不吃饭也不掉体重。

相亲记

说实话我没正式谈过恋爱。见过一些男人，也交往过，都很

短，有的见一面就完了，连姓什么都记不住。

我妈悄悄跟我说，你要想解决婚姻问题，必须先解决胖的问题，不然的话，很难，而且年龄越大越难。我爸则坚持说，你不能靠吃药这种方法，必须运动，一边改变饮食结构一边运动，一定有效果。我爸甚至亲自为我制订了减肥计划，三餐吃粗纤维、蔬菜、水果，戒糖。他居然拉着我妈到我工作单位附近的健身中心，买了一张健身卡送给我当生日礼物，说以后下班了不用直接回家，先去健身，然后再回来。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悲剧的是完全没有效果。我该怎么胖还怎么胖，因为很多东西不能吃，变得特别馋。人馋，但是还要压抑自己吃的欲望，生活就没意思了。减肥让我活得很绝望。

我最后一次减肥，是因为一个男的，不是因为喜欢他，而是被他狠狠羞辱了一回。

这个人是我们领导的朋友的儿子，在一家外企做小车驾驶员，大专毕业，学英语的。领导说，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很勤奋，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爸爸早逝，妈妈下岗多年，现在妈妈身体很不好，希望儿子早点结婚，你明白吧？就是说怕万一哪天不在了，儿子还是光棍，带着一桩心事走不踏实。我当时不是很满意，但没办法，主任的面子还是不能驳，所以我答应去见。我说主任您一定告诉人家，我胖，让人家有个心理准备，别到时候人家期待的是个依人小鸟，却看见一个李逵下山……

他穿了新衬衫，袖子上还有笔直的两条熨烫线。他一看见我，不夸张地说，眉毛都立起来了，我至少是两个他那么大的块头。自始至终，他就没说什么正经话，说得最多的是“开什么玩笑”这句。我一看这种情况，也觉得很尴尬。当时约在世贸天阶的天幕下面，距离我常常去的健身中心不远。我说反正咱们也认识了，天热，不聊了，我去健身中心。他瞪着眼看我，过了一阵才反应过来，居然说了一句特可恶的话。他说，你都这样了，还健身？我当时愣了，有这么说话的吗？心里不痛快，我说，对啊，正因为我这样了才要健身呢，你没看见健身中心里一根筷子没有，全是我这样的？他可能特别生气，穿着新衬衫，擦了皮鞋，做了头发，兴致勃勃来相亲，哦，最后遇见我……肺都气炸了。他说我真不明白你怎么想的，我要是你我根本不来，大姐你也真可以，单身时间长了一个人混含糊了吧？也不问问是不是般配就跑来了……我说嘿，你可真没教养，你妈教你这么跟你大姐说话的？要不是冲着你阿姨的面子，姐一巴掌送你上天幕上凉快去……

本来是相亲，结果俩人打起来了。他气得转身就走，走的时候没忘了说一句，猪！

终于想通了

这件事促使我做出一个决定：花大价钱去减肥。我开始策划去减肥中心买一个减25公斤的疗程，这个费用大约是10万元。当我正在纠结时，小舅舅回国了。

小舅舅当年很帅，所以谁也没想到他带回来的美国舅妈居然是个大块头。他们俩穿着圆领衫和大短裤、沙滩凉鞋，拉着手来我家聚会。舅妈真不是好看的人，1.66米的个头，以我估量女性体重的经验，最少也要150斤以上，又高又壮。可是奇怪了，怎么看她都觉得她很耐看，很有气派。小舅舅知道我看她，说你觉得舅妈好看吧？就是好看，大模大样，从容自在！那天吃完饭，小舅舅去翻冰箱，翻完出去了。一会儿，他提着一袋子冰激凌回来，说吃完饭吃这个舒服。我帮他们分，但是我不吃。小舅舅说，你怎么不吃？我买的是最好的冰激凌。我妈说，她减肥，不能吃甜食。小舅舅特夸张地瞪着眼张大嘴，你，减肥啊？为什么啊？我妈说没什么啊，很正常啊，太胖了不容易找对象……小舅舅说，天啊，你这样子不算胖，最多算丰满。我说你少来了，我都胖成“剩女”了。小舅舅说，那是他们没眼光，不懂得欣赏胖美人，女人太瘦了还叫女人吗……和小舅舅聊天真是很开心，我第一次觉得胖其实也可以胖得很好看，比如小舅妈。那天小舅舅走的时候跟我说，你真的别减肥了，不要做那种傻女孩，一辈子要让男人看，活在男人的眼神里，他是谁啊？他说你胖，你就减肥，他说你黑，你就漂白。有一天他说你一只脚比较好看，你会不会剁掉另一只脚？真傻，你要知道什么样的锅都会有相配的盖子，总会有个喜欢你胖的人，他出现之前，别人都是过路的……

我妈说，小舅舅的出现挽救了我的10万块钱。从那以后，我可以坦然地吃一杯冰激凌，而不用看着人家吃，在心里告诉自己，死胖子，不要馋！

生活回到一个随心所欲的自然轨道上，一切都变得很美好，我的心情也越来越好。虽然我还是一如既往地胖着，我妈妈也一如既往地为我的婚姻大事闹心着，但每次她重提减肥的事，我都会告诉她，其实这件事很简单，就是考验我的耐心，要等到一个能接纳我的胖的人出现，或者他是一个不胖不瘦的人，或者是一个和我一样的胖子，都没关系，我们互相看着顺眼，觉得胖得那么美好可爱，那就是恋爱了。我妈说，你现在已经是“剩女”了，还要等多久？我说等多久不是问题，这种等待的滋味，也比逼着自己减肥好受。

（**秋 垣**摘自九州出版社《结婚吗》一书，**小黑孩**图）

专家的“偏见”

◉尹传红



面对这个纷繁的世界和一些复杂的问题，你得考虑适应不同的声音与多变的答案。

2011年11月28日，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南非德班开幕当天，《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发布了美国俄勒冈大学科研人员的研究结论：全球变暖的可怕预言可能言过其实了，到本世纪中叶以前，地球气温并不会陡增。

而英国《每日邮报》网站11月25日报道说，作为2009年“气候门”邮件的后续，最新“被发布”的一批邮件似乎显示，一些科学家曾经有组织地隐藏证据，甚至在明知研究方法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发表了相应的研究报告。他们涉嫌有选择地使用数据，并与政客合谋滥用科学信息。

“气候门”缘自2009年12月，黑客侵入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电脑，并在网上公布了上千封研究人员的内部邮件。从邮件中可以看出，这些气象专家的研究并不严肃，他们甚至篡改对自己的研究不利的数据，或刻意向公众隐瞒部分不支持气温升高的数据，以证明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起到了巨大作用。

早几年你可能还获知，国外一些大型企业，特别是煤炭和石油公司，常常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以气象预测的不确定性为理由，诋毁科学团体的专业意见，否定全球变暖问题的存在，或辩说变暖现象并非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由此你不能不困惑：究竟哪种说法靠谱？我们到底应该信谁？

与此类似的一个话题是：手机辐射究竟有多厉害？长期用手机到底会不会引发脑瘤？近年来，科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议持续不断，莫衷一是，几乎隔一段时间就会打一阵“口水仗”，让公众看得直昏头。可是，公众的疑虑和恐惧却在一步步加深，因为那些研究结论太多地使用了诸如“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存在联系”“可能导致”“大概存在风险”这样的字眼，让人们难以决断究竟是否应该继续使用手机。

其实，有识之士早就揭示，手机辐射研究的混乱局面，除了科研水平的限制，通信行业、政府、研究机构之间的利益纠葛更是结论难产的主要原因。

2007年1月美联社曾报道说，赞助商常常左右美国的科研成果，研究人员“有诱导性偏见的证据”被发现。当饮料企业为软饮料研究付账的时候，这些研究对软饮料的健康效果得出积极结论的可能性要提高4到8倍。

再明白不过的事实是：某些专家、学者或学术团体“效忠”的是自己为之效劳的产品以及老板的财务状况，所以他们常常会“斗胆”提出一些有失公正的结论；还有的人则通过曲解科学研究或只强调经过选择的对自己有利的事实散布消息。在美国就有不少这样的案例：食品工业攻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减少糖的摄入量以预防肥胖的饮食指南，食盐工业则质疑国家健康协会关于美国人应该少吃盐的忠告。

一些医药企业也常常借专家、学者之口，对一些由自己资助并认为其药物产品对健康无大碍的临床研究大肆宣扬，而对认为其产品安全可靠性小得多的研究置之不理或蓄意隐瞒。他们还把威胁自己产品“声誉”的研究贬为“垃圾科学”，而将自己资助的研究标榜为“基于证据的科学”。

在我国，近年来由于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常有“专家”站出来说话。解惑释疑本来是件好事，但却有少数专家，面对此类危害事件，不但没有做到在危机爆发之际及时“发声”提醒民



宗方小太郎

◉侯德云

他曾经是我们的敌人，长期潜伏在中国，搜集了大量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的情报，为日本高层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成为日本“中国通之第一人”。

我对宗方小太郎的敬重，跨越了民族主义的藩篱。也许会有人对此表示异议，或者在感情上很难接受，但“敬重”这东西是理性的产物，跟感情关系不大。

宗方的头脑非常清醒，目光极其敏锐，能穿透事物表面，一眼洞穿晚清的国情。

1884年，也就是中法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宗方来到中国，1894年回到日本。期间他多次遭遇险情，都侥幸逃脱。回国以后，他向当局提交了两份战略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和《对华迩言》，对中国政治、社会形势做了深入的分析。《绝版甲午》的作者雪珥先生对此评价说：“至今读来，仍令我国人击节慨叹。”

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洋务运动已见成效，北洋舰队逞能于亚洲，西方的主流观点是，中国即将崛起，“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但宗方对此不以为然。在《中国大势之倾向》中，他明确指出晚清“人心腐败已达极点”，官僚集团已把当初求取功名的孔孟之道抛在脑后，“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私者也”，而且是“朝野滔滔，相习成风”。最后，宗方用孟子的话作了断言：“上下交征利，则国危。”不幸言中！



宗方小太郎墓

更让人惊诧的是，十几年后爆发的辛亥革命，也在宗方的预料当中——“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

我很早就知道，专制政体下的皇帝和官僚集团，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把刮刀，型号大小不同，但用力的方向是一致的，都是拼命在老百姓身上刮油。可怜的老百姓常常被刮得哀鸿遍野。不过，我一直搞不清楚，那些君臣，他们的搜刮比例大致是多少。

谢谢宗方，他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他的报告里提到，1894年前的晚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是9000多万两银子，而老百姓的实际负担是这个数字的4倍。国库收入以外的部分都流入各级官吏的腰包里了。我明白了，官僚集团的搜刮是国库的3倍。

据雪珥先生考证，晚清在1893年和1894年，官方记载的财政收入都在8300万两左右。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按大清惯例，内务府的收支是不入户部数字的，而当时内务府每年的支出是1000万两左右。两者相加，应该说，宗方的分析还是相当准确的。

除了宗方小太郎，当时的日本，还有伊藤博文、荒尾精等一大批“中国通”，他们对晚清局势洞若观火。而在晚清朝野，除了李鸿章等极少数“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外，其余的，都是一堆糊涂虫。双方交战，谁胜谁败，毫无悬念。

（**仙　云**摘自《新商报·读周刊》2011年12月17日）

众，反而出于某种行业、部门利益的考虑封锁消息，或发布“自证清白”的信息。甚至，以专家身份说出的“不必恐慌”的提醒，竟然跟“问题”新闻同时见报，而其解释在读者看来实在是难以自圆其说。

出于对科学合理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遵从与敬畏，人们对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各个领域的专家也满怀信任与敬意，因而某种产品一旦声称是经过“科学检验”或“被专家证实”了的，公众的消费信心就会大大增加。但是，人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曾经独立的科学研究很早以前就被愈发世俗的商业气息所沾染了。

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直率地指出：“专家的意见经常带有偏见，是不可靠的，需要有外部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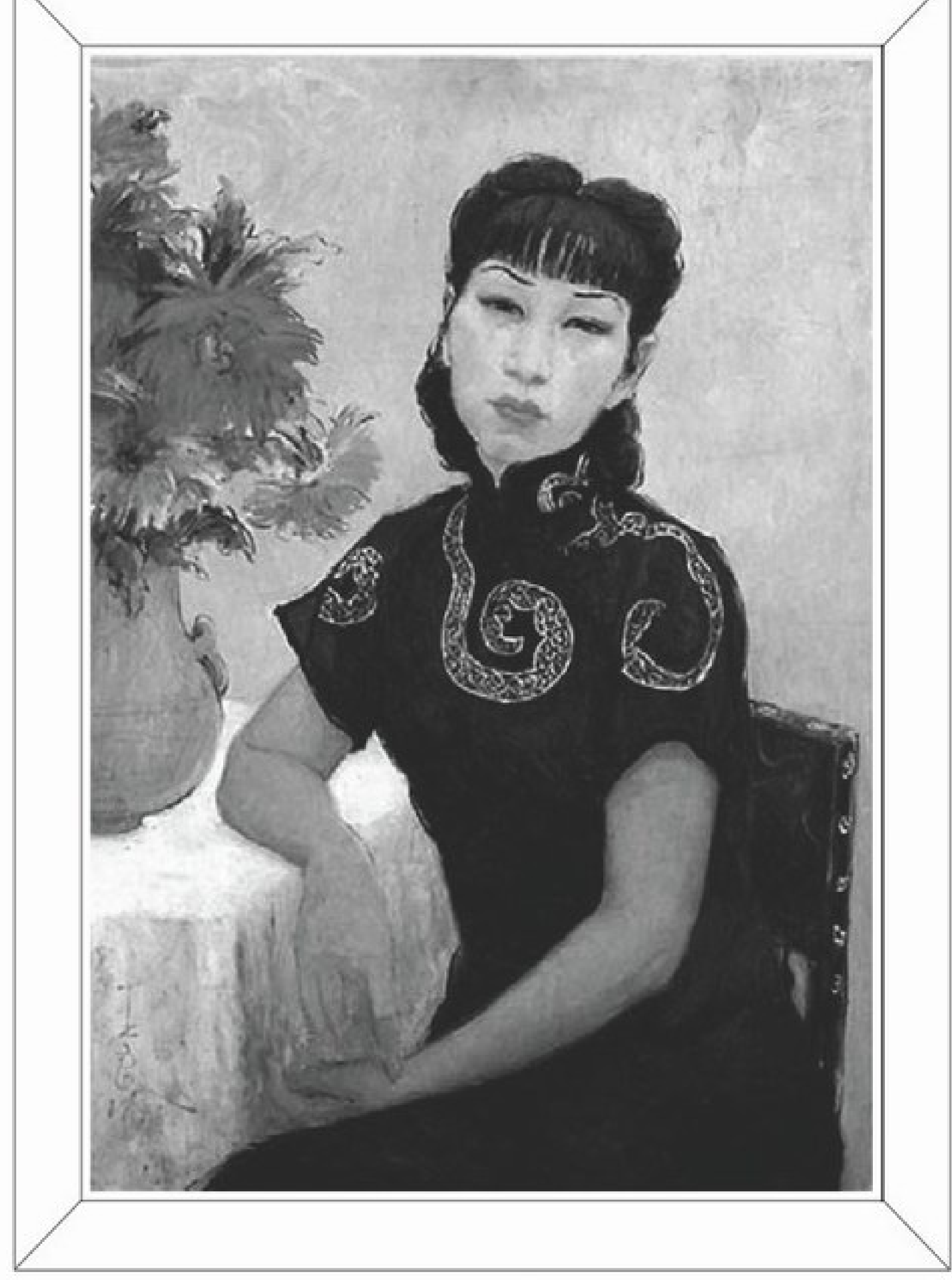
试想，如果专家没有良心、道义和公正的道德规范，如果制度缺乏对专家“发声”的有力约束和责任追究，那么，咱还可以相信谁？

（**燕　泥**摘自《财经国家周刊》2011年第25期，**喻　梁**图）



潘玉良：总是玉关情

◉韩梅梅


潘玉良自画像

潘玉良有两枚最钟爱的印章，一枚是“玉良铁线”，一枚是“总是玉关情”。每当有得意之作，她就用第一枚印章；如果是与中国有关的作品，她就钤上第二枚印章。

1895年，潘玉良出生在扬州古城的一个贫民家庭。

不到1岁时，她的父亲去世了，两岁时，姐姐去世，8岁时，与她相依为命的母亲也不幸离世。

孤苦伶仃的潘玉良住进了舅舅家里。

她的舅舅是一个可怕的赌徒，在她13岁那年，为还赌债，竟把她骗到芜湖，卖给了怡春院。

当了雏妓的潘玉良不断逃跑，但又被抓回来，绝望的她选择上吊自杀，但又被人救了下来。

17岁那年，脱俗清秀的潘玉良被带到了一个宴席上，宴席的主位上坐着当时的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面对着一大桌献媚谄笑的富商和官员，她坐在角落，拨动琵琶，唱了一曲《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把这首歌唱得辛酸悲凉的女子打动了潘赞化。他曾经留学日本，参加过辛亥革命，是响当当的风云人物。

当晚，潘玉良被急切想巴结总督的老鸨送进了潘家，但是第二天，潘赞化出人意料地约她出去走了走，然后礼貌地把她送了回去，分别之际，还送了她一包银子。

那一天，潘玉良第一次体会到男人的呵护和善意。

第二天，潘赞化又约她出去在芜湖边散步。

散完步，潘赞化又把她送回怡春院的时候，潘玉良突然跪在了他的面前。

她流着泪，恳求潘赞化留下她。

可能连她自己都不清楚，那一跪，将如何改变她的一生。

那天，潘赞化留下了她，并且让她睡在自己的卧房，自己住在了书房。

从此，她不用再回怡春院了。

第二天，潘赞化给她带来了一套小学课本，开始教她读书识字。

这个男人把她从妓院赎出来，并不是要她做一个仆人。

潘赞化说，你现在自由了，你想去哪里，都可以去。

1913年，潘玉良和潘赞化结婚了，陈独秀是他们的证婚人。新婚之夜，她改姓潘。

婚后不久，潘玉良和潘赞化来到上海定居。

潘赞化聘请了一名教师每天给潘玉良上课，潘玉良专心学习，脱胎换骨。

他们的邻居，是当时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教授洪野，潘玉良经常平心静气地站在洪野的窗外看他画画。看完之后，就自己悄悄地回到家里照着记忆模仿。

有一天，洪野去潘家做客，见到了潘玉良临摹的自己的画，他激动地睁大了眼睛：这可是一个完全没有接受过美术教育的人啊！怎么能画出这么好的东西？

洪野马上给潘赞化写了一封信：“贵夫人在美术感觉上表现出惊人的悟性和敏锐……我高兴地向您宣布，我要正式收阁下的夫人做我的学生，免费教授美术……”

从此，天资聪慧的潘玉良开始跟洪野学习绘画。

1918年，潘玉良忐忑不安地报考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专业考试她名列前茅，但是学校放榜的时候，她却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

原来，学校的人知道她的出身，不敢录取她。

洪野知道后，愤怒地拿着她的画去找美专的校长刘海粟。他激动地说："艺术，不应该用出身作为取舍准则啊！"

刘海粟听完之后，立刻拿起笔，来到榜单前，在上面写下了"潘玉良"3个字。

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潘玉良刻苦学习，可是在画人体素描的时候，遇到了瓶颈。因为坐在课堂上的裸体模特，总是让她找不到感觉。

有一天，她到学校浴室洗澡，在雾气腾腾的浴室里，看到裸体的女同学影影绰绰……

她马上跑回宿舍拿来纸和笔，在哗哗的水声中作画。那一刻，她灵感飞扬，下笔如有神助。

但是，她在浴室作画被一个女生发现了，大家一拥而上，要抢下那张画，她狼狈地逃出了浴室。

这件事情在学校闹开了，校长不得不把她请过去批评。

于是，她只能选择在自己的家里脱掉衣服，坐在镜子前，自己画自己。

在一次师生画作联合展览会上，潘玉良展出了以自己为裸体模特的习作《裸女》，一时间，全校又轰动了。

校长不得不再次召见她。

面对她的才华和大胆，刘海粟真的不忍心再批评她，他想了半天，才开口说："玉良，要在国内画西画，受到的限制很多。毕业后，你去欧洲吧！"

1922年，潘玉良从上海出发，坐船去了法国。

在法国，她认识了徐悲鸿、邱代明。他们一起在巴黎参观博物馆，在塞纳河边散步……两年后，潘玉良得到罗马国立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康罗马蒂的赏识，成为那里的第一位中国女画家，兼习雕塑。

这时候，在国内的潘赞化过得并不顺利，他早已丢掉了官职，自身难保，更没钱给潘玉良寄留学的费用。

1929年初，潘玉良已经连续4个月没有收到来自家里的费用了，她经常饿着肚子去上课，身体虚弱得连路都走不稳，眼睛也看不清楚了。

就在这时，她幸运地收到了欧亚现代画展委员会给她的汇款，上面说："潘玉良女士，祝贺你的油画《裸女》获得三等奖，附上奖金5000里拉。"

这笔钱帮助她顺利地在罗马念书，直到毕业。

毕业之后，潘玉良回到上海，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西画系主任。

潘玉良的事业刚起步，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了。之后，潘玉良积极地投身于美术界的义展义卖活动。

1936年，她在自己的第五次个人画展中展出了大型油画《人力壮士》，一个裸体的中国大力士，双手搬掉一块压着小花小草的巨石。这幅画表达了她对抗日英雄的敬意。当时的教育部部长王雪艇看到之后，当场就提出要买下它。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在画展闭幕的那天晚上，《人力壮士》被人划破了，边上还贴了张字条："妓女对嫖客的颂歌！"她的展厅也被破坏得乱七八糟。

悲哀涌上潘玉良的心头。不管她取得怎样的成就，她的过去永远是别人指责她的理由。

1937年，潘玉良选择了离开中国，再次去了巴黎。这一次，她在那里生活了40多年，一直到死。

到法国以后，她有了一个绰号，叫"三不女士"，她坚持：一、不加入外国国籍。二、不恋爱。三、保持独立，不和任何画商合作。

由于她的"三不"原则，她在巴黎生活得并不富裕。她住在一个常年漏雨的小阁楼上，生活清苦。她留着短发，大声说话，不拘小节。她要么一天到晚在家作画，要么在塞纳河边和一群艺术家喝酒。

1959年9月，她获得了人生最大的荣誉——巴黎大学多尔烈奖，她是第一个获得此项奖励的中国女人。

1960年，潘赞化在安徽病逝，她悲痛欲绝，但没有回国，她只是又一次在心里默默感谢那个改变她一生命运的男人。

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老年的潘玉良，在塞纳河边一个人散步。

充满才情的人，到最后都是那样孤独。

可是，谁愿意做漂泊一生的异乡人呢？

1949年以后，潘玉良给国内的校友写信，说希望能回国，但是还没来得及办好手续，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她没能回来。

1977年7月22日，潘玉良去世了。

临终前，她嘱咐朋友3件事情：

1.死后一定要给她换上旗袍。

2.一定要将她当年与潘赞化结婚时戴的项链带回去，交给潘赞化的后人。

3.她在巴黎的作品，将来一定要运回中国去。

1983年，潘玉良在法国巴黎博物馆保存的3000余件艺术作品被完整地运回中国，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馆。

2007年冬天，我路过巴黎，很想去看看她的墓地，但是因为行程紧张没有去成。

如果有一天，你人在巴黎，请记得去6区的蒙帕那斯公墓，在她的墓前放上一枝鲜花。

（**蓼风轩**摘自吉林出版集团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遇见一些人，流泪》一书）



微博互动

快乐camila：《读者》永远是一本好杂志。有感于《生活在低处》这篇文章，我认为选择过一种低成本生活也不错。它可以归结为宅、绿、闲、乐，能有时间和精力享受家庭乐趣，过不浪费的低碳生活，有闲暇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积极向上地快乐生活。我要努力向这种低成本生活看齐！

乔乔的屋子：前段时间看《读者》，终于找到一个用来形容心情的词，那就是盈满。和父母在一起看电视的感觉，很开心很盈满。有时候觉得自己的脾气、自己的烦恼，都源自于心里的不盈满。真正让我觉得能够停下脚步的，就是家庭每一个人的安康和幸福。我的2012龙年伊始的10天过得很盈满。

可爱三颗猫饼干：真正成熟的人，能够找回小时候玩游戏的那种天真。（尼采语）中午读《读者》中的一篇文章《爱在大峡谷边缘》，90岁的曾祖母认为最美的邂逅是在大峡谷边缘上的那晚，那时“我很年轻，74岁”。傍晚，走在湖边的树下，抬头望见树梢间的半个月亮，忽然觉得几百年前吟出“明月松间照”的王维很幸福。

如水教育：今天，我在阅读《读者》2012年第3期，有几处让我很受启发，现与大家分享：首先是卷首语《30秒的测验》；其次是“怀精英之梦想，走草根之大道”这句话；第三是“食要少、睡要早、心要好、事要了”——早年身体羸弱的国学大师、佛学家马一浮的养生四诀。

两只可爱的小蜗牛：看《读者》多年，今年是第一次订阅，不用再有一期没一期地读了。以前的文章都是写真善美的，现在则多了些反映社会民生的话题，也敢于揭露、讽刺一些丑恶现象，更加真实和贴近生活了。它曾安抚我年轻时躁动的心，让我相信世间美好，为我增添勇气。我会一直关注它。

judy一对一贫困助学家园：很多杂志对孩子们来说是很好的精神食粮。孙老师告诉我，我给他们订的《读者》杂志，老师和孩子们抢着看呢！一个2000多人的学校，只有一本《读者》杂志，太少了。同样，我给贵州万潮小学订的《读者》也很受欢迎。《读者》是我见过的最纯净的杂志，因此，我希望推荐给更多的学校。

假装在北京：下班后，在SK大厦前等805，间隙，买了一本《读者》杂志。就着昏黄斑驳的灯光，翻开扉页，凑近鼻子，闻到一股油墨的芳香，掺和着空气中流动的汽车尾气，心里沉寂——这就是生活！

幽谷叮咚：发现一个简单的现象：一直有学者或是聪明人告诫，做人要知足，这也是《读者》要表达的精神。可是，我发现现在的人都在内心深处藏着各种欲望，口中却在说：“一碗热腾腾的面、简单的吃喝拉撒能让我很有满足感，这就是幸福。”每个人都越来越像是阿Q的子孙后代，遗传的力量是伟大的！

（摘自新浪微博）

本刊声明

近来读者杂志社接到全国各地许多读者来电，反映通过网络订阅的《读者》杂志质量低劣，疑似盗版。读者杂志社在此郑重声明：除读者网（www.duzhe.com）为《读者》杂志官方授权订阅的网站以外，读者杂志社没有和任何其他的网站开展网络订阅合作。这些网上订阅、团购的《读者》杂志来源不明，并且读者杂志社已经发现有很多读者在网上订购的《读者》确系盗版。读者杂志社会追究盗版者和参与贩卖盗版杂志者的法律责任，欢迎广大读者提供详细线索，并致电杂志印装质量监督电话（见《读者》杂志版权页）。

《读者》杂志的总发行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由全国各省邮政发行局征订和零售。《读者》杂志作为邮发刊物，建议读者就近去邮局订阅或去邮政报刊亭零售点购买，以免买到盗版杂志。

特此声明。

读者杂志社

2012年1月16日